

旧参
I 246.4
W 2. 2

上海社會真相

網蛛生著

人心大變

西神題



網蛛生著

社會
小說

第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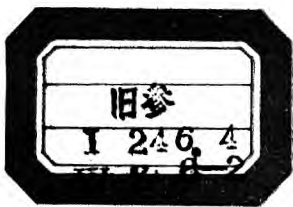
人心大變

民國十七年出版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總店書央中

藏書圖記



民國十七年夏
中央書店印行

金瓶梅

—— 目 回 集 四 第 ——

- | | | |
|-------|-----------|-----------|
| 第三十一回 | 曼笑輕顰名園驚絕豔 | 吳音軟語旖旎嬌容 |
| 第三十二回 | 司徒廟美人看古柏 | 玄墓山老衲炫奇珍 |
| 第三十三回 | 花前憶舊惆悵對嬌姿 | 月下論婚纏綿悲往事 |
| 第三十四回 | 敗卒揚威擄人要白鏃 | 偷兒過癮撲棗換烏烟 |
| 第三十五回 | 深入不毛狂蜂侵肉體 | 善和八命屢輩解冤家 |
| 第三十六回 | 寡婦見鰥夫推襟送抱 | 虔婆勾地痞定計拿奸 |
| 第三十七回 | 遊名園秋娘回俊眼 | 避塵囂村舍駐傾城 |
| 第三十八回 | 天水蒼茫憑肩傳密語 | 風雲變幻比翼遇狂瀾 |
| 第三十九回 | 紅袖青衫菱塘垂釣 | 同心一意月夜定情 |
| 第四十回 | 訂婚客邸演說滔滔 | 送別河梁餘情嫋嫋 |



士女麗曼劉之帶領雀孔賞贊

昔時艷說霓裳舞

竟見寰瀛鬥舞裳

媿我未工飛



燕態

漫紛羅綺試眉粧

(劉曼麗戲吟)

孔雀領帶

為國貨中之

最完備 最高尚

最考究 最美麗

最耐用 最便宜

美術領帶

本外埠各大商號均有發售零售，郵售，批發俱極歡迎

門市部 南京路中同昌

批發所 車行隔壁

電話一〇二四九



謹防化名偽藥混欺人

保育麟 此藥專治精滑早洩陽萎性減服之能使精強力壯體偉勢雄欲求種子者有百發百中之效每盒一元雙料每盒二元五角服一片不二小時即奏奇效而乾道特舉又堅而且久

愉快節育器 此器如意舒暢極增快感不但避毒尤加美滿每打一元特製一元五角奇形每只洋四角女用普通每只洋八角特種子宮保溫器專治婦女憂鬱等症每具洋三元

溫柔靈寶粉 此粉男女並用均能享兒女又可避毒精殺菌每盒大洋一元

秘製種子靈藥 凡婦女久不孕育未生育及因各種疾病而不能受胎者服此靈藥保險一夜即可受孕此藥為種子獨步靈丹有挽回造化之功每盒一元

防毒美人趣 此藥用於女性無窮快感並能防毒持久且可治各種毒瘡每盒洋一元各種詳細仿單索閱即寄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通用原班保險寄奉

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石路口廣生行對過

上海愛立司西藥房啓 電話一〇三七一

打破婦女難關

壯陽丸 避孕片 媚之祖

●此丸專治男子腎虧陽蒸元虛遺精早洩腎關不固遺精不舉無望者道不舉而無堅而添精益髓立見功效每盒洋八角雙料一元五角

●此片有節育避孕之功效調經殺菌之效雖生產素密之婦用二盒立即受孕而暫強如常日後要受孕可服秘製種子靈藥立能復產二藥價均售洋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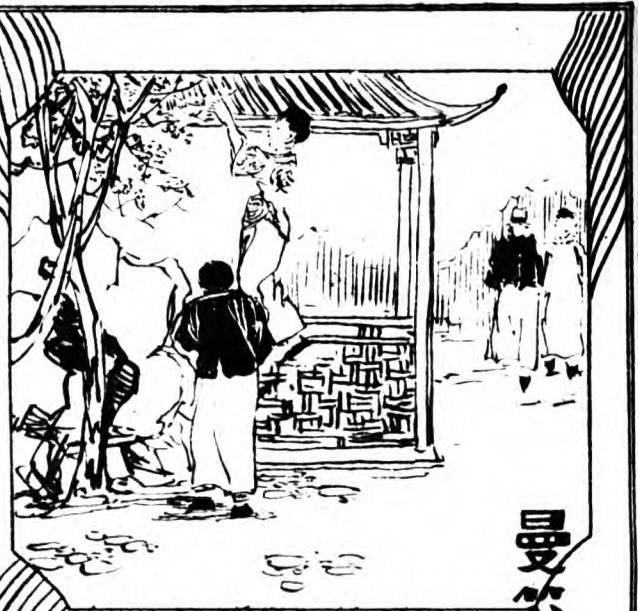
●性的媒介●此藥用於女性性陡增意想不到之奇妙求兩間歡暢美快不可缺此之第一奇藥並治各種暗疾價一元

▲男用愉快節育器每打一元特製一元半寄形每元三只女用每只洋七角

▲深潤良伴特種子宮保溫器每具洋三元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通用

曼笑輕舉
名園驚絕豔



吳音軟語

旅邸謔嬌容



人心大變

第三十一回挿圖

張荻寒繪



司徒廟
美人摩古柏



玄墓山
老納炫奇珍



花前憶舊
惆悵對嬌姿



月下論婚
纏綿悲往事

人心大變

第三十三回挿圖

張荻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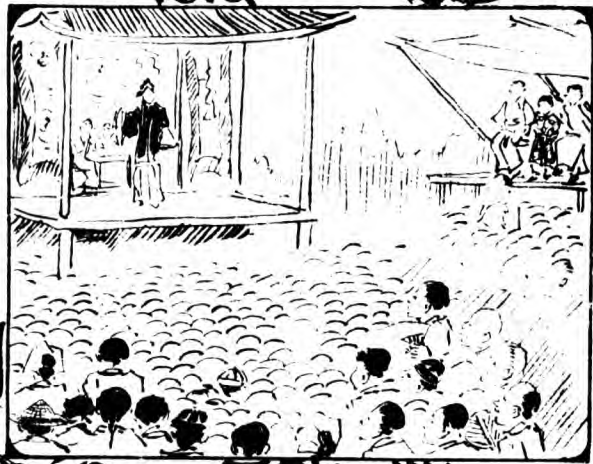
販卒場威
擄人要口錢



偷兒過癮
挑菜換烏煙



深入不毛
狂蜂侵肉體



善和人命
惡董解冤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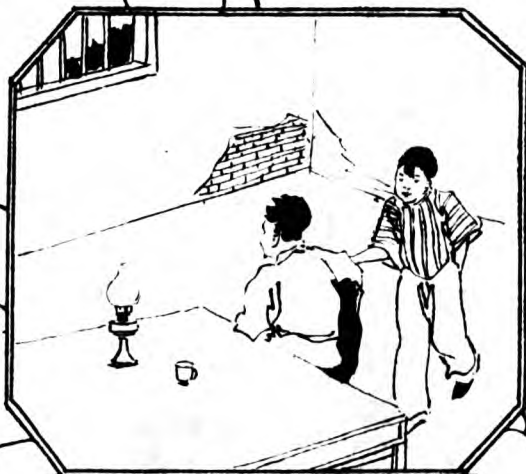


人心大變

第三十五回插圖

張秋寒繪

寡婦見緣夫
推襟送抱



度波勾地痞
定計拿奸



遊名園

秋娘卽後眼



避塵器

村舍駐傾城



人心大變

第三十七回掉圖

張秋寒繪



天水蒼茫

漚肩傳密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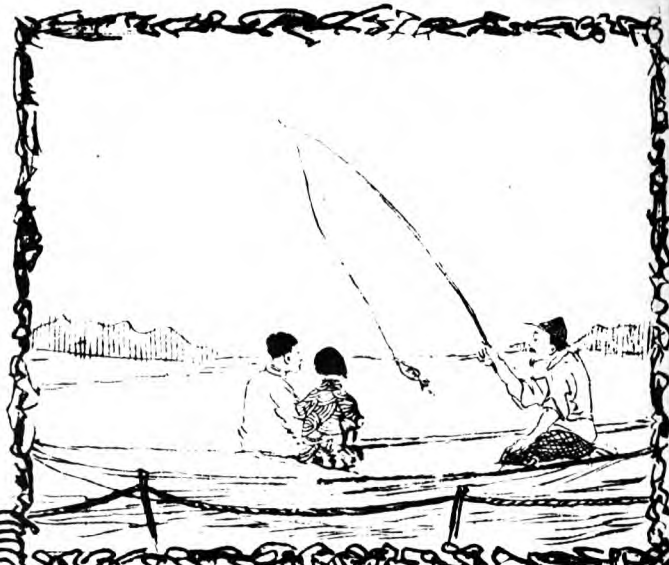


風雲變幻

比翼遇狂瀾

紅袖青衫

菱塘垂釣



同心一覓
月夜定情



人心大變

第三十九回挿圖

張秋寒繪

訂婚客即
演說酒



送別河梁
餘情孀孀

社會小說 人心大變 第四集

網蛛
著

第三十一回 漫笑輕鬢名園驚絕豔 吳音軟語旅邸誰嬌容

蘇州的驢夫本來這樣子的他們六七個人聚在一塊兒或是橋塊或是弄個身體靠在壁上手中執着鞭子眼望着過路客人見有服裝同本地兩樣一點或者口音不是溫軟的蘇白他們便認爲有騎驢子的希望一闕上前這也問着驢子要嗎那也問着要驢子嗎一人說一是我的一人說二是我的也有一人說小大塊頭我的一人說鬍子先生我的也有一人說帶眼鏡的我的一人說穿西裝的我的他們各自認清主顧不許別人搶奪走路的客人那時候假使又像要騎又不像要騎驢夫跟了你許多路你始終不騎他的驢子他心中懷恨起來立地轉變他的口音只道妮子要嗎妮子要嗎你假使站定了脚回轉頭去對他希望時他又轉變了口音說驢子到底要不要你不睬他又向前走他又道妮子你原來不要騎（吳音驢讀作驪驪與妮音韻相諧）過客明知他在那里討便宜可是也奈何他們不得當下尤璧如同馬空翼聽他們這

樣說呆了一呆也不睬他們只向觀前大街遊逛空冀說這時候十二點鐘還沒有敲吃飯嫌早我們先往玄妙觀裏兜個圈子罷璧如贊成兩人便從東側門抄進只見遍地設着攤子也有賣磁器的也有賣耍貨的也有吃食攤也有醫藥攤縱橫排列的沒有隙地一路走到三清殿前璧如仰起頸子望着『妙一統元』的匾額道這四個字寫得多麼好相傳金元尤手筆金元尤寇宋時到了吳中登臨一望見着江南繁華的景色便快活不過了說着妙啊！一統都時元朝……當下便有人請他寫下這方匾額流傳到今空冀笑道四個字原來還分作兩句讀咧假使請新文學家來標點四個字却要用到三個符號璧如笑了一臉走到殿上只見一羣燒香老太太都在佛前膜拜一隻鐵香爐內烟篆直裊到佛面三尊丈六金身的佛好像在雲端裏露法相模糊莫辨旁邊六十尊星宿都是塵埃撲面全失掉莊嚴的氣象四壁佈滿了字畫鋪子裏出賣的字畫字畫鋪子就設在菩薩旁邊一張杉木櫃子上有兩三位夥計在那裏對客揮毫櫃子外面站着五六個赤腳盤辮的顧客中間也有一兩個婦人花布包頭藍青馬甲雙手插入馬甲裏捧着胸口東張西望那男子呢只叮囑夥計寫喜對寫

得。好。點。夥。計。問。道。上。款。寫。甚。麼。男。子。道。送。給。阿。大。篤。兒。子。的。夥。計。道。阿。大。篤。兒。子。名。號。叫。甚。麼。男。子。道。也。叫。阿。大。夥。計。便。寫。着。阿。大。仁。兄。大。人。吉。席。之。喜。又。問。那。男。子。道。你。叫。甚。麼。姓。名。男。子。道。我。姓。金。也。叫。阿。大。我的。兒。子。也。叫。阿。大。要。一。起。寫。上。去。的。夥。計。順。手。寫。下。道。愚。弟。金。阿。大。率。子。阿。大。拜。賀。寫。好。了。鋪。在。地。上。等。乾。那。男。子。又。向。同。來。的。婦。人。道。阿。大。篤。娘。托。買。的。張。仙。送。子。要。買。不。要。買。婦。人。說。等。她。自。家。來。買。罷。你。有。銅。鈿。帶。一。頂。和。合。軸。子。轉。去。阿。大。做。親。客。堂。裏。掛。掛。男。子。道。買。和。合。軸。子。弗。如。買。三。星。軸。子。新。年。裏。也。好。掛。掛。說。着。便。同。夥。計。論。價。……壁。如。空。冀。也。就。走。出。三。清。殿。走。到。西。側。門。口。只。見。一。個。測。字。先生。坐。在。攤。上。自。言。自。語。道。喔。唷！肚。皮。餓。到。獅。子。林。去。了。空。冀。不。懂。他。說。的。甚。麼。話。問。壁。如。壁。如。也。不。懂。掏。出。五。個。銅。子。擲。到。攤。上。拆。字。先生。陪。着。笑。臉。道。請。拈。起。兩。個。捲。子。壁。如。道。我。不。要。你。拆。子。只。問。你。一。句。話。甚。麼。叫。做。肚。皮。餓。到。獅。子。林。拆。字。先生。訕。訕。的。道。俗。語。不。是。說。肚。皮。餓。到。背。家。裏。那。麼。獅。子。林。便。是。貝。家。裏。的。別。業。我。把。牠。改。良。一。下。罷。了。空。冀。壁。如。聽。說。笑。作。一。團。說。你。改。良。得。很。有。意。思。那。拆。字。先生。笑。了。一。臉。壁。如。拉。了。空。冀。走。出。西。側。門。笑。道。我。們。的。肚。皮。相。去。獅。子。林。也。差。得。不。多。了。快。

去吃飯吧。說着。一路走到觀前街。迎面碰見一位熟人。書局老闆鄒元章。元章見了空冀。等邀請吃飯。空冀說不客。這時有些雜務。晚上叙罷。當即別了元章。徑上松鶴樓。在靠窗座上相對坐地。空冀當點了幾色蘇州應時的菜。斟上四兩五茄皮酒。一壁喝一壁從窗子裏望街上行人。空冀道。吳中婦女雖說沾染到海上。奢華可是一切裝飾。和上海人比較。相差還遠。咧。你只瞧她們一雙腳。太不講究。不論穿着皮鞋。鞋子。終覺得沒有上海人那麼有樣。便是鞋邊兩朵紅花。上海人已經不時了。這里剛上市。咧。可見她們對於裝飾。還沒十分留心。講究。壁知道蘇州婦女已算講究了。常州無錫內地。婦女穿鞋店上的鞋子。十中不滿二三。究竟來得樸儉。空冀說。蘇州人的口音。委實好聽。壁知道當然你瞧上海堂子裏。誰不學着蘇白……正說時。街上剛有一位風度曼妙的女郎。攙着個小孩子。站在對面鞋店門口。閑看小孩子。拉住女郎。袖管要跑。女郎香口。嚶嚶的說道。弟弟！僚慢慢叫跑。嗟。勳拉牢我袖子管。噫。當心點跌仔。未要哭哉。壁如稱贊道。這種純粹蘇白。多麼動聽。空冀也道。好像黃鸝。初轉又輕倩。又流利。動聽極了。壁如笑着呷酒。呷乾酒。吃飯吃罷。飯清過賬。一同走下樓。正想出城。驀地又碰見。

鄒元章約往吳苑喝茶。吳苑是蘇州城內最精雅的茶館。蘇州人竟當茶館第二家庭。一天光陰三分之一消磨在茶館裏。那吳苑的内部也區分着好幾處地方。外堂只賣給一般普通商賈吃喝。裏邊四面廳上收拾得精雅宜人。庭心裏疊着一堆假山山頂上造隻亭子。山下種幾棵花樹。這廳上喝茶的除過路客人以外。一輩子都是紳士富豪。大模大樣的坐着吃喝。以外方廳上在衙門裏走動的人較多。書場裏聽書喝茶的多數。守富的老翁也有。執袴公子。鎮日價沒有事做。聽書消遣。怡然自樂。話兩樓上禮拜日的學生可也不少。下面愛竹居教員律師叙會之所。外邊一個蘆蓆棚底下。每當夕陽斜照的時候。總有一批談論風生的茶客。這是蘇州的小說家。小說家本來蘇州發祥地。那名滿天下的天笑生。紫羅蘭庵主人都產生在吳門。便是九尾龜作者漱六山房主人。原藉雖是武進。近年也卜居在蘇州。蘇州清嘉之地。文學名邦。算得小說家薈粹之所。小說家茶叙總在蘆蓆棚底下。取其涼爽。軒敞。談話可以自由發揮。當下鄒先生因爲空冀壁如都是書買和小說家有連帶關係。所以便引兩人進蘆蓆棚品茗。這時辰光尙早。小說家還上座不多。鄒先生同空冀壁如隨意閑談。直到四點鐘敲過。

才始熱鬧起來。座中有小大塊頭風度灑落有偉岸丈夫英姿朗爽有恂恂學者思慮深沉有道學先生吐屬雋雅有焦牙一角之少年溫文若處子有却曲徐行之教員憂思若傷心人別有懷抱此輩或談編輯或論藝術或吸菸自遣或閱報沉思或述偵探霍桑或誇衆醉獨醒或問大著殺青殺了沒有或詢社友轉逃何日逃轉或效啼鵲之啼或說甜心之甜中隱多語自非局外人所得明瞭當下鄒先生一一替空冀璧如介紹攀談之下空冀便覺得蘇幫小說家比較海派揚幫溫和得多彼此雖屬初見却也談得投機座中范老夫子同程老先生作品較多上海報章時時有得披露所以空冀久已慕名當下談論了一回范老夫子說我們蘇州有個文藝團體叫做星社社員可也不少只是現在星散了算得一件恨事空冀說海上小說界吳門碩彥很占勢力包先生同周先生不用說是像上海南京路先施永安兩大公司供一輩子小說家的瞻仰便是包先生旗幟下也不少人材尤其是江先生黃先生驚才絕艷彷彿典韋手中兩個銅人所當無敵……范老夫子笑了一臉道這也算得相得益彰包先生當然是我黨首領你瞧海上各報所登的長篇小說舍包先生莫屬……空冀道包先生小說

宗匠文章魁首他人誰敢望其項背據說包先生這回子在南京湯山沐浴有一位海上某報館的洋老板見了包先生詞甘幣重的要請包先生做主筆包先生是清高派不肯受金錢的屈服當下一口回絕了那洋老板那洋老板偏生會得鑽營找到包先生的朋友托那朋友從中疏通包先生免不得在友誼上答應做一篇長篇小說賜登某報洋老板喜出望外謝了又謝包先生言不失信的回到上海窮數月光陰做成一篇傑作姓名也沒有署送到報館裏去誰知報館裏的編輯先生見了只當是尋常的投稿擱在一旁包先生見三天沒有登出勃然大怒電責南京洋老板洋老板立下一條洋諭要革除那編輯先生那編輯先生得了消息便誠惶誠恐的登了出來還給包先生稽首頓首的謝罪才算無事你想包先生在文藝界中何等虎威……范老夫子道那報館裏的編輯先生也太荒謬了難道小說的好歹瞧不出的麼……空冀道這也不能怪他包先生晚年的傑作不署姓名簡直使人瞧不出好處譬如這里采芝齋的西瓜子上口時必定要見到罐子上的招牌纔覺得香脆和別家不同這是一樣的道理范老夫子笑了一臉空冀等呷罷茶見時光不早別了衆人要跑鄒先生說二位

何○必○住○到○城○外○這○里○城○中○飯○店○也○收○拾○得○十○分○清○潔○二○位○明○天○去○看○梅○花○光○福○輪○船○好○
像○歇○在○胥○門○外○面○的○明○天○一○清○早○出○胥○門○也○來○得○及○住○在○城○中○也○好○空○冀○無○可○無○不○可○
的○答○應○了○鄒○先○生○住○在○城○裏○鄒○先○生○再○熱○心○沒○有○便○替○空○冀○到○城○中○飯○店○開○好○了○沿○陽○
臺○一○個○十○六○號○的○大○房○間○一○到○七○點○鐘○又○請○空○冀○璧○如○上○松○鶴○樓○吃○夜○飯○這○時○候○觀○前○
街○上○的○行○人○越○加○擁○擠○了○竟○像○上○海○晚○上○的○四○馬○路○相○差○不○多○空○冀○坐○在○沿○街○窗○口○望○
着○往○來○的○人○一○眼○不○煞○壁○如○一○壁○喝○酒○一○壁○伸○長○頸○子○遙○望○鄒○先○生○很○客○氣○的○只○管○敬○
酒○添○菜○空○冀○看○了○一○回○說○道○蘇○州○人○吃○東○西○大○概○很○講○究○的○你○瞧○觀○前○街○上○多○半○是○吃○
食○店○上○觀○前○街○的○人○手○裏○各○人○捧○着○幾○個○小○紙○包○回○去○大○約○總○是○吃○的○東○西○鄒○先○生○說○
不○錯○蘇○州○人○最○講○究○的○是○吃○並○且○對○於○買○吃○的○東○西○很○嚴○格○的○選○擇○西○瓜○子○一○定○要○采○
芝○齋○燻○魚○一○定○要○葉○受○和○吃○麵○一○定○上○觀○正○興○吃○觀○正○興○的○麵○並○且○有○一○定○時○間○一○清○
早○吃○頭○湯○麵○青○魚○頭○另○的○麵○澆○晚○上○四○五○點○鐘○吃○蹄○膀○麵○過○時○就○沒○有○的○了○所○以○俗○語○
說○的○吃○在○蘇○州○着○在○杭○州○一○點○兒○不○錯○空○冀○道○住○在○蘇○州○的○人○倒○也○算○得○享○受○清○福○可○
惜○我○們○終○年○在○塵○埃○撲○面○的○上○海○奔○走○沒○有○福○氣○到○蘇○州○來○常○住○鄒○先○生○道○你○們○常○住○

在繁華世界裏的羨慕清閑的蘇州我們蘇州住得厭煩了一樣的羨慕上海可是人心沒有滿足的正說到這里忽聽得消防隊的鐘樓上鐺！鐺！鐺！撞着警鐘觀前街上登時起了一陣雜亂的呼聲夾着吹叫子的聲音大家說火啊！火啊！松鶴樓的吃客一闕的走到窗口來張望尤其是隔座一位很瀟灑的少年半個身體鑽出在窗子外面問着路人道喂！鐘敲幾記啊啥場化臘篤火着路人回說好像聽得敲三記少年道三記是西區就弗關我啥心浪那時叫子噓溜！噓溜！越吹越緊水龍鹿鹿的聲音夾着鐺鐺鐺的小鑼過了一陣又一陣救火的人帶着銅帽子穿着制服沒命的向前狂奔鄒先生道救火員好算天下第一等熱心朋友空翼說是啊再熱心沒有的了那隔座的少年又伏在窗檻上笑盈盈地對下面走過的救火員說道朋友！慢慢能跑末哉早跑到火場裏救弗熄要坍臺格下面救火員好像沒有聽得只管向前狂奔那少年又見一個熟悉的救火員喊着道張海哥僚啥也起勁得勒上樓來呷一盃白玫瑰吧人家屋頂還弗曾冒穿格勒……下面那人蹬脚道僚阿要寫意仔點火着就是唔篤大府浪……少年聽說登時急得面色發白說道僚……僚……僚

勳。騙。人。觸。唔。篤。爺。格。霉。頭。下。面。那。人。道。啥。人。騙。條。騙。仔。條。絕。子。絕。孫。格。那。少。年。捏。着。一。把。汗。趕。下。樓。梯。奔。到。對。過。一。家。小。錢。莊。裏。借。打。電。話。那。小。錢。莊。裏。一。位。老。先。生。端。坐。在。電。話。旁。邊。帶。起。玳。瑁。邊。老。光。眼。鏡。看。三。國。志。兩。道。目。光。從。眼。鏡。眶。子。外。面。透。出。來。對。少。年。瞟。了。一。眼。道。老。弟。條。阿。是。頭。生。啊。啥。能。格。心。急。少。年。說。弗。好。哉。弗。好。哉。我。屋。裏。臘。篤。火。着。哉。老。者。道。火。着。末。總。關。着。格。哉。地。皮。總。燒。弗。脫。格。啊。啥。要。緊。呢。少。年。心。急。得。自。己。的。電。話。號。碼。都。忘。記。了。只。道。對。弗。住。替。我。接。接。喬。司。空。巷。火。着。場。化。接。電。話。的。問。道。多。少。號。碼。少。年。只。說。不。出。掏。出。袋。裏。一。本。日。記。簿。來。翻。看。翻。來。翻。去。翻。不。到。甚。麼。那。看。三。國。志。的。老。者。將。少。年。手。裏。的。日。記。簿。奪。住。了。道。對。弗。住。讓。我。查。查。看。條。格。日。記。簿。上。有。一。張。節。氣。表。到。底。幾。時。交。清。明。那。少。年。袋。了。日。記。簿。電。話。筒。也。來。不。及。掛。沒。命。的。抄。出。店。堂。向。東。奔。跑。……空。冀。等。在。樓。窗。上。望。着。好。笑。鄒。先。生。道。蘇。州。人。說。風。涼。話。也。是。天。性。小。孩。子。都。這。樣。的。前。天。我。看。見。一。個。小。了。頭。手。裏。捧。着。一。碗。麵。走。不。過。一。個。大。水。潭。旁。邊。有。個。十。來。歲。的。孩。子。冷。冷。的。道。春。香！條。啥。弗。叫。隻。擺。渡。船。……我。聽。得。好。笑。又。一。天。落。陣。雨。皇。廢。基。上。一。個。人。張。着。傘。跑。一。個。人。沒。有。傘。拚。命。的。奔。跑。那。個。張。傘。的。人。

叫着奔走的人道：老兄，你慢些跑，末哉，前頭也勒海落雨哇……你們想這種話說得風涼不風涼，可是只有我們蘇州人想得出空冀，譬如聽說都笑了起來，鄒先生當吩咐堂倌添一色湯來，各人喝乾酒吃飯吃罷飯，鄒先生去會賬，空冀要搶會鄒先生，道：你不必學我們蘇州人的樣吧，我們蘇人搶會賬常常像打相打一般，你推我搯，爭吵得個不亦樂乎，空冀笑了一笑，等鄒先生會過賬一同走下樓梯，忽見一個堂倌在扶梯上跌了一交，一位吃客走上樓梯來道：「喔唷！到有樣子格，鄒先生笑向空冀說道：老兄，風涼話聽得沒有？」空冀壁如都掩着嘴笑，一路走出松鶴樓，又在觀前兜了一個圈子，買了些糖果抄到城中飯店，安宿鄒先生坐了一回，也便自回家去，空冀同壁如在房間裏嚼吃糖果，隨意閑談，茶房進來問茶房到光福的輪船大約要幾點鐘開，茶房道：「光福的輪船要到下午一點鐘才開。」空冀道：「停在胥門那裏的茶房說停在洋橋壩下，你們可是去看梅花？」空冀道：「是的，茶房說今年閏月梅花開得早，怕要謝落了。」空冀道：「我們來了，也不管牠，謝落不謝落到一，到就算了。」茶房笑了，笑走出房去，空冀同壁如正在談天，忽聽得房門口一陣細碎的脚步聲，一個茶房似的口音說：「喔唷！」

活菩薩來哉。格哩一位先生等仔。倏常遠哉……接着一片咕咕的笑聲。好像走進房去。砰的一響。關房門聲。一回兒房間裏。又發出一種幽幽地的聲浪。來道。倏啥場化到蘇州來。阿有點啥貴幹……阿拉寧波到蘇州來收賬……倏位先生倒蠻和氣格……逢豈話其阿拉今朝觸霉頭。碰着個扒兒手……喔唷！阿曾扒脫多少介……逢說逢說晦氣啦……咕咕咕咕……倏勳動手動脚。……還怕索希……勳噠勳噠……奴自家來解……阿拉要摸一摸……咕咕咕咕……接着板壁震動的聲浪。倒也緩急疾徐。好像合着節奏一般。壁知道我們今天的環境。真不好空冀。笑道。逢豈聽其阿拉。阿拉格覺說着各人安寢。第二天清晨。到正興觀吃頭湯麵。吃罷麵。到書局裏辭別了鄒先生。雇兩部街車。到閘門。阿黛橋。其時不過十點鐘。馬路上冰清水冷。只有幾個警察。站在一隻警亭旁邊。口中吹着噓噓。一縷幽細有節奏的聲浪。旅館門口。跑出幾個蓬頭睡眼的女子。來。走回她們的香巢裏去。穿綠衣的郵差。肩負着一個皮袋。在馬路上收郵筒裏的信。空冀同壁如。走過郵政局。只見有四五輛馬車。停着一大淘的車。夫手中執着馬鞭。圍將上來……火車站去嗎……四角小洋空冀等不睬。

他們走進一個弄堂。見是鐵路飯店。壁如到裏面。牌子上望了一眼。一個都沒有。熟人說道：空冀兄。我到這里。忘不掉衣雲。同湘林的遇合。衣雲三年前的春天。曾經在這里。一度銷魂。可是到現在。一個羅敷。有夫一個使君。也將有婦。使我旁觀的。到這種地方。也不免要惆悵。一回空冀笑了一臉。走出鐵路飯店。一路走到一頂橋面上。望了一回。野景再兜了個圈子。上一家小飯店吃飯。鯽魚湯。大蝦清燉甲魚。春筍肉絲。只有兩塊。多錢。倒也吃得很實惠。吃罷飯。雇兩乘街車。到胥門。洋橋。墘下。在一家小茶館裏。等光福來的輪船。誰知道。直到兩點多鐘。沒有到消息。傳來說。輪船在木瀆那里。擱淺壞了。機器要明天來的了。於是一批等着的乘客。大家說。脫班！脫班！一闕的散去。空冀壁如也只好重行回到閶門。沒有甚麼消遣。便化四毛錢。叫輛馬車。到留園遊逛。留園是盛氏的別業。裏面曲折幽邃。有嶙峋的假山。有蒼老的古木。池塘樓閣。點綴得十分適宜。春秋兩季。遊客常滿。算得蘇州地方一處勝境。當下空冀同壁如。走進門口。就看見懸着一隻雪衣娘（鸚鵡之一種）吱吱喳喳的叫着。好像歡迎來賓。壁如化兩毛錢。買了票。一路走進園中。直到裏面冠雲峯那里。徘徊了一回。又走到孔雀籠子一邊。望

了。一眼見有好幾位丰神楚楚的女子正在調弄孔雀。要牠開屏。孔雀只是剔着羽毛。不肯開屏。空冀等又走到兩棵木樨樹下。看兩隻猴子。老猴子已養了一隻小猴子。小猴子沒有練子鎖着。活潑潑地的在老猴子身上跳來跳去。遊客把勃齊擲牠。牠也會剝着皮吃。空冀同璧如看了一回。往各處兜圈子。走得脚痠了。坐在楠木廳上。喝了一碗茶。再從一片廣場上抄到一個土山上去。遠遠望見高處有一隻小亭亭中有隻石檯。忽地一陣清香吹入。璧如鼻管。璧如仔細望去。又見亭外有一株綠梅樹。底下有一個少年抱起一個女子。在那里拘梅花。那女子穿着淡綠色的旗袍。頭髮已剪去。微風吹着。吹得絲絲飄拂。伸出雪白的玉臂。拗了一枝。那少年便放她下來。彼此吃吃的笑。作一團。璧如同空冀走到那女子近身。望着不覺呆住了。原來那女子。正是湘林少年也。許就是湘林新嫁的丈夫。湘林見了璧如。空冀只盈盈地笑了一臉。便攙着少年走下山坡去了。璧如向空冀說道。我們今天也算來得湊巧。會在這地方碰見衣雲的故歡。假使衣雲今天見了。不知要發豸到甚麼樣子。咧。空冀笑了。笑一同走下山。慢慢踱出留園。踱到西園大雄寶殿上參觀了。一回。到羅漢堂裏看過八百尊金羅

漢然後又到齋堂裏看和尚喝粥抄到灶下看幾隻大鍋子有幾個老太太在那裏看身邊摸出兩三個銅子投在鍋子裏說修修來世的飯緣空冀璧如笑了笑走出西園再往隔壁放生池看癩頭龜只沒有看見璧如在地上拾起瓦片蹲下身子削水花薄薄的瓦片在波面滾過有兩三個水花有寶塔似的一連串水花空冀笑道你做小孩子了時光不早我們慢慢踱出去吧璧如站起身來跟着空冀走過九曲橋抄到假山旁邊走上假山眺望了一下然後踱出放生池車夫迎上前來空冀同璧如跳上街車吩咐拉到馬路上車夫一路奔跑直到蘇州飯店門口停下空冀給了他們兩毛錢同璧如走進蘇州飯店開了沿陽臺一間B字房間休息一下便在房間裏叫了幾色飯菜來吃夜飯吃過夜飯空冀推開陽臺窗子望望夜景只見馬路上的電燈幽黯得像燐火一般對門一家旅館的樓上發出伊挨伊挨的胡琴聲有個女子的口音在那裏唱着淫靡不堪的歌曲……噯噯啾……小奴奴不是貪花女……摸末哉……摸末哉……慢慢叫摸進來……那旅館門口有幾個好像警察似的側着耳朵聽聽得十分有味空冀聽了一遍叫空冀來聽道這里唱歌的可是妓女璧如道不見得是妓

女是一種闖房間唱歌的女郎。一塊錢唱三隻隨便甚麼哭七七哭小郎都會得唱。空冀道：「剛才唱叫甚麼壁？知道大概是『十不該』再肉麻沒有的歌曲。」空冀道：「上海春景樓老五唱的性曲，十不該好像不是這樣的壁。」知道老五唱的早經洋場才子修改。一過所以比較上文靜一點。這里還像初出谷的白頭翁，沒有脫土氣。咧空冀笑了一笑。當下兩人伏在窗檻上，向下面閑看。見有兩個馬車夫和一個乘客在馬路上爭吵。大概會着車資的多少。那乘客給車夫你推我搯，急得欲逃不得。慌慌張張的道：「警察！警察！警察！車夫道：『警察又不是你養的夜壺。』」上畫甚麼老虎咧？那乘客聽得不懂，只管叫警察好容易。旅館裏賑房先生出來勸開了車夫乘客，才得脫身而去……空冀問壁知道甚麼叫做夜壺。嘴上畫老虎呢？這句話又像昨天拆字先生說的肚皮。餓到獅子林去一樣。莫明其妙了。壁知道再化五個銅子問那車夫，便能知曉。空冀說這到不必喊茶房來問他。也許懂得說着當真叫茶房進來問他。道：「你可懂得甚麼叫做夜壺？」嘴上畫老虎茶房搖着頭說不懂。空冀道：「那麼請你去打聽打聽。」剛才吵嘴的車夫自然明白茶房笑了一臉說：「大概是句俗語吧？」我特地去問車夫。車夫一

定要賣關子的空冀對璧如笑道：「那就沒有法想了。」茶房忽地笑迷迷的問道：「你們可要去叫個家園貨來陪陪璧如道甚麼家園貨啊？」茶房扮了個鬼臉。璧如道：「哦，你有叫處家園貨叫來就是不知要多價錢。」茶房訕訕的說：「你看中意再講。」璧如道：「看中意怎樣說法？」茶房道：「看不得中意一塊四角小洋。」譬如叫個堂唱談談講講也好。」璧如道：「你快去叫來就是。」茶房命而去不多一回，引進一個身長玉立的女子來，笑道：「你看這刮刮叫清水貨再好沒有尋處了。」璧如叫她坐下一旁，打量他一張瓜子臉，頭髮已剪去了，五官生得還整齊，穿一件藍青天津杜布的夾旗袍，當問他幾歲，住在那里，叫甚麼名字。那女人道：「二十三歲，住在黃鸝坊橋口十號門牌裁縫店裏，面叫小妹妹。璧如道：「你可有丈夫的？」還是大小姐呢？」小妹妹道：「丈夫在常熟吃錫箔店飯的，難得回來。」空冀道：「小妹，你上海到過沒有？」面孔很熟悉，好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小妹妹道：「上海不時去的，剛從上海回來。」咧上海有幾個小姊妹住在會樂里口水果店樓上，叫三媛大媛，他們跑世界的。空冀道：「對的，不是胖胖的面盤。」我在天韻樓大世界常常看見她們的，便是你我也好像見過。」小妹妹道：「我沒有跑過世界，我不大做難得在這裡，或是

城中飯店走走。璧如道：「那麼叫你陪一夜多少價錢呢？」小妹羞答答地只不言。坐了一回，退出房間，叫茶房進來，說道：「你們有意思留她起碼要十塊錢。」空冀道：「這種貨品十塊錢賣給阿木林茶房，道那麼八塊錢讓我同她講去，看她肯不肯。」璧如道：「不要不要。」我們尋尋開心，你叫她進來，再坐一刻，送她一塊四角錢，就是茶房有氣沒力的，點了點頭，走出房間不多一回，那女子又走進房來，坐在一旁。璧如同她有搭沒搭的談了一陣，便把一塊四角錢塞在她袋裏，笑道：「我們同你上海成交吧，這就算是定洋那。」小妹嫣然一笑，走出房間去了。空冀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你瞧處處地方不能免有這種私娼當局，要想設法禁止，那裡能夠禁得盡絕。」璧如道：「一點也不錯。」當晚兩人便同榻而睡，直睡到第二天十點鐘才起身。在旅館裏，好不容易挨到吃過飯，清了賬，仍雇街車到胥門洋橋，墘下走進小茶館，喝茶。空冀當問一個沖開水的堂倌，道：「光福輪船來了，沒有堂倌說今天恐怕還沒有咧。」空冀道：「那麼除輪船以外，可有別的甚麼船？」堂倌說：「別的只有鑼鑼船，空冀道：「鑼鑼船也好，要幾時才開？」堂倌指着泊在沿岸一隻長梢狹輪的小船，道：「快要開了，要趁就上船吧。」空冀同璧如也管不得甚麼，跳上船頭。

那船身登時濕了幾漉，嚇得空冀璧如心旌搖蕩，當下鑽進艙裏，坐着像吃刑罰一般。顛子也伸抬不起，可是乘客却也不少，有鄉下老頭兒，穿着藍青布百褶裙，盤起辮子，吸旱烟，有種田婦人，喂小孩子吃奶，有黃臉小姑娘，頭髮裏透出一陣陣的酸氣，直鑽鼻管。有市上白相人，東說陽山，西說海的講談，不息。空冀同璧如縮在一角，動彈不得。空冀笑道：「看梅花本來是雅人深致，照這樣子去看梅花，怕林和靖當此也索然沒興的了。」璧如笑了一陣，等下一回兒，舟子敲着鐺鐺鐺的小鑼，一條船就在一片鑼聲裏，出胥江，向橫塘，木瀆，光福進發。正是：

勝地久傳香雪海，輕舟如入水雲鄉。

不知到了光福如何，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三十二回 司徒廟美人看古柏 玄墓山老衲炫奇珍

春光一到了人間，大地都含着生氣，綠芽初透的樹木，在春風裏搖蕩不定，吱吱喳喳的小麻雀，起初小着胆子，叫漸漸勇敢起來，變成一片快樂的嘈音。同時山凹裏推起一片曉霞，把彌漫的薄霧都衝散了，更從一片曉霞裏，透出血紅的光來，從初醒的大

地上射去慢慢地穿過林杪升到山巔發出暖和的陽光這是人羣幸福開始的一刹那當陽光照到湖邊一個梅花環抱的市鎮上時那市鎮登時由沉酣而活潑發出一片市聲來除掉鷄鳴犬吠之外有老翁喊賣魚蝦有老嫗喊賣蔬韭更有成羣結隊的孩子們提着竹籃沿街喊賣初發芽的草蔬聲喚着……馬蘭菜要嗎……金花草要嗎……薺菜……杞枸頭要嗎這一種聲浪又清脆又宛轉包含着愉快活潑而有生趣的色采……我今日說這一羣小孩子都是鎮上農家的兒女統不過十來歲因為父母沒有錢送他們上學讀書叫他們在田野之間尋找幾個錢過活他們總在下半天呼朋引侶的到野地上去掘草蔬掘到晚上掘滿了筐子回到家裏吃夜飯吃過夜飯把滿筐草蔬舖在露天等到明朝那飽經清露的草蔬一顆顆青綠可愛像活的一般孩子們快活得甚麼似的裝在竹籃裏扯起衣角揉着眼睛點心也不吃提着竹籃趕到市上喊賣去一路隨喊隨走流露出活潑潑地的天真來那時市上有錢的人家主人翁多半在睡夢裏聽到這一種尖脆的聲浪心中只有厭煩的分兒誰還肯買他們的草蔬只有一位貧寒人家的主母一清早起了床預備一天的飯菜聽得市上

魚肉漲了價。還是買些草蔬拌飯。一壁想一壁。走到門口。叫住孩子們。買草蔬。那孩子們聽得有人叫買。爭先恐後的把手中竹籃向人塞去。其中有個年長一點的女孩。子發出很柔和的聲音來。道：孫太太。我這一籃馬蘭菜很肥嫩。還比別人多。太太買了。吧。孫太太聽說對她望了一眼。道：小珍子。你也在他們一起賣草蔬。十多歲的女兒。羞也不羞。小珍子頭一扭。兩耳小頰上紅了一陣。孫太太在她手裏奪過籃來。伸手到籃裏捏了一把。道：要賣多少錢呢。小珍子幽幽地說道：隨便。太太吩咐好了。孫太太道：一百文肯不肯。小珍子微笑着。道：好的。太太。我替太太送到裏邊揀去。說着接了籃。直向屋子裏走。陳太太又從另一孩子手裏奪過一籃枸杞。籐問他要多少錢。那孩子鼓着兩耳小頰。道：一百四十文少一錢。不賣。孫太太道：怎麼要許多錢。一百文也至多了。那孩子奪了籃。道：不賣的。今年枸杞頭不比往年。往年山中偏處都是今年就不容易找到。因爲今年的枸杞頭都給官兵的馬吃完了。往年我們山裏只有鷄犬。那里有什麼成羣結隊的馬。今年不但有馬。還有整千整百的兵官到四野裏用稻草在地上焚燒。把一片地都燒得焦黑。那里還有青青綠綠的枸杞。籐留着呢。好太太。你要省錢。還

是買這一籃薺菜吧……孫太太還沒有答應他另一小孩子插嘴道太太快不要買他的薺菜他的薺菜都在城隍廟前舊教場上掘來的這地方是殺人場去年冬天殺了許多人在這片場上流的血不少都滲到土裏去了今年出土的薺菜格外的肥嫩只是吃下要肚痛的快不要買他買我這里一籃金花菜吧倒也很嫩都是葉子……陳太太聽得他們幾句話不由得一陣心酸含着兩包眼淚不買他們的草蔬回身走向裏邊去走進客堂時一眼瞥見小珍子站在桌旁相幫自己的媳婦揀馬蘭菜孫太太道小珍子多謝你還要相幫我們揀咧說時伸手倒袋子裏摸出十個銅元來授給小珍子小珍子接了對身邊一塞謝了一聲依然揀馬蘭菜孫太太坐在一張草繩穿的橈上對小珍子望了一眼道你母親在家裏沒有小珍子道母親在家裏罷記太太呀改天她要來探望太太咧孫太太說不敢當的得便時我去望她她近來身體可好不好小珍子道她老人家每夜裏總有點哮喘睡眠不穩日間倒還好飯也吃得下孫太太道年紀大了的人總是這樣的你要好好服侍她呢你父親好久不見他上街了小珍子道別提起他老人家吧都害在這里香溪鎮上的害得他不能存身在家裏現

在上海去了孫太太爲的甚麼事情呢小珍子愀然說道一言難盡不但我的爺不能存身連我們娘兒倆怕也要站不住在邱家村上了孫太太正吃驚着要問小珍子的詳細忽地門外走進一對少年夫妻來統不過二十多歲男的一位穿着西裝潔白的硬領像鵝項一般春洋季服穿得筆挺袋子口內露出紅邊青花的帕子皮鞋揩得燦亮棕色的呢帽翻下了帽沿正是一位翩翩公子的一位穿着淡綠的華絲葛夾襖外罩一件小馬甲下面長裙委地裙邊上釘着紅綠小珠的花邊穿一雙肉色高底皮鞋套着長統肉色的絲襪兩人的面貌都出落得十分俊俏這樣子俊俏的少年男女莫說孫太太家裏罕有得到便是這里香溪鎮上也不大有得瞧見當下兩人走進客堂叫孫太太一聲姨母孫太太揉着老眼道好姨甥女難得你同姑爺一起來望我母親來沒有來那少女道她在家裏沒有來我同他一路來看梅花呀不知道這里的梅花開也沒有孫太太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梅花剛剛放瓣好甥女你同姑爺請坐呢在這里吃了飯去看真好說着又對自己媳婦說這是我姊姊的女兒你來見見她好多年沒有到我家裏來了你上回吃喜酒也沒有去莫怪你不認識你快來見見這位

姑爺是我甥女婿也該見見媳婦朱氏走過一邊緋紅了臉對兩人福了福兩人便坐在椅子裏朱氏依然揀馬蘭菜孫太太忙作一團拿錢叫媳婦上街買小菜又叫小珍子相幫生風爐煮茶那少女道姨母你不用忙我們就要去看梅花不吃飯了我們打算在玄墓山吃素齋吃了素齋再到石樓石壁逛到晚上還須回去呢孫太太道好甥女難得來的住幾天去也好怎麼好飯也不吃呢少女道不客氣改天同母親來多住幾天吧今天不耽擱了晚上必須回去的姨母也好請到我們家裏來住的呢孫太太道我是想要來望你呀實在窮忙沒有工夫出門請你回去替我望望她老人家……正說着小珍子茶已煮好斟上兩碗茶來兩人喝下幾口便辭了孫太太出門看梅花去孫太太道那麼我真太不客氣了連飯也沒有留你們吃晚上下山得早到我家裏來吃夜飯吧少女道姨母不客氣今天不來了改天你到我們家裏吧說着同少年一路出門孫太太送到門外直至瞧不見他們兩人的影子才回進門來小珍子道太太這一對夫妻真漂亮啊孫太太道這是我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他們住在木瀆離這里不遠我那外甥女家裏姓陳她爺叫陳獻齋該下好幾千畝田地算得是個財主

生下一女一男。女的就是叫瓊秋。今年二十三歲了。始初在上海的時候。想嫁給她。一個表兄。姓沈的。叫甚麼衣雲。後來不知怎樣不成功了。嫁給本地殷家。前年做的親。那殷家也是一家暴發財主。有幾百畝田。只生一個兒子。做親那年。剛從上海讀書回來。做親以後。聽說小夫婦非常和好。只是還沒有生兒子。我姊妹年紀老了。不久將替兒子士芳做親。他們都是福氣人。也是前世修來的。只有我嫁到這裏。孫家來了。從沒有過着好日子。弄到現在。只落得一場空。孫太太說到這裏。喉嚨裏哽咽似的。十分傷悲。她媳婦朱氏聽婆婆說到一場空的話。也不免流下眼淚。有好幾點滴在馬蘭菜裏。小珍子見着好生不忍。原來孫太太家裏兩代孤孀。只留兩歲一個小孩子。尙還睡在搖籃裏。孫太太徐氏同陳獻齋的妻子同胞姊妹。嫁給這裏香溪鎮上孫仁卿的孫仁卿。向在蘇州衙門裏當書吏。娶了徐氏。只生一子。養到十六歲。娶了媳婦朱氏。不久仁卿過世。兒子叫幼卿。平日不務正業。好勇鬪狠。只和鎮上一批客籍的賭徒結交。後來那批客籍賭徒輸虧空了錢。搶劫了鎮上一家典當。並且槍傷了兩個典當裏的夥計。等到案發。咬出孫幼卿的把風官廳。審明白了口供。便命就地正法。槍斃在香溪鎮上的。

舊教場裏幼卿死後朱氏便做了孤孀同徐氏撫養幼卿一個兩歲的兒子伶仃孤苦過她們悲傷的日子當下婆媳兩人見了人家一對少年夫妻不免觸動心境灑下好幾滴眼淚小珍子相幫孫太太揀好馬蘭菜也就自回家去再說那陳瓊秋便是沈衣雲的表妹生得溫文娟秀恬靜聰明本將嫁給沈衣雲只因三年前衣雲另有情人陸湘林一心一念的要嫁給衣雲這消息給瓊秋知道了便自甘退讓不嫁衣雲後來另有人作媒嫁給本地（木賸）姓殷的殷雪聰那殷雪聰向在上海法政大學讀書已畢了業學問十分淵博本來預備結婚以後出洋留學等到結過婚未免兒女情長把出洋留學的心漸漸冷了下來只守在家裏享閨房的艷福忽忽二年夫妻之間愛情十分融洽此番殷雪聰同了陳瓊秋來看梅花陳瓊秋到了香溪不免望望她的姨母當下走出姨母家門便同雪聰走到市鎮上叫山轎雪聰道看梅花最好步行恐怕你沒有脚力坐山轎也好瓊秋道這樣二十多里的山路我那能走得動非叫山轎不行說着已到典當碼頭瓊秋見有十來肩山轎停着轎夫叙在一塊兒紮脚上的草鞋也有在那里和人論價又見有三四個日本人手中提着望遠鏡照相機大概也是特地

來看梅花的瓊秋便叫雪聰雇兩肩山轎雪聰即便拉着一個轎夫同他講價說道我們要兩肩轎子遊全山多少錢一肩轎夫聽說對雪聰望了一眼道你少爺是本地人我也不用討虛頭遊全山司徒廟……香雪海……玄墓……石樓……石壁一共五處地方實實在在一錢不虛說每肩三塊大洋雪聰對他啐了一口道我們都是本地人你不用望了天討價那轎夫道我爲了你少爺是本地人只討三塊錢你看他們東洋鬼只逛司徒廟還了兩塊四角錢我們還不肯去呢雪聰道我們不管甚麼兩塊錢一肩再多就不要轎夫笑道那是太少今天禮拜你瞧碼頭上有多少汽油船船上有許多人都是來探梅的全鎮只有二百多肩轎竹夾那裏夠他們坐老老實實五塊錢兩肩再少不去的了雪聰聽說對碼頭上望了一眼當真汽油船快船泊得水洩不通還隱隱約約聽得管弦絲竹之聲心想山中幾百本梅花魔力可也不小當下便允許了轎夫五塊錢兩肩轎夫招呼一聲拾來兩肩竹轎雪聰同瓊秋相將坐下兩人一肩抬了就走先從鄧尉山翻過嶺去山嶺並不高峻到半山有所小廟穿過小廟迤邐下山直向司徒廟進發雪聰坐在轎中眺望四圍都是山色日光陰晴不定那山色也變化

無窮。忽黛忽赭。若隱若現。真是奇觀。轎夫指點那山村一帶白色的樹林。道：「這裡都是梅花。雪聰同瓊秋四面望着當真是一樹樹的白梅。雪聰對瓊秋說道：「這裡的梅花和無錫梅園不同。梅園的梅花經過花匠的手排列在一塊地方。我們望着就覺得少。天趣不免有點矯揉造作的氣派。彷彿像日本的櫻花密密編排。望着好像整隊的軍士。這裡不同。漫山匝地。隨意種植。你看也有牆角畔種一兩株。也有山坡上種三四株。枝幹橫斜。扶疎都沒有經過花匠的修剪。我們望着就覺得天趣盎然。瓊秋道：「你的說數不錯。不論甚麼花樹。一經花匠的修剪編排。就少自然發育的天趣。這裡的梅花當真來得自然。有天趣。好似鄉村女兒。不加修飾。不敷粉黛。妙曼天然。丰姿綽約。正說着山。轎從山坡迤邐而下。直到梅林。雪聰只見一樹樹的白梅花瓣。早已開泛。鳥雀隨飛。隨鳴的飛集到梅樹上。樹林下。便落下一陣白雪似的春風。微微吹着。又像翻飛不定的。蛺蝶。有時候山頂吹下一陣旋風。把地上花瓣吹成繡球似的一個白團。在梅林下滾滾不定。雪聰看得呆了。又覺得一陣暗香撲人鼻。孔心脾皆清。這時兩肩山轎。又從梅林裏穿過。一陣風來。花片紛紛飄下。兩人身上竟像積雪一般。尤其是瓊秋的髮上粘

着許多梅瓣隨風飄拂着煞是好看雪聰的山轎在瓊秋後面雪聰道這種境界真清麗極了一輩子在風塵中照來攘往的人那里夢想得到這種境界瓊秋道可惜花已謝了後來的人就沒有甚麼好看了雪聰道你那表兄沈衣雲不是寫信來約我們探梅麼我們等了他好多天只見他來他可是沒有這種眼福瓊秋道也許他今天要到我家裏同我弟弟士芳跟將上來正說着山轎在一座古廟前停下轎夫一壁捏着額上的汗一壁指點着廟門道這里就是司徒廟裏面有四棵古柏都是幾千年前種下的少爺不妨進去看看雪聰陪同瓊秋走到廟前只見上面寫着『柏因社』三字從側門裏抄進便有一位瘦小的和尚接進廟房裏泡上兩杯茶捧出一隻十景果盤雪聰無心喝茶和尚便引到庭心裏看柏樹四棵柏樹用鐵欄圍着和尚一手指點說這棵叫『清』這棵叫『奇』這棵叫『古』這棵叫『怪』雪聰見那叫清的一棵拔地參天鬱鬱蒼蒼當真是非常清秀叫奇的一棵樹身曲屈盤空樹枝槎桠萬狀當真是十分奇特叫古的一棵樹身枯槁好像已死可是株幹依然青葱活潑叫怪的一棵橫躺在地上像虬龍一般樹身從泥土裏鑽過透出樹梢來生着蒼翠欲滴的枝

葉委實有些作怪。雪聰同瓊秋摩挲着，嘖嘖嘆賞。瓊秋道：「這幾棵樹當真在千年以上的吧？」雪聰道：「也說不定，和尚却詳細的講述，說是宋朝佛印和尚同蘇東坡兩人手植的。」瓊秋認爲無稽之談，笑了一笑，同雪聰到廂房裏坐下，喝茶，喝了一杯茶，掏出一塊銀幣，丟在果盤裏，便走出司徒廟，仍坐到山轎裏。轎夫抬着，徑到一處山坡下，停歇，指着半山一隻亭子道：「這裏便叫香雪海。」上面望得見全山的梅花，少爺可要望望雪聰。攙着瓊秋一路走上半山，見一塊石峯上題着「香雪海」三字，是清朝撫臣宋榮手筆。亭子裏有塊石碑，字跡模糊，辨不清楚。雪聰同瓊秋坐在兩塊石上，對下面遙望當真全山的梅花，一目瞭然，好像一片雪景。四面吹來的香風，也習習不停，令人心醉。瓊秋道：「我們在這裏眺望，真好算得置身梅世界了。」雪聰也稱賞了一回，兩人仍舊走下山坡，坐進山轎。轎夫抬着一路向玄墓進發，穿過許多梅林，枝幹生得低亞的，往往把瓊秋的头髮都摘住了。瓊秋很光滑的头髮，摘得飛篷又經過一個古墓，山轎從石人石馬的身旁穿過，過了古墓，有一村人家種田的婦女在場角上播穀，男子也有搓草繩的，也有紮草鞋的小孩子，三三兩兩也有在那裏嚼吃粉糰，也有在田岸挑邊菜，更有

嘻嘻不休的黃狗白狗轎夫抬到一處田岸頭上停下歇息雪聰同瓊秋坐在山轎裏面望着田間男男女女的農夫在那里種菜也有幾個小夥子坐在田岸上休息口中唱着田歌正是十分暇豫約莫歇息了五分鐘轎夫又換了肩架一路抬走走不到三四里路已見一帶青葱的樹林松柏樹夾着黃泥的山路山轎從松柏林裏穿進那松柏上面的鼯鼠從這枝上跳到那枝上從那枝上跳到這枝上跳來跳去忙作一團牠們好像不怕生人的一般雪聰瓊秋望着好看轎夫說道從這邊山林裏穿進就是玄墓了雪聰抬頭望時一座青山並不高峻是同鄧尉山相連的當山轎直上山麓時轎夫貪近路只從小徑上山一路向松林夾道中進發誰知走不多幾丈路瞥見一個老和尚領着兩個小和尚蹲在當路手忙腳亂的搬取石子填沒那條小徑不許轎夫經過轎夫只管要走正待跨過一堆石子給那老和尚雙手攔住說不行不行請你們走大路這條小路不許行走轎夫不服道走這條路近得多怎麼不許我們走呢老和尚道你走正路就是不許走自有緣故的轎夫還是要走和尚一手扯住轎夫陪着笑臉對雪聰說道施主請原諒吩咐轎夫從大路上走這條是斜路施主們不應該走的

雪聰聽說也就知照。轎夫退後幾步，一路從大路上走去，走不到半里道旁，有一座小廟。廟前兩個和尚迎上前來，說請施主到小廟裏隨喜。施主到來，小僧多少有點緣法。雪聰免不得吩咐停轎，走進小廟，略坐一下。和尚知照香伙送茶裝果盤的忙亂了。一回雪聰喝下一盃茶，掏出一塊銀幣，丟在果盤裏。和尚灣着身子謝了一聲。雪聰對瓊秋說道：「剛才三個和尚大概就是這裏的。他們因為轎夫抄了小路，走不着他們。這裏沒有進賬，所以要填沒小路，不許人走。瓊秋道：『一定是這樣。』」也算老和尚的「二法門」當下笑了一笑，走出小廟，仍坐下山轎，直上玄墓。這玄墓山並不高峻，因為東晉時候有個青州刺史郁秦，葬在山上，聖恩寺的後面，所以叫做玄墓山。那聖恩寺倒也算得吳中一大叢林。是明朝萬峯和尚的道場，又名喝石禪院。相傳寺中鑿井萬峯和尚見山上一塊巨石墮入井中，即忙喝止。那巨石便止住在井口，因此得名。寺中有名泉，有怪石，有崇樓傑閣，不少勝景。為探梅的人必到之處。當下雪聰同瓊秋的山轎行不到半里路，便見黃牆一角露出在山林之間。轎夫直抬到山門口，停下。雪聰攙着瓊秋走出山轎，見停在一旁的山轎有十來肩。知道遊客已來了不少，兩人走進山門。

自○有○一○個○年○輕○的○知○客○領○着○一○處○遊○覽○第○一○進○有○「○梵○天○閣○」○三○字○的○巨○額○梵○天○閣○的○側○首○有○四○宜○堂○康○熙○御○筆○題○着○松○風○水○月○四○字○第○二○進○有○還○元○閣○算○最○幽○勝○的○地○方○在○閣○上○望○着○太○湖○滔○天○的○波○浪○像○棉○羊○一○般○滾○滾○不○定○走○下○還○元○閣○抄○到○寺○後○看○真○假○山○奇○石○嶙○峋○真○像○神○工○鬼○斧○鑿○成○的○一○般○石○上○康○南○海○題○着○「○壽○洞○」○兩○字○相○傳○這○座○真○假○山○寺○僧○從○地○土○中○掘○出○來○已○有○好○幾○百○年○那○假○山○頂○上○有○棵○小○樹○從○假○山○背○後○穿○出○彷彿○生○在○假○山○上○的○一○般○十○分○有○緻○寺○的○西○南○有○八○德○泉○泉○水○從○石○縫○裏○噴○出○像○沸○珠○一○般○又○叫○沸○珠○泉○寺○右○有○一○座○鐘○樓○走○上○鐘○樓○只○見○正○中○懸○着○一○隻○巨○鐘○鐘○上○鏤○着○法○華○經○走○下○鐘○樓○香○伙○領○到○方○丈○室○的○外○面○一○間○雪○聰○見○有○許○多○遊○客○都○在○那○里○看○老○和○尚○的○法○寶○法○寶○是○甚○麼○東○西○呢○一○口○小○鐘○身○上○都○是○乳○子○敲○着○音○韻○清○越○老○和○尚○說○是○郟○鍾○鐘○春○秋○時○代○鑄○成○的○古○樂○器○其○他○還○有○一○個○蒲○團○說○是○高○僧○覺○阿○和○尚○當○年○坐○的○此○外○有○幾○張○墨○塌○一○個○梅○花○手○卷○手○卷○上○的○題○詠○很○多○不○論○甚○麼○人○都○有○那○老○和○尚○把○珍○藏○的○東○西○一○件○一○件○給○人○看○過○了○再○把○自○己○的○書○畫○給○各○人○鑒○賞○他○自○己○也○會○得○畫○梅○花○也○會○寫○楹○聯○法○號○叫○做○鐵○橋○和○尚○寫○的○字○筆○法○學○吳○倉○老○一○樣○寫○着○強○頭○叫○化

子似的石鼓文每每使人看不懂好歹各人見了老和尚的字畫嘖嘖嘆賞老和尚名心未泯見人稱贊非常喜悅陪衆喝茶閑談談了一回吩咐香伙開飯吃飯的遊客倒也有好幾桌男女合坐着五個人或是六個人一桌雪聰的一桌上只同瓊秋兩個人香積廚裏的小菜十分豐腴有春筍燒豆腐油菜梗香菌燒百頁冬菇法菜湯腐皮衣包青菜煑得非常有味雪聰同瓊秋當先吃罷見旁座一桌上有兩個人還在那里添飯一個小胖子連吃下三碗飯才擱着筷不吃問着同坐一個中年男子道我們今天住下尋梅旅社明天一早到木瀆乘便遊靈巖山好不好中年男子道靈巖山有甚麼好玩小胖子道據沈衣雲告訴我說靈巖山古迹不少有吳王館娃宮遺址有西子彈琴處有幽囚范大夫處還有韓世忠的墓去逛逛也使得中年男子道我想明天同去吧要遊靈巖山改天拉衣雲一同來遊他很熟悉的……正說到這里隔座雪聰同瓊秋聽得詫異雪聰便問那中年男子尊姓大名那中年男子說姓馬叫空冀又問小胖子小胖子說姓尤名璧如彼此攀談了一陣都說慕名已久雪聰說和沈衣雲關些親戚衣雲不時提起二位的空冀意料到就是衣雲表妹的丈夫這很漂亮的一定就

是衣雲的表。妹璧如從前也曾見過。現在無意相值。一時有些眼生。當下聽雪聰同空冀攀談。璧如想起來了。便插嘴道。雪聰兄。這位可是尊夫人密昔司陳雪聰。說是的。璧如道。我們從前在上海令岳府上好像見過的。可是現在想不起了。瓊秋聽得也招呼着。道。尤先生。我們當真見過的一確。已三四個年頭了。衣雲大概好久沒有到上海了。璧如道。他還是去年冬裏回澄涇的一向在澄涇家裏開了新年信也。沒一封給我們。不知他在家里做甚麼瓊秋道。他一星期前有信給我們的。他說也要來這裏看梅花。我們等下他好幾天不見他來。璧如道。聽說他要吃喜酒了。瓊秋笑了一笑。當下各人攀談一陣。洗過臉。開發了和尚四塊錢。一同走出聖恩寺。雪聰問空冀道。你們石樓石壁要去。不要去。空冀道。石樓只不過喝些泉水。石壁聽說也沒有甚麼好玩。只不過望望太湖。我們想不去了。雪聰道。那麼我們分淘了。晚上在香溪鎮相見吧。說着各點了點頭。坐下山轎。分道下山。正是。

無可奈何情未盡 似曾相識燕飛來

不知尤璧如等回到香溪鎮。怎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花前憶舊惆悵對嬌姿 月下論婚纏綿悲往事

空冀壁如別了雪聰夫婦乘着山轎一路回到香溪鎮其時只有三點多鐘空冀壁如又到附近龜山脚下光福寺中隨喜寺內供奉着銅觀音像兩尊一正一副據說天氣久旱不雨人民都要到這裏來拜禱的也有州縣把銅觀音像請去建設道場請官吏求雨如響斯應此外有舍利塔一座還是梁代大同間建造已古色斑剝寺後樹林蔭翳花木雜蒔從寺後抄到山北喚做虎山通過一條小溪有石梁架着叫做虎山橋空冀同璧如站在石橋上徘徊眺望了好久一回眼見臙脂似的夕陽慢慢地給山峯吞沒了林子裏吱吱喳喳的小鳥噪個不休遊客三五成羣的走下山來空冀壁如也跟着一路下山先到尋梅旅社房間裏歇息了一下再往鎮上一家小酒館裏喝酒點幾色菜喝下二斤花雕吃罷夜飯仍回到尋梅旅社空冀正待入睡忽聽得有人扣門空冀開了房門走進一位丰神楚楚的少年來笑着道你們真寫意信也不給我到這裏來看梅花你們和這裏的梅花還是初次見面咧可曾行個禮空冀呆了一呆壁如坐起床來道衣雲怎樣給你找來的衣雲坐下床沿上笑嘻嘻的道我自有順風耳朵千

里眼見到你們在這里空冀仍把房門拴上了。笑道：那真想不到你要來，可是你表妹瓊秋告知你，我們在這里麼？衣雲道：一點也不錯，我還是在今天中晝到木瀆聽說，表妹等到這里看梅花了。我就無精打采的在舅父家裏悶坐，直到五點多鐘，表妹回來說在聖恩寺碰見你們。我本想明天到這里探望你們，又恐怕你們明天一早就跑，所以特地雇一肩山轎兩個鐘頭趕到這里。你道我誠心不誠心？空冀道：老朋友不怕你這樣誠心，你今天不來，明天清晨我們就要回蘇州到上海去了。虧得你來，今晚可以談談心。衣雲道：這里只有兩張榻，我就同璧如一起睡吧。璧如道：此番你可以送我們到上海了。衣雲道：還有些俗事不能奉陪，明後天仍想回澄涇。咧，璧如道：你倒底在家裏幹些甚麼？正經像風箏斷了綫似的，只不見你到上海。衣雲道：自從我叔父瘋癱之後，嬸母把一切家事托我處理。我眼見他們年紀老了，情理上說不過去，脫身便走，因此給許多麻煩的事情纏着身子。要想到上海不能到上海，空冀說：去年你給我的信，我收到了，也沒有回覆你。你的喜酒怎樣遲遲的不請我們喝呢？難道要連小孩子的彌月酒一起請不成？衣雲道：快要請了，你們等着就是。璧如道：誰做媒人？新娘子在那

兒衣雲訕訕的道是舅父的親戚表妹做的媒人只是還沒有定親喇不能算數定親酒總在中秋節左右要請你們喝了結婚非到冬天不成璧如道此番我們在蘇州留園無意中碰見你過去的戀人湘林你道巧不巧她正同着她的黑漆妝檯在那里拗梅花我們見了她她好像很難爲情只對我們笑了一臉衣雲道這種過去的情況我實在不忍回味的了璧如道你那表妹嫁給這樣子漂亮的少年心中總很滿足的了衣雲道也無所爲滿足不滿足她的嫁給殷雪聰全非本心實在當時給湘林一激而成她以爲我戀着她難免使湘林失望所以快刀斷絲似的另嫁了一個人絕我一片痴心使我的情緒專一的移到湘林身上去那里知道湘林這樣的結局呢隨後我表妹早已受殷姓之聘就不能再嫁我了這也是造化弄人姻緣簿上沒有我們的姓名彼此沒有甚麼怨恨的現在呢她也只好嫁鷄逐鷄安守她的本分但是她見我這樣子過枯寂的人生不免替我留意愛侶這回子她作媒也從這上面來的空冀璧如聽說都笑起來道照你說法你表妹以前的不肯嫁你是退讓賢路現在的替你執柯是薦賢自代你有這樣仁至義盡的表妹真也是前生修來的了衣雲也笑了一回空冀

又把海上的近事拉拉雜雜講給衣雲聽。衣雲也把鄉間的怪現狀講給空冀壁如聽。這一晚直講到半夜才始入睡。第二天起身吃過點心，三人又重到司徒廟香雪海遊了半天。算清旅館的賬，一同趁輪船到木瀆。衣雲陪着兩人上靈巖山遊了半天。晚上三人宿在陳獻齋家裏。獻齋年紀老了，已認不得空冀壁如。衣雲提起了獻齋才道：「彼此都已見過。衣雲在上海一切蒙二位照拂，我也很感激。二位請在小舍多耽擱幾天。回申只是房屋窄小，諸多簡慢。空冀說老伯何須客氣。我們攪擾府上，十分不安。當下彼此客套了一陣。衣雲便引空冀壁如在書房內安宿。這書房是一隻花廳，隔作兩間，分着內外裏面。本來是衣雲當年教讀時的宿舍。外面是瓊秋士芳讀書的。所在書房外邊一個院子，疊着一堆假山，有兩棵垂絲海棠，一棵杏子樹，沿牆壁都種着書帶草和白鶴花、紫鶴花，推窗望着青葱悅目。假山旁邊攔着兩缸金魚，大的有五六寸長，都是龍種。衣雲不時要去玩賞，玩賞很得靜趣。書房裏面一間攔着兩張客舖，一張竹榻。本來是個客房。衣雲當晚就陪空冀壁如宿在其內。燈下又不免談談往事。一夜沒有好好的睡覺。第二天空冀壁如要拉衣雲到上海，衣雲說萬不能一走就走。隔

下幾時。自當到申和二位。常叙現在。尙須料理。料理家事。恕不奉陪。空冀也沒奈何。便同璧如乘小輪船到蘇州。再從蘇州搭車返申。這里沈衣雲住在舅家裏。覺得不同。往昔除與士芳談談以外。沒有敷衍瓊秋。夫家雖近。衣雲總不便常去瓊秋。這一天下午。回娘家來望衣雲。見了衣雲。便問上海兩位朋友。可是在尋梅旅社碰見的。衣雲道。是的。我同他們到了這里。逛了半天。靈巖山住了一宵。他們掙扎不住。便回上海去了。瓊秋道。你怎麼不領到我家裏吃餐飯去。衣雲道。他們覺同同雪聰兄初次會面。很客氣的不便來攪擾。瓊秋也就不再多說。衣雲說瓊妹雪聰兄可在府上。何弗得請他同來談談。瓊秋冷冷的道。他遊山遊得倦了。昨天睡了一天。今朝還沒有起身。咧說着。慢慢踱出書房。走到院子里。看假山旁邊的金魚。衣雲也走到缸畔。瓊秋道。水面上的花瓣。浮着許多。娘姨怎麼不來撈去些。金魚吞了花瓣。要生病的。衣雲便找到一個撲蒼蠅的東西。在缸面撈取花瓣。瓊秋奪着道。讓我來撈。說着捲起袖子。伸出粉嫩的小臂。撈着花瓣。隨撈隨說。道雲哥。這里幾尾金魚。還是你從前第一次到我們家裏來的時候。養下咧。一確已將十年了。小金魚也生下這麼許多。衣雲眼望着金魚缸裏遊來遊

去的金魚默默地出神好久。一回才悠悠的說道：可是十年之間金魚沒有甚麼變化。人事已變化得不堪設想了。照這樣子看來，做萬物之靈的人，還不如做渾渾噩噩的金魚。瓊秋默然不聲，只把花瓣撈在地上，兩隻缸內的花瓣，統統撈乾淨了，便坐下一塊獅形的假山石上。訕訕的問雲道：我姑母家的表妹麗青，去年冬天到我們家裏來的呀？我和母親都問過她，她怕難爲情，只推說由母親作主，自己沒有主張。其實她心裏已默許的了。後來我也問過姑母，姑母說：最好要你們兩人碰面，雙方談合意了，才免得她將來怪怨爺娘。我說不必碰面的，表妹一定表同意的。姑母總不放心。這件事雲哥心裏不知怎樣。雲道：其實不須面談，你喜事的當兒，我同她也碰過面。談得很投機，只沒有談到人生問題上去。現在只消她答應了，就算我沒有甚麼意見。瓊秋盈盈地笑了一臉，說道：我出嫁的時候，還有人形容你說：你晚上手冷，麗青找個白銅手爐給你，你怕她也冷，拉着她的手，一起烘着她，面孔紅了，不肯你硬把她的手放在下面，你的手貼在她的，手背上有這回事，沒有衣雲紅着臉道：誰說有這回事？我們第一遭見面，怎好這樣放肆。瓊秋笑道：我原不深信，只是我暗中探察，她很有意思。

於你。你在我三朝回門的那一天。不是獨自一人。斜拴在書房裏。籐榻上睡覺嗎。當時我同她走進書房來。探你呼呼地好睡。也叫不醒你。我便同她退出書房。她坐立不安。了一回。偷偷地到我房間裏。取一條駝絨毯子。走向書房裏來。蒙在你身上。怕你受風。我偷眼見得。不去說穿她。免得她害羞。你醒來時。可曾見到這條駝絨毯子。當你心中怎麼一種感想。啊。衣雲呆想了一回道。我覺得的我。認道是你表妹給我罩上的呢。瓊秋嫣然一笑。道。不是我是他。衣雲也笑了一臉。瓊秋道。你當時同她講些甚麼話呢。可好宣佈一二的。麼。衣雲道。也沒有甚麼密切的談論。不過普通問話。我問她讀書畢業沒有。她說已在中學畢業了。我問她在家裏自修讀些甚麼書。她說溫溫古文。我又同她講了一回校裏的功課。講了一回古文詞章。她說過幾時寄給我幾篇論文。要我替她改削。我只謙虛着不敢答應。替她改削其他就沒有甚麼話講。瓊秋道。這樣就很密切的了。她的性格。我素來知道不喜歡多開口。尋常人和他坐在一塊兒。竟會半天的功夫不聽得她說一句話。她同你談論。真十二分的要好。咧。現在好了。你準備着。在畫眉窗下同她研究文學罷。衣雲臉上熱了一陣。瓊秋又道。照我母親同姑母的

商議定要叫你們兩人在一塊兒談談自己談妥了。我來做個現成媒人。喝你們倆的喜酒。衣雲笑道：我却面皮老了許多，不比從前十七八歲時候話也說不聲響，只怕她怕難爲情。我又不好逼着她答應我的。瓊秋道：她答應不答應，只消看她神情。等她肯同你直講，你就同她說到本題。她害羞不講，你就不必說到本題。總之見事做事。就是明後天准定讓我母親出面去約她們母女到這裏來見一見吧。你看怎樣。衣雲道：好的。瓊秋也就站起身來，別了衣雲，到她母親房中去見母親。衣雲宿在書房裏，過了兩夜，當真舅母自往香山鎮約了麗青母女到來。麗青還不知道爲着自己婚事，也不知道沈衣雲等在瓊秋家裏匆匆地不加修飾，跟着母親到木瀆來……原來麗青的母親是陳獻齋堂房的妹子，同衣雲的叔母堂房姊妹衣雲同麗青也好算得姨表姊妹。麗青的父親朱逸民向在上海浦西中學堂裏當教員，現在已故世多年了，只生下一個女兒，在蘇州市立女中學讀書，早已畢業。今年二十三歲，尙未攀親母親陳氏十分的珍惜。她自從瓊秋出嫁，那年見了衣雲，很有意思，想要攀給衣雲。衣雲今年已二十九歲了，陳氏不嫌比甚麼只怕女兒不表同意，所以一心要女兒自己主動此番。瓊秋

的娘徐氏密密的告知陳氏陳氏也不和女兒說知同了女兒到木瀆當時麗青見過
舅舅瓊秋也回來了見麗青雖不修飾風貌翩翩一片天真圓圓的臉蛋不敷脂粉神
光煥發頭髮已經剪掉梳得雖不十分光滑風鬟霧鬢妙曼生姿不長不短的身子穿
一件桃紅洋布的旗袍非常配身著雙米色洋襪套雙肉色皮鞋走路娉娉婷婷自然
有緻覺得處女美隱約逗露着瓊秋見了她反而有些自慚不如起來麗青發出一片
嬌脆中含着愉快活潑的口音來道瓊秋姊姊我們多時沒有見面你近來胖得多了
你那雪聰哥在府上沒有瓊秋道他在家裏難得你來姑母呢可是一起來的麗青道
一同來的母親在舅母房裏講話瓊秋又對麗青笑吟吟的說道妹妹你今天來得湊
巧還有個遠來客人在我們家裏要請你去見見麗青呆了一呆道姊姊誰呀我認識
不認識瓊秋道你見了他也許認識的麗青蹙着眉頭道不來陌生人我怕……瓊秋
道包你不陌生一見就熟悉的麗青懷着疑團拉住瓊秋的手幽幽地問道姊姊你說
呢到底是誰瓊秋不說一路領她抄到書房裏一望不見衣雲瓊秋扯住了麗青的手
正待退出書房走到院子裏假山旁邊轉出衣雲來道麗青妹妹好多時沒有會見可

是今天來的麗青面上登時罩上一層薄薄的紅雲訕訕的說道是的雲哥好久不見了雲哥幾時來的呀衣雲說來了三天說着引兩人到書房裏在籐椅子裏坐下這時三人心裏想着心事默默地一語不發還是瓊秋先開口道妹妹你看這間書房的牆壁上塗着的字畫都是我小時光的大作咧說着站起身來指給麗青看道這里有『上大人孔乙己』這里還有『王子去求仙』這里還有『先生先屁股尖』這里還畫的烏鴉不像鴉烏的東西這里畫的一個老翁扶着杖過橋這是十四五歲畫的了現在我見了這許多字畫就不免想起我小時光的日子了小時光的日子真好過那里面懂得甚麼愁甚麼憂跳跳跑跑真快樂咧唉！一個人的年紀大得真快妹妹今年二十三歲吧還想得少年時候的事沒有麗青道模糊的了衣雲插嘴道麗青妹妹府上都好姨母同來沒有麗青道同來的在裏面呀瓊秋道妹妹在家裏也沒有甚麼事情此回可以多歇幾天回去麗青道有人薦我到蘇州滄浪亭市立女學教書過春假便要。到蘇州去了本來想不去因爲縮在家裏實在太枯寂還是到外邊去做些事情衣雲道大概住宿在校中的不知可有熟人麗青道我一位同學孫挹芬姊姊的校

長我就住在她家裏。衣雲道：「那麼我到蘇州時候，可以常來望望表妹麗青。」雲哥來得很好。我是不懂甚麼教授法的，要請雲哥指教。指教，瓊秋道：「你們太客氣了，我就不同他客氣。」自己表親有甚麼客氣。咧，正說着，士芳走來，叫聲：「姊姊坐在一旁。」瓊秋道：「我家弟弟也要攀親了。」大約下半年就要請姊姊吃喜酒。士芳聽得害羞，走開去了。瓊秋乘間說道：「年紀輕的人爲甚麼總要怕難爲情？其實這種舉生重大的事情，有甚麼害羞呢？」麗青聽說眼皮也不抬一抬，坐了一回，便拉着瓊秋走出書房，到裏面母親房中去了。衣雲獨自躺在籐榻裏，出了一回神。晚上麗青的母親又來書房裏，同衣雲攀談了一陣。第二天瓊秋來約了衣雲、麗青到她家裏午餐。雪聰也很客氣的陪着吃罷飯，坐談到垂晚。麗青便要回到瓊秋母家。衣雲領着麗青一路走出大門，雪聰同瓊秋送到門口，說好在沒有多少路，只就一條街道一條田岸過橋，就是我們不送了。衣雲道：「不必送得。明天再會說着，便引麗青走路。」麗青先走，自己跟在後面走過街上，旁人都不道他們一對夫妻也有嘖嘖稱賞的。羞得麗青不敢抬頭走過街道轉灣，便是一條很狹的田岸。田岸上生着青草，還有斷續的岸缺。天光又漸漸黑暗下來，將要不辨路。

徑。麗。青。不。時。回。頭。望。着。衣。雲。衣。雲。道。麗。青。妹。妹。你。好。走。不。好。走。麗。青。道。我。走。慣。的。了。雲。哥。你。看。得。見。麼。衣。雲。道。我。還。看。得。見。妹。妹。看。不。見。我。來。攙。妹。妹。走。麗。青。只。不。回。答。衣。雲。搶。先。一。步。抄。到。麗。青。面。前。伸。手。到。後。面。攙。着。麗。青。的。手。覺。得。手。心。十。分。溫。軟。走。了。半。條。田。岸。麗。青。說。雲。哥。攙。着。反。而。不。好。走。路。還。是。放。了。手。各。歸。各。走。的。爽。快。衣。雲。便。放。了。手。一。直。走。到。橋。邊。這。橋。是。板。木。造。的。只。就。一。邊。有。欄。干。衣。雲。見。麗。青。跨。上。橋。皮。鞋。滑。滑。的。十。分。難。走。當。即。伸。手。來。攙。麗。青。麗。青。一。手。扶。着。欄。干。一。手。捏。住。衣。雲。的。小。臂。好。容。易。走。過。橋。去。放。了。手。一。徑。走。回。瓊。秋。母。家。這。里。麗。青。的。母。親。同。瓊。秋。的。母。親。已。在。那。里。倚。門。盼。望。見。兩。人。回。來。堆。下。笑。臉。接。進。裏。面。就。在。客。廳。上。吃。夜。飯。吃。吧。夜。飯。衣。雲。走。回。書。房。裏。自。有。娘。姨。送。上。一。壺。茶。來。衣。雲。喝。了。一。杯。茶。推。開。窗。門。見。月。光。明。亮。假。山。上。好。像。舖。着。水。銀。似。的。杏。花。的。花。瓣。微。風。吹。着。紛。紛。落。到。草。地。上。垂。絲。海。棠。月。光。照。着。像。梅。花。一。般。消。失。了。粉。紅。的。色。素。衣。雲。走。到。庭。心。裏。將。金。魚。缸。的。蓋。子。蓋。上。了。一。隻。脚。搭。在。假。山。石。上。眼。望。着。海。棠。出。神。忽。聽。得。士。芳。的。口。音。喚。着。雲。哥。麗。青。姊。姊。來。找。你。衣。雲。正。待。走。進。書。房。士。芳。已。引。着。麗。青。走。到。庭。院。裏。來。了。麗。青。說。道。雲。哥。我。要。來。看。看。這。里。的。金。

魚好久沒有看見大得怎樣了。衣雲便將金魚缸蓋揭開。麗青乘着月光望了一眼。說大得多了。士芳道：「這里幾尾是大的，已養下十多年了。」麗青嘖嘖稱賞了一回。衣雲便將缸蓋蓋上。三人一同坐在假山石上，隨意閑談。衣雲問麗青到蘇州教書擔任些什麼課程有多少。薪水麗青說課程擔任得很少，只有唱歌、手工、刺繡三科。本來校長兼的。她因為要我住在她一起，伴熱鬧分給我教授薪水很微薄。我也隨隨便便近來。雲哥可要再到上海去不成。衣雲說也不一定。縮在家裏，枯寂寞，不得到外邊混混。其實在外邊混一些兒，沒有益處，也叫胡鬧吧。麗青笑了一笑。士芳這時走到書房裏去，喝茶。麗青道：「雲哥要那天回府。」衣雲說明後日便將回家。麗青妹妹幾時到我們澄涇來。逛逛鄉村地方，自有鄉村的樂趣。我們可以一同到郊外逛逛。比較在都會鬧市地方遊逛有趣得多。麗青道：「我是想到府上望望姨母姨丈，春假之前恐怕來不及了。暑假期內一定要來。」咧雲哥大約總在府上的。衣雲道：「我一定在家裏專候……兩人講了一陣，又講到瓊秋的事。麗青訕訕的說道：「姊姊在上海時候不是說要嫁給……衣雲面上紅了起來。期期艾艾的答道：「其中有許多原因，沒有成事實。麗青盈盈一笑。」

道有甚麼原因可好說我聽聽衣雲默然半晌才說這完全是我方面生了障礙瓊秋妹妹一片真心的待我麗青道可是姨丈姨母心中不以爲然嗎衣雲連說不……不……麗青嘆味一笑也就不再問下衣雲誠恐麗青心中起甚麼疑點不得不申明其事道不瞞麗青妹妹說當初另有個女同學一心要嫁給我這消息給瓊秋妹妹一知道便取銷了婚約誰知瓊秋妹妹另受了聘我那女同學始終沒有娶成功直到現在只過着孤淒的生活麗青低下頭脈脈含羞的一語不發衣雲又道去年冬天舅母到我們澄涇來同我叔父叔母講起妹妹的事叔父叔母非常贊成後來舅母同瓊秋妹妹都說這事要我直接問妹妹的可是我一向沒有機會來問妹妹此番十分湊巧在這里遇見妹妹我正要問妹妹心中對於這件切身的事是否表着同意……麗青給衣雲驟然一問羞得紅雲滿面低着头一語不發衣雲又逼緊一句道這事假使妹妹不表同意在我們倆感情上絲毫沒有損傷的只請妹妹爽直地說就是麗青幽幽地回答道雲哥我們倆雖然關着親誼只是平日很少接近彼此的性恪都覺沒有十分瞭解這事我以爲尙須考慮考慮再說衣雲便不敢再問兩人默默地坐下一回土芳

走來喚道：「姊姊，姑母叫你睡去。」麗青卽便站起身來，說：「雲哥睡吧，明天再見。明天等姊姊回來了，我們三人一起往那里逛去。」衣雲陪笑應着，直送出書房。才同士芳回進房，問睡去衣雲這一晚，因爲向麗青求婚，不得要領，心中非常煩悶，思前想後的，想起了情致纏綿的湘林，悲傷了一陣，又想起急流勇退的瓊秋，十分欽敬。其他的閑花野草，也很足以增人惆悵。又想起了眼前的麗青，若有意若無意，究竟對我不知怎樣說她。無意只覺得她對我若卽若離，說她有意，今天我對她求婚，她不該游移。其詞想到這里，一顆心突突的跳盪，只是委決不下。當晚轉輾反側，終宵沒有合眼。直到第二天清晨，迷迷蒙蒙的睡了一回兒，約莫十點鐘，光景瓊秋從家回來了，叫士芳喚醒衣雲。衣雲起了床，洗過臉，吃過點心，正同瓊秋商量往那里逛去，忽地接到郵局裏送來一封快信，信面上寫着寄給沈衣雲的。衣雲拆開一看，是澄涇家裏托人從蘇州寄的信，中寥寥數語，說鄉間出了非常變故，見示作速回家，不可耽擱。衣雲不懂甚麼事，情卽便打點回家，吃過飯，瓊秋麗青等大家相送。衣雲到輪埠，揮巾而別。這一番衣雲回到家裏，又是吃驚不小，正是。

鳳跨空傳秦弄玉

蝶飛枉傍楚蓮香

不知衣雲家裏出了甚麼事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敗卒揚威擄人要白鏹

偷兒過癮挑菜換烏烟

沈衣雲既回轉了澄涇這里陳瓊秋免不得陪同表妹麗青遊逛了兩三天瓊秋乘間
悄悄問麗青道衣雲前天不知可曾同妹妹說甚麼話麗青緋紅了臉道他沒有說甚麼
瓊秋道那麼妹妹心中對於雲哥的婚事究竟怎樣我想吃你們的媒紅酒咧麗青低
下了頭只是不答瓊秋道我問你有甚麼害羞你說了我好替你傳言給衣雲知道讓
他放下心別再沾花惹草麗青幽幽地吐出也好兩字來既而又道我同他相交不深
不知他性格怎樣瓊秋爽直地說道他的脾氣我知道的用情倒很專一有時候沾花
惹草也是他一顆心沒有歸宿的表現有了歸宿也就不致於這樣便是待人接物也
十分和氣作事也非常誠懇妹妹的終身可以靠托他的了麗青默默地不答瓊秋見
她。不。甚。堅。決。便。不。再。相。勸。又。過。了。一。日。麗。青。便。同。她。母。親。別。了。瓊。秋。回。香。山。鎮。去。了。時
光。迅。速。過。了。兩。個。多。月。將。近。端。陽。瓊。秋。的。姨。母。孫。太。太。便。是。住。在。光。福。香。溪。鎮。上。的。領

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來。見。瓊。秋。其。時。瓊。秋。的。丈。夫。雪。聰。到。上。海。去。了。瓊。秋。陪。着。公。婆。兩。人。住。在。家。裏。瓊。秋。的。公。婆。不。管。家。事。一。切。由。小。夫。婦。兩。人。處。理。當。下。瓊。秋。見。了。姨。母。留。在。家。裏。吃。飯。問。姨。母。道。這。一。位。小。姑。娘。面。善。得。很。好。像。在。那。里。見。過。的。孫。太。太。道。你。忘。了。嗎。二。月。裏。同。姑。爺。到。我。們。家。裏。來。時。她。在。我。們。家。裏。相。幫。揀。馬。菜。呀。瓊。秋。想。起。來。了。說。是。的。我。已。記。不。起。了。不。知。她。叫。甚。麼。是。姨。母。的。親。戚。呢。鄉。鄰。孫。太。太。道。她。叫。小。珍。子。算。得。是。鄉。鄰。我。今。天。就。爲。了。她。的。事。情。來。見。甥。女。瓊。秋。道。甚。麼。事。呀。請。姨。母。告。知。我。呢。孫。太。太。道。說。來。話。長。讓。我。吃。罷。了。飯。詳。細。的。告。知。甥。女。瓊。秋。也。不。再。問。直。到。吃。過。飯。洗。過。臉。孫。太。太。纔。躡。手。躡。腳。的。拉。着。瓊。秋。到。房。間。裏。唧。唧。噥。噥。的。講。道。今。天。我。姨。母。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件。事。只。不。過。不。是。我。自。己。的。事。就。是。那。小。珍。子。的。事。小。珍。子。他。今。年。十。五。歲。了。實。在。生。得。命。苦。她。爺。娘。只。就。生。她。一。個。女。兒。爺。呢。自。己。沒。有。主。見。鎮。日。價。同。市。上。一。批。光。蛋。（即客籍賭徒）賭博現在市上那一批光蛋益發來得多了。天。設。着。蓬。帳。搖。攤。青。龍。白。虎。喊。得。應。天。價。響。也。沒。有。人。敢。去。干。涉。他。們。她。爺。輸。了。好。幾。百。塊。錢。把。三。間。房。屋。抵。償。那。批。光。蛋。還。嫌。不。夠。定。要。同。他。爲。難。嚇。得。他。逃。走。出。門。一。去。

半年音訊全無。也有人說在上海做小生意，也有人說已經死了。到底不知怎麼家中撇下妻子，便是小珍子的娘。年紀已是五十開外，生下癆病，每晚吼喘不停。到這個月裏，已不能起床，只賸一口氣了。家裏又沒錢使用，那批光蛋執着小珍子爺寫的一張抵押據，天天來催出屋，鬧得不亦樂乎。因此小珍子哭哭啼啼的到我家裏來了。托我向那里借百十塊錢，想把她娘的棺材衣服預先做就了。等娘一死成殮了，就算安心。致於這筆錢呢？小珍子一時也還不起，她情願做人家的丫頭，幫人家做做事，錯不多。她自賣自身來殮葬她的娘。這件事她逼得我無路可走，沒法想領她到甥女兒這里來。同甥女兒商量，商量甥女兒算買個丫頭，化百十塊錢，讓她盡了一片孝心……瓊秋聽說，激發了一片哀憐之心，便道：「買她做了丫頭，這是不敢當的。她娘既然這樣苦，沒有錢準備後事，我們應該救濟救濟她。好在我有一些積蓄，也不消求得人待我來給她一百塊錢吧？也不要她還的。」叫她放心好了。孫太太陪下笑臉謝了，又謝瓊秋到裏面自己房間裏取了一百塊銀洋，授給孫太太。孫太太捧了走出房間，對小珍子訴說了一番。小珍子要對瓊秋碰下頭去，瓊秋拉住了，說：「這算甚麼？你快些回去服侍你。」

娘吧。能夠病好了。最好小珍子謝了幾句。便同孫太太出門。孫太太道：「姊姊那里今天來不及去望她了。好甥女你替我望望她吧。」說着便同小珍子趁航船回光福香溪鎮去了。瓊秋也就不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雪聰回來也不告訴他。約過了一個多月。孫太太又領小珍子到來見了瓊秋。說小珍子的娘當時借了錢回去的。第二天就死了。小珍子替娘殮葬之後。那批光蛋就來把小珍子的房屋籍沒了。去小珍子好像失了鳥窠的小鳥。沒處安宿。只在我家裏縮縮我呢。老實講沒有生計。養不活她。因此領她來待她。幫甥女兒做家裏雜碎的事情吧。……瓊秋聽說一時委決不下。免不得告知雪聰。雪聰把小珍子打量了一下。問了她幾句話。見她倒也生得眉清目秀。活潑靈瓏。當就答應孫太太收留着。小珍子孫太太談了一陣話。即便辭去。小珍子在瓊秋家裏相幫。娘姨燒飯。有時替瓊秋收拾收拾房間。却也很得瓊秋夫婦的歡心。瓊秋把自己身上穿舊的衣服給小珍子穿着。小珍子穿了衣架樣子。同瓊秋相差不多。很像瓊秋。小時候雪聰見了。竟當她瓊秋一般。便是家裏上上下下的人也不敢當小珍子。了頭大姐彷彿當她主子看待。小珍子呢。口才很伶俐。少爺奶奶叫得人心歡。尤其

是雪聰房間裏一切事情。娘姨來收拾了。總不歡心。非得小珍子來佈置妥貼。才始安逸。小珍子真好。像雪聰閨房裏的一朵解語花。誰知不久小珍子面黃肌瘦的。生起病來了。飲食少進。思睡昏昏。瓊秋十分替她擔心。請了醫生來吃下兩次藥。也不見效。雪聰見了。慌作一團。特地到蘇州替小珍子請了一個西醫來診察。那西醫是雪聰的老友。診察了一回。一口斷定。說是肺癆病。留在家裏很危險。妨她要傳染瓊秋。同雪聰聽說都非常吃驚。雪聰問那醫生可有熟悉的醫院。不論蘇州上海。請你介紹送進了醫院。免得傳佈結核菌。那醫生忖了一回。說有是有的。就在蘇州我寫封信給院長。你叫人陪着她送進醫院。就是雪聰非常感激。執了醫生寫下的信。僱了一艘快船。要待自己送病人到蘇州。瓊秋怕雪聰傳染不許她同船相送。雪聰便另趁了輪船。先到蘇州。第二天便趁原船回到家裏。一件事才算放下心。……書中再說沈衣雲接到家中的急信。回到澄涇。見了嬸母。嬸母說道。衣雲你回來了。福熙鎮上不得了。還是前天到的一。二。百。個。敗。兵。身上統有洋槍。姦淫擄掠。無所不爲。聽說鄉董秦炳奎也給他們擄去了。南溟莊上那個莊主趙肖虎跳在水裏死了。不算數。房屋統給他們燒掉。昨天晚

上燒了一夜。怕別人家的房屋也都燒掉。今天那些敗兵還沒有去。你道怎樣。弄法到我們這里來時。怎樣一個對付呢。他們陸家呢。好在都不在家裏。我們總算有口粥。呷呷。敗兵來時。總是找我們說話的。叫我們那里吃得起。這種驚嚇呢。你叔父又瘋癱在床上。逃都不能逃。我前天聽得這個消息急了一朝。晨沒有法子想。托人寫封信給你。叫你回來。想想法子。還是趁早逃呢。還是等他們來。同他們講衣雲聽得呆了。半晌才說。這事總有個辦法的。啊。現在慌也不用慌。等我上街去打探打探。究竟什麼一回事。事情衣雲的孀母把衣雲一把拖住了。道。你那里好去。得街上人都逃光了。只有些小孩子。婦女逃不了的。縮在家裏哭泣。你去逃兵見了你。就要擄去。這那里使得。衣雲道。街上既然不能去。讓我到村上去打聽一回消息。可有甚麼辦法。縣裏怎麼不肯派兵下鄉。圍勦的呢。孀母道。這種世界。還有甚麼王法講。咧。你去打聽。須要小心。衣雲又到裏房去見了叔父。請了個安。便到村人張海泉家裏。那張海泉是捉魚的漁夫。每天要上福熙鎮賣魚的衣雲。便問他敗兵的事。海泉道。此番事情鬧得大。咧。殺人放火。鎮上還沒了結。不知要鬧到怎麼田地。衣雲道。究竟來多少人。海泉道。聽說是大幫。有到一

二百人甚麼快槍盒子炮都有。鄉董秦炳奎給他們擄了去。還沒有下落。南溟莊上趙肖虎死在水裏。還沒有撈到。不知怎樣一個結局呢。衣雲聽說嘖嘖嘆了一陣。回到自己家裏。忽見街上的地保阿金。火正同嫵母講話。講得起勁。衣雲便問他詳細。阿金火道：還是前天早上到的。有兩艘船一百多名敗兵。其實未必都是敗兵。中間有許多光蛋流氓地痞土棍。同地方上游手好閑的人勾通了。到鎮上來騷擾。一到就把鄉董秦炳奎架去作爲要挾。如果地方上有人報縣請兵下鄉兜拿他們。便要把炳奎開刀。這樣一來市上有那一個人再敢報信給縣裏。一日去報了訊縣裏。派兵下鄉土匪當真把炳奎槍斃了。那報信的人還擔當得起這個責任嗎。所以他們一批土匪一到市上。便用這件計策穩住了來兵。一方面在鎮上逐家洗劫。鎮上全劫到了。再往四鄉南溟莊的趙肖虎一見匪到。聽得劈劈拍拍的槍聲。嚇昏了。逃到橋面上。猛向南溟塘中跳下。這時候各逃各的性命有誰敢跳下水去救援。因此趙肖虎的屍身便不知去向。趙肖虎一死。莊上就沒有人有主張出首。同匪首談判。匪首搶劫了幾家人家。搶不到許多錢。發狠起來。便把趙肖虎的房屋燒得精光。還害了四鄉隣房屋也都燒得一片焦。

土現在福熙鎮上秦炳奎的哥子秦炳剛出面同匪首談判匪首討價一萬塊錢不拿
出一萬塊非但把秦炳奎槍斃還要焚燒秦炳奎的房屋秦炳剛現在已答應二千塊
錢匪首限他半天工夫內交出一壁用煤油抹在秦家門上一壁吩咐三四個嘍囉手
執火把等守在門口如果太陽落山不交出二千塊錢立刻放火焚燒所以秦炳剛這
時候急得屁滾尿流四處托人在外面寫捐限時限刻要湊集二千塊錢這里幸虧得
沒有來驚擾炳剛吩咐要這里沈老爺多捐幾塊錢衣雲聽說道照例呢我們這里事
不干已但是患難相援也在情理之中既然這樣待我同叔父商量了再回復你阿金
火道費心要快些時光已經不早了太陽不等我們的衣雲便到房中同叔父商量了
一下叔父只肯出五十塊錢衣雲再三相勸了拿出一百塊錢給阿金火阿金火也不
敢空爭攬攔時間拿了錢匆匆地到別一家去了衣雲驚心未定直到晚上海泉來說
聽得那土匪開了一排槍開船了衣雲才始放心第二天到街上吃茶茶館裏人紛紛
講着土匪的事說鄉董秦炳奎至今還沒有下落生死未卜趙肖虎的屍身現在總算
已經撈到鄉隣人家趕往上海去叫他女兒回來收殮了原來肖虎的女兒便是汪綺

雲的夫人醒獅女士衣雲聽說驚嘆了一回當下南溟莊上有個鄉下老者說土匪到
的當兒莊上正在做草台戲土匪還很寫意的看戲化十千銅錢要求台上跳個加官
發發利市可笑不可笑衣雲聽說也不覺笑了起來這時秦炳剛大踏步的跨進茶館
來見了沈衣雲免不得招呼一聲衣雲問他一百塊錢收到沒有炳奎說收到的了但
是那瘟強盜拿了一千塊錢去依然不放我們炳奎回來你道笑話不笑話衣雲道也
許今天要放回來你發急也沒有用的炳剛只是坐立不安嘆氣頻頻既而又道昨天
虧得我不怕強盜出面同他們講和否則各鄉各村却要給他們殺得個鷄犬不留咧
旁邊坐的一人插口道可不是啊我同炳剛兄都不怕強盜別人逃得個無影無蹤我
同炳剛兄不逃非但不逃還敢出頭露面同他們講價錢打發他們走路我們的膽子
總算大的了有誰及得來我們呢這時闔茶館的人都嘖嘖稱賞他們膽大……忽
然之間又聽得一陣槍聲一陣喊吶開茶館的丁全提着水壺走到街上一望回進茶
館來說聲不好強盜又來了丟掉水壺便逃茶館店裏的人也一閃的奔逃有丟掉鞋
子的有拋了烟管的一個個逃得無影無蹤衣雲那時也逃到隔壁燕子窠裏坐在烟

榻上按納住驚心聽消息好久一回只沒有動靜望見烟榻上面對面睡着抽烟的人却一點不驚慌他們只管抽他們的烟榻上烟霧瀰漫兩個人的頭髮湊在一起只隔開二三寸虱子在頭髮尖上大跑馬跳浜他們只把烟杆子繞着烏烟湊到烟燈上燒得乾黃了裝上斗門噉噉的吸吸了一回放下烟槍喝口熱茶那烟館夥計擷着風爐擷得爐炭緋紅壺子口裏熱氣直冲像火車龍頭一般然後提着壺子一處處烟榻上冲茶冲到衣雲坐的那里問道你可要挑一錢香嗎衣雲道我不吸烟的我在那邊茶館裏喝茶聽得說強盜又來了逃到這里來避一避夥計道哦強盜那里會得再來正說時外邊走進一個衣衫襤褸束條青布圍裙的人來說道賊出關門這時候官兵才來有甚麼用呢倒還要開槍嚇鄉下人唉！這種官兵只好嚇嚇鄉下人的了衣雲才明白剛纔的槍聲是官兵放的放下驚心正待走出燕子窠忽見那人一隻手縮進袖子管裏縮到胸前肚子一收圍裙底上掉出一件東西來毛茸茸的正是一隻大雄鷄那人把鷄頭對鷄膀裏一塞鷄便立在地上一聲不叫好像睡鶴又好像宿鷺夥計便道老虎你這棵菜那里挑來的（鄉下偷鷄叫挑菜）老虎道大叔放心兔子

弗吃家邊草。這棵菜來路遠。咧快點換黑飯給我吃吧。夥計把雄鷄提了一提說要換多少兩攤可好（五分一攤兩攤一錢）老虎道這隻鷄只換兩攤少一點吧。夥計道多就不要請你拿去。老虎已橫下榻上。眼淚直淌的說道。算數就是兩攤。夥計一壁將鷄提進裏面。一壁從屜子裏拿出兩竹箬托着的烟。送到老虎面前。老虎手中裝烟嘴裏嘆着氣道。真不容易。這棵菜挑他足足費掉半天工夫。咧對面睡的一人道。老虎你怎樣挑法的。老虎道挑法各有不同。人家用米我米也用不起。只用燈草剪細了。好像一粒粒的白米。我把他浸在火酒裏。浸七次。晒七次。然後含幾十粒在口中。走到人家場角上。見有一羣羣的鷄。我便噴出口中酒浸的燈草。鷄認作是白米。大家爭來啄食。不論怎樣大的鷄。吃下十粒頭昏得不能走路。那時候我伸手握住鷄頸。塞在布圍裙裏面。把袴帶扣住鷄頭。萬無一失。最多我身上帶過七隻鷄。趕十里路沒有失過。風你道我本領大不大。那人道這回子你怎麼偷一隻鷄。要費半天工夫呢。老虎道你不知道。咧剛才我經過南溟莊。見有個老太太在場角上播糶。我見她背後有一隻雄鷄十分肥大。我便噴出嘴裏含的十多粒燈草米來。那瘟雞啄食了。忽然抄到那老太太的面。

前去了。使我急切不得下手。好不容易。我想出一個急法子。奔到那隻鷄面前。假作一失脚。跌下一交。乘勢將那隻鷄塞進圍裙裏。把鷄頭扣住了。然後走路。總算沒有給那播糲的老太太看破。那人聽說笑了一臉。老虎便把手中烟杆子上繞成乾枯的烟。裝到烟斗上去。捏了一回。又把烟杆子通了個眼子。湊上烟燈。抽去衣雲。聽得有味。直至老虎抽完一筒烟。才始踱出烟館。仍走到丁全茶館裏。呷茶。秦炳剛依然在那里。同南溟莊上一位老者講話。炳剛說。明天不放我們。炳奎回家。我要趕上強盜。同他們講理性。去。老者道。強盜沒有甚麼理性。好講我看。還是領着官兵趕上前去。他們也許還在甘露一帶。能彀打劫回來。天大的福氣。炳奎道。莫說官兵不敢趕上。便是趕將上去。那里劫得回來。觸怒了他們。炳奎的性命。反而要不保。老者道。那就沒有辦法。再等一天。看他如何。炳剛蹙着眉頭。嘆了口氣。老者又道。總之也是我們地方上的災難。百姓不敬了。神道菩薩。神道菩薩。發起火來。作罰我們百姓。受災受難。不信你。但看我們南溟莊上做戲。沒有請了城隍神看戲。就害殺了趙肖虎。炳剛道。你的話不錯。做戲怎麼好不請城隍神看。不請就是大不敬。趙肖虎活該受罪。不能怨別人的。你是個莊主。一莊一

主莫怪城隍神要責罰他使他弗落好死便是我們這里等我弟弟回來了也要請草臺班做他兩臺戲咧地方上人爲保太平起見多少耗費他們幾個錢他們總也情願的老者道那個自然做戲是保佑一方太平他們怎敢不出……正說到這里一艘捉魚船泊到岸頭一個漁翁急得一頭一臉的汗珠捧着一頂箬笠走進茶館來氣急敗壞的告訴秦炳剛道不得了澄湖口泥灘上面發見一個屍首只穿一身白布衫袴肥胖的身體好像一個種田漢子快請這里鄉董看去炳剛冷冷的道鄉董還沒有着落咧死甚麼人呢死人也揀着這樣忙的日子死死得太沒有道理了那漁翁道也許從那里余來的浮屍現在奎爺不在府上請剛爺陪地保去看一看再報官相驗炳剛只冷冷的點了點頭闔茶館的人聽得這個消息都圍攏來問那漁翁怎麼發見的漁翁說我在水灘邊張網忽見草裏一隻人脚露在外面認作有人在這里掘黃蟻我喊了幾聲不見答應泊到岸邊用魚竿點了一點一動也不動才知是個死屍特地趕來報告……那時候即有人去通知了地保阿金火阿金火便催炳剛看去炳剛冷冷的道死已死的了待我呷盃茶去正好呢發什麼急了全聽說走來沖了沖開水炳剛咕咕

地連呷了兩盃茶然後跟着漁翁地保跳上小船漁翁划着槳一路向澄湖進發衣雲這時往街上找到舟子阿福吩咐他跟着漁舟一路回去好在澄湖是衣雲回家必由之路當下阿福撐開船趕上漁舟一路搖到澄湖口漁舟便泊近泥灘邊去炳剛望見草堆裏當真一個屍首背向着天穿着一身白布衫袴脚上白竹布的襪子腦後拖着髮辮地保阿金火道不見得像種田人種田人不穿襪子的也許是昨天的強盜從這邊經過溺死了拋棄在這邊的炳剛道死已死了不怕他強盜不強盜你們快去把屍身翻轉來認一認面孔究竟是誰地保跨上了岸不敢把屍身翻轉還是漁翁胆大拉住了屍身肩架要想翻轉只翻不轉一望那屍首的兩隻手還拉着兩把青草漁翁放了手道這個屍首拋到這裏時一定還沒有死咧拋到這裏之後才斷氣的否則他怎會拉住兩手青草呢炳剛坐在船沿上說你別管他翻轉身來再說漁翁很命的把屍身一翻地保便擠着眼睛一望道啊喲！是奎爺怎麼奎爺會得死在這里的呢炳剛聽說奔上岸去望了一眼豪淘大哭道我的弟弟啊你怎會得死在這里的呢你死得好苦呵……當下地保同漁翁勸住了炳剛把屍身上略略驗了一驗一塊青一塊紫

都是傷痕地保道這一定是給瘟強盜打傷了拋到岸上來的拋上岸時還沒有死後來掙扎不住吃不起苦便死在這裡現在哭也沒用趕緊報官相驗一面派官兵去捉拿強盜報仇炳剛聽說才始收了眼淚吩咐漁翁同地保看守屍首自己走回福熙鎮去沈衣雲在自己船艙裏看得清楚驚嘆了一番也就吩咐阿福開船自回家中告知叔父嬸母嘖嘖嘖嘆着道這種世界鄉下地方那里還好安居咧此番土匪鬧事要算鬧得最大的了……第二天縣裏免不了派員下鄉驗屍一面嚴緝匪類派警兜拿秦炳剛哭哭啼啼收殮了炳奎的屍首不到幾天縣裏便派秦炳剛接充鄉董秦炳剛一做鄉董便如虎添翼似的好不威風上馬第一件保衛鄉里的事就是演劇酬神各村各莊挨門逐戶捐到百十千文請江湖班子到來在麥田裏搭起戲台擇日演劇一到演劇的那天真萬萬空巷把小小一座福熙鎮擠得水洩不通只因這一番又鬧出人命來了正是

庸人擾攘原多事

浪子顛狂亦可嗔

不知鬧出甚麼人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深入不毛狂蜂侵肉體 善和人命惡董解冤家

三月初十那天的早上太陽還沒有升到樹巔福熙鎮上已是人聲喧騰擠得推着背心走路附近各村各莊男男女女頭蓬赤脚提着籃帶着秤背後跟着狗子上街買小菜留看戲的親眷吃飯算得一樁正經直要鬧到貓兒眼睛橄欖形各人拖着大魚肥肉肚子猪肺茭白豆芽一籃一籃回轉家中手忙脚亂的收拾一番一樣一樣烹調起來那時候新嫁的女兒領着她丈夫搖着船捧着一盤青糰子一盤白糰子回轉娘家丈姆娘見了女婿快活得眼睛合了縫招呼着呷茶吃飯這是老例每逢鄉間做戲總是這樣子的那鎮上的戲場裏呢一隻板木搭成的戲台面朝着南搭在人家麥田裏這時候的麥穗已經很大種的人費下半年心血因爲演劇酬神是替公衆保太平不敢不犧牲戲台左右搭下兩座看台台上排列着三四排長檣戲台的對面搭一間木屋留給鎮上土地廟裏的土地公公看戲坐的做戲的班子叫做鴻福堂他們專走江湖演員可也不少老老少少有三四十人一清早便將船上的行頭箱擔運到後台先將台上蓬帳張上左出右入的門帘挂起桌圍椅披一切佈置好了演員絡繹

走上後台慢條廝理的化起裝來那兩旁的看台上面每個位置賣銅元二百文一條長凳要作四個坐位那搭看台的又怕坐的人不多特地將戲台面前一區麥田裏辱着齊脚髁骨的水使衣冠楚楚的人不能夠站立在台前非得坐他們看台不行那種田人呢本來是泥腿赤脚赤慣的站在當台一雙飛毛腿陷到泥漿裏二三尺深不在他們心上一到太陽正中場子裏人頭擠擠插足不下兩旁看台上的人也擠軋得不能坐下像上海珍電車的乘客一般站着拉住看台上面的一根橫木各人仰起頸子望戲台上看戲台上還沒有開鑼台下小孩子們哭喊的聲音已慘不忍聞也有軋掉鞋子帽子也有擠傷手脚爺娘自己看戲要緊不肯抱將回去依然拖着攜着站在泥漿裏看那戲場裏面賣小吃東西的攤子扯起蓬帳排列得像軍營一般還有掙在手中叫賣的玩具風轉轉地簧簧搖糖鼓泥田鷄甚麼東西都有一片叫囂喧鬧的聲音浪震得人頭疼腦脹一回子台上鑼鼓喧天開場了台下許多重要看客鄉董鄉宦地保經書南貨店老闆水果行小開一個個喜形于色的參預盛典絡繹走上看台坐在前排更有許多眷屬打扮得花團錦簇也扭扭捏捏的坐在後一排一衆看客見了都

汗毛凜凜不敢近他們的身。他們坐下之後，也有手中搖扇子，也有口中嚼甘蔗，一刻不停。直要等到台上開場過後，跳出加官來台下，幾千百隻眼睛的視線都集中到加官的虎臉子上去。眼見加官一張似笑還顰的臉子，認爲奇觀。大家仰着頸子也一樣似笑還顰的望着台上。跳罷加官大八仙出場那時候，戲班子裏的領班的手中托了水牌，筆硯同一個戲名的摺子走下台來，找到看台上坐着的鄉董秦炳剛，陪着笑臉要炳剛點戲。炳剛怎肯不充內行，執了一枝筆，就在那個戲名摺子上點了幾齣。老生戲大面戲甚麼天水關、桑園寄子、黑風帕之類，又點了幾齣花旦戲、武生戲甚麼翠屏山、長板坡之類，外加幾齣小戲、蕩湖船、呆大做親之類。領班的一一遵命回到台上，依次開演不多時，接演正劇場子裏的看客越擠越多。也有各村各莊的財主到了，買弄有錢化四十個銅元跳個加官台上，不得不立時停了正戲，跳出加官來對着一塊牙笏上寫的阿土生、阿木林名字拜上三拜，才始進去演到正中看客忽聽得場子裏起了一陣呼么喝六的喧聲，有五六個小夥子把土地廟裏的土地公公請了來安置，牠在對面木屋裏算請牠看戲的那時台上又不免跳了一個義務加官……秦炳剛坐

在。看。台。上。看。得。興。發。對。旁。邊。坐。的。水。果。行。小。開。丁。幼。亭。說。道。幼。亭。你。看。我。點。的。戲。都。是。重。頭。這。一。齣。牧。羊。卷。唱。了。有。半。個。鐘。頭。了。唱。得。多。麼。入。調。丁。幼。亭。這。時。正。同。旁。邊。站。着。的。一。個。婦。人。做。迷。眼。沒。有。見。到。台。上。做。甚。麼。戲。含。糊。答。應。了。一。聲。是。那。旁。邊。站。着。的。婦。人。是。誰。呢。便。是。鎮。上。開。魚。行。的。老。閩。娘。娘。三。十。來。歲。年。紀。生。得。十。分。風。騷。身。上。穿。一。件。紡。綢。外。衫。罩。一。件。花。緞。單。馬。甲。梳。個。光。光。滑。滑。的。風。涼。頭。面。上。好。像。撲。的。粉。汗。淋。着。一。塊。白。一。塊。紅。頸。子。裏。彷彿。煮。熟。藕。一。般。丁。幼。亭。已。是。三。十。來。歲。的。人。生。得。一。臉。細。白。麻。子。當。下。對。那。婦。人。丟。了。幾。個。迷。眼。那。婦。人。看。戲。看。得。出。神。也。不。來。理。睬。幼。亭。幼。亭。見。那。婦。人。伸。起。兩。隻。手。臂。吊。住。了。台。上。橫。木。腋。下。幾。個。鈕。扣。湊。近。在。自。己。手。邊。當。卽。伸。手。替。她。一。齊。解。鬆。了。那。婦。人。還。沒。有。覺。得。幼。亭。又。把。她。紡。綢。外。衫。的。鈕。子。也。解。鬆。了。好。幾。粒。背。後。忽。地。吹。過。一。陣。風。來。吹。起。那。婦。人。的。衣。裙。誰。知。裏。面。小。短。衫。都。沒。有。穿。登。時。露。出。雪。白。的。肚。皮。和。兩。隻。顫。巍巍。的。乳。峯。台。下。看。客。望。着。一。陣。的。拍。手。那。婦。人。覺。得。了。也。不。問。誰。解。的。一。頓。臭。罵。秦。炳。剛。聽。得。火。發。起。來。伸。手。把。她。兩。記。耳。括。子。打。得。粉。臉。上。五。隻。指。頭。印。那。婦。人。哭。哭。啼。啼。走。下。台。去。回。到。家。裏。告。知。她。的。丈。夫。魚。行。老。閩。她。丈。夫。知。道。

是鄉董打的怎敢問訊。翻把那婦人夾頭夾面打個半死。那婦人也無處申冤。這里丁幼亭呢？一不做二不休。在看台上一時吊不着膀子。索性走下看台來。在看台的後面抄來抄去。尋野食不多。幾時竟給他找到一個婦人。那婦人是他以前的老姘頭。年紀只有二十三。四。現在已嫁給鎮上肉店老闆做填房。正懷着八九個月身孕。挺着一個大肚子。一隻腳站在欄看台的檯頭上。一隻腳宕在空中。兩隻手臂吊住了看台的橫木。正看得出神。幼亭挨近她身邊。偷偷地捏了她一把小膀。那婦人跳下檯頭來。把幼亭推了一交。還指指戳戳的數說。引得看客人人注意。幼亭一溜烟走了。心中十分懷恨。走到一棵楊樹旁邊。在楊樹上捉了一個蜜蜂。又挨到那婦人近身。把一個蜜蜂對準她的大袴。腳管放了進去。那婦人回轉頭來一望。見是丁幼亭。正想跳下檯來。猛覺得大腿上一陣刺痛。心一慌。手一鬆。一個鷓子翻身向後。便倒跌在麥田裏。跌得划手划脚。掙扎不起。這當兒。那袴腳管裏的蜜蜂越鑽越進。竟毫不客氣的孤軍深入。漸漸到了不毛之地。在小肚子上亂咬亂蠶。那婦人痛澈心脾。只管將身體在地上滾來滾去。口中狂呼着救命。登時引起了許多好奇的看客。一窠蜂圍上來。觀看其中有認識

那婦人的往四處找到她丈夫張和卿告知情形張和卿飛奔而來不問情由把她抱了回家這里丁幼亭使了這個毒計心中非常得意依然抄來抄去找女人尋開心誰知冤家狹路相逢肉店老闆張和卿已知道情形帶領四五個殺豬司務趕到戲場裏來找尋丁幼亭幼亭從和卿擦肩走過給幼亭一把扭住也不問情由只喝一聲你好！打！打！四五個殺豬司務拔出飛毛的拳頭照準幼亭眼裏背心上一陣亂打打得幼亭伏在地上氣都透不轉來和卿眼見幼亭已夠受的了呼嘯一聲四散奔逃。看客這時都圍攏來看相打見有人打倒在地認做已死忙去告訴鄉董鄉董剛走來一望見是丁幼亭摸摸他額角上並不冰冷知道沒有斷氣吩咐兩個人抬回他水。果行裏就是幼亭回到家中一縷痴魂悠悠地醒來覺得喉嚨口一陣腥臭登時嘔得滿地的血塊幼亭的爺月亭眼見兒子受了傷急得手足失措一壁吩咐大兒子福亭雇隻快船送幼亭到蘇州閱家醫傷一壁叫地保阿金火到來告知他情形叫他到肉店裏捉張和卿阿金火趕到肉店里不見張和卿又到他家裏只見和卿的妻子躺在。床上捧着大肚子叫苦問起和卿說不知那里去了阿金火料想他總在戲場裏又趕。

到戲場裏找尋。那里有他影踪。這時太陽已經落山。戲台上蕩湖船也。已做完。台下看客紛紛的散去。一陣擠軋。小孩子踏傷了。三四個女人頭上的銀押髮。銀耳環。搶去了。不知多少。還有那些風流自賞的毛頭小夥子。趁擠軋的當兒。扯到不少大小姐的花肚兜。當作寶貝。一般藏着被搶的大小姐。各人捧着胸口。排紅着臉。一路走。一路罵人。秦炳剛看罷戲。走到街上。正想回轉安樂村家中。忽見地保阿金火。走來報告。張和卿打傷了幼亭的情形。炳剛說。今天我看戲看得倦了。幼亭既然送到蘇州醫傷去。等他回來。再說罷。地保阿金火。只得把炳剛的話。回覆月亭。月亭也無可如何。悶悶不樂的。坐在水果行裏。嘆氣。直到晚上。吃過夜飯。獨自走上攔樓。睡去。這攔樓。沿着河埠。月亭睡到半夜裏。忽聽得河埠有船泊近。攔樓猜到是兒子幼亭醫傷回來。了一壁想。一壁披衣起床。猛聽得樓下當真有人敲門。月亭走下樓來。開了門。揉着老眼問道。可是幼亭。回來了。只見福亭走進店堂。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爹爹。弟弟過世了。船搖到蠡口。就斷氣的。月亭聽說。哭得老淚滂沱。昏了過去。福亭同店裏一個夥計。扶着月亭。躺在樓下一張榻上。救蘇甦了。安慰了一番。月亭道。此番張家的肉鋪子。總保不成了。這麼

大的人命還當了得。福兒你快到安樂村叫鄉董去。福亭道：「此刻已過半夜，鄉董那里肯管事？我們還是不聲不響，只作弟弟沒有死。明天把張和卿騙到船上，鎖他在死人脚上，再同他講人命。」月亭道：「這個計策也好。你去船上看好了。」幼亭的屍首此番不替幼亭申冤，沒有日子的了。」福亭道：「弟弟的屍首有兩個，搖船人看守着，我不消去看得我同爹爹。打算明天同和卿怎樣辦交涉。」月亭付了一付道：「和卿闖下這樣大的禍事，照例是要撬門檻抵命的，就是不辦，准當他失手誤傷起碼也要辦個長監。或者二十年二十年不見太陽的面，真非通小可。」咧福亭說道：「爹爹的話不錯，但是我想如果一經了官，弟弟的氣當真出的了。我們活人到底沒有好處，非但沒有好處，還須衙門前一切使費。我們從那里來這筆錢呢？」照我意思，弟弟死已死的了，出氣不出氣，死入肚裏那里得知我看還是講實惠不同他見官。同他私和敲他幾千塊錢竹槓。這一來我們活人受用一點。爹爹你道對不對？」月亭默然不答，吸了一回旱烟，才說道：「你的計算好，是好的。只怕張和卿拿不出錢。我曉得他內囊裏空虛得很。那里來這筆錢呢？」福亭道：「他犯下法要活性命，不怕他不典家堂賣土地，湊出一二千塊錢來。我們得了他一二

千塊錢。草草殮葬了。弟弟做生意。一活動。咧。月亭面上。現出喜悅的神情。來。好像一到天明。便有二千銀子進門。自己便是一個富翁。福亭也。快活着。等天亮。月亭又道。只是我們用怎樣一個方法。去騙和卿。到這裏來呢。怕不容易吧。福亭道。明天我們叫地保。阿金。火來。只推說。幼亭醫傷。回來了。不要和卿。分文醫傷費。只消他親自前來。向幼亭陪個罪。就算了事。和卿聽得。不出費用。可以了事。怕他不情。情願願的。趕來。月亭聽說稱贊着。道。這個方法很好。他一定上我們。這個當的。只消他一到我們。這裏。不怕他飛上天去……正說着。忽聽得一聲聲的。雄鷄叫。將起來。月亭一刻歡喜。一刻不多幾時。東天放光。街上雞鳴。犬吠。漸漸熱鬧。月亭催着福亭道。福兒。你趁早去找地保。阿金。火。晏了消息。洩漏了。張和卿要逃走的。你快去找。到阿金。火。同他到這裏來。我來吩咐。他說去。福卿答應了一聲。披件夾背心。急急忙忙。正侍開門。忽聽得門上。砰砰敲得。震天價響。福亭開出大門。一望。登時呆住了一聲。不響。月亭鑽出頭來。一探。只見敲門的兩人。正是地保。阿金。火。同。凶手張和卿。張和卿將福亭。一把。一個扯住了。說道。你們幼亭呢。我找你們幼亭。他鬧出人命來了。要他贖命。福亭。月亭聽得呆了。只道。

甚麼。甚麼。你要找他償命。償誰的命呢。和卿道：你們不相信我同你們瞧去說着拉了便走。一路逕到和卿家裏。月亭福亭一眼瞥見靠壁一張床上兩條被褥上都是血漬。和卿的妻子直挺挺淌在血泊中。面色慘白。氣息全無。登時嚇得目瞪口呆。索索的發起抖來。地保阿金火在旁插嘴道：月亭你的兒子回來沒有。醫傷不醫傷。假的現在和卿的妻子死得這樣悲慘。是真的。這是人命攸關到底怎樣一個辦法呢。月亭期期艾艾的道：她……她怎樣會得死的呢。阿金火道：他妻子懷着身孕。本來已經十月滿足。昨天給你們幼亭把蜜蜂塞進她袴腳管裏。害她跌了一交。跌傷了胎氣。只一夜工夫便死去了。現在和卿要幼亭償命。你怎麼說。月亭氣急敗壞的道：哎喲！和卿。你要我兒子償還你家小的命。我請你先償還了我兒子的命。再說地保阿金火驚得伸着舌。子道：甚麼話。你兒子幼亭難道也死了不成。月亭道：死沒有死。額角冷的了。老實告訴你們吧。還是昨天死在蠡口地方的咧。屍首如今擱在船裏。不信我領你們看去。地保阿金火搖頭咂舌道：不得了。不得了。兩條性命都已送掉。你們大家不用爭吧。和卿道：我仍舊要他償命。幼亭只有一條性命。我妻子兩條性命。咧說着便在床底拖出一隻。

紅漆浴桶來裏面躺着一個死小孩還是男咧月亭同福亭登時面面相覷開口不得地保驚定了說道這事鬧大了我看你們也不必空爭到茶館裏叫剛爺出來講吧說着便同月亭福亭和卿一起到了全茶館呷茶另外差人到安樂村叫炳剛到來炳剛得到這個消息驚出意外趕到福熙鎮來勘察一過眼見做了一台保太平的戲已傷害了三條性命自己再說不過去便吩咐地保叫鴻福堂領班的立地拆了冷台一壁穩住了和卿月亭叫他們不要張揚出去給縣裏知道了不是耍子暗中又對月亭說道這件事實在你們幼亭啓的覺無端尋和卿家小的開心害得和卿家小同小孩子死得這樣悲慘真是罪惡滔天活該受罪便是他此番不死也要給天打死的了現在你不必多吵吧月亭聽說也不再爭執炳剛又對和卿說道你雖多傷一條性命究竟不是幼亭親手打死的幼亭的死簡直死在你手下你還要多響則甚現在彼此不許說誰害死誰的屍首各人自買棺材自殮另外各拿出二十塊錢打一壇太平公醮消消晦氣便算了事雙方聽得當真依了炳剛的話各人出了二十塊錢請道士來打下壇公醮總算太平無事事後有人傳說和卿妻子的死實在給和卿自己弄死的和

卿怎樣弄死自己妻子的呢。其中也有一番情形。當朱氏給幼亭用蜜蜂塞進了袴管。跌了一交之後。回到家裏。胎氣果然動了。肚子從黃昏痛起。直痛到半夜。凡胎只不肯下。那守生的王老娘一隻手伸進子宮裏。摸了摸。只對和卿搖頭說。小孩子顛倒在肚皮裏。急切不得下地。和卿道。那麼怎樣弄法呢。王老娘說。沒有法想。再等一回。看他可要回轉身體。和卿抱住朱氏的腰。等到一刻鐘光景。只見朱氏痛得幾次昏了過去。好生不忍。便放下朱氏。叫守生的王老娘扶持着王老娘。又等了一回。摸摸小孩子依然如故。產母那時一陣痛。一陣吃不消了。王老娘放下產母。拉着和卿出房。同和卿商量道。你家小這回生產。凶多吉少。小孩子兩隻小腳撐住在肚子裏。萬難下地。除非要用秤鈎勾住了小孩子的身體。再把小刀伸進肚子一塊一塊的割下來。才能夠保全產母的性命。和卿聽說搖頭不依。說不能不能。我已四十開外的人了。死掉前妻。因為沒有兒子。才娶下這房家小。現在好容易有了這個兒子。怎捨得一塊一塊的割呢。割了不是。就不能活命嗎。這那里使得。王老娘笑道。你不捨得割。結果一定要弄得兩敗俱傷。連產母的性命都不能保。和卿這時急得沒有主意。眼見產母聲聲慘叫。不時痛得。

昏。去。醒。來。性。命。當。真。就。在。眼。前。想。到。產。母。一。死。肚。皮。裏。的。小。孩。子。也。不。能。活。命。怎。生。是。好。呢。當。下。急。得。額。角。上。的。汗。珠。像。陣。雨。一。般。流。下。拉。着。王。老。娘。的。手。道。怎。樣。呢。怎。樣。呢。王。老。娘。冷。冷。的。道。我。原。說。不。割。不。會。下。地。你。急。也。是。白。急。了。的。和。卿。望。子。心。切。想。到。自。己。這。麼。年。紀。多。少。有。些。家。私。沒。有。兒。子。總。不。是。事。自。己。族。分。裏。雖。有。好。幾。個。姪。子。怎。奈。沒。有。一。個。同。我。和。睦。的。當。初。我。續。娶。這。個。朱。氏。他。們。一。個。個。都。譏。笑。我。不。會。養。兒。子。現。在。幸。虧。得。我。爭。氣。不。到。二。年。家。小。就。有。了。胎。那。麼。我。怎。捨。得。把。小。孩。子。弄。死。呢。弄。死。了。不。是。仍。舊。要。給。他。們。譏。笑。的。麼。想。到。這。里。抵。死。不。讓。王。老。娘。動。手。王。老。娘。對。產。母。望。了。一。眼。又。對。和。卿。說。道。和。卿。我。看。你。家。小。神。氣。不。好。呢。再。痛。幾。陣。怕。吃。不。消。了。和。卿。走。到。床。前。伸。手。摸。摸。家。小。額。上。漸。漸。冰。冷。鼻。子。裏。出。的。氣。多。入。的。氣。少。眼。見。將。要。不。濟。事。了。和。卿。急。得。眼。淚。直。流。只。道。好。婆。好。婆。要。保。全。小。孩。可。有。別。的。法。子。王。老。娘。道。要。保。全。小。孩。總。難。的。了。除。非。要。割。開。產。母。的。子。宮。大。開。門。用。手。硬。挖。出。來。和。卿。道。那。是。產。母。性。命。要。不。保。的。啊。王。老。娘。道。這。個。當。然。產。母。便。是。不。割。子。宮。像。現。在。這。個。樣。子。怕。也。不。久。的。了。和。卿。雖。則。心。裏。不。忍。眼。看。家。小。一。刻。不。能。支。持。一。刻。眼。睛。插。到。頭。頂。裏。雙。眉。緊。蹙。額。

上冷汗盈盈口中牙齒格格抖個不住心中不由得想到妻子死了好續娶的大不了化二三百塊洋錢兒子死了以後未必拿得穩會生養既然兩硬必有一傷還是保留了兒子損傷了家小吧打定主意便毅然決然的對王老娘說道好婆我看這個小兒大概命宮裏和娘冲尅的所以未出娘胎就要做吃娘鳥把娘吃掉他娘呢既然碰到這個吃娘的小兒便是死在陰司裏也不能怪我我替她留隻芽兒在世界上總是不錯的你道對不對我現在打定主見保小不保大請你王好婆替我保了小的立刻用刀割吧王老娘道你答應了我就好辦只是動手割也不好馬馬虎虎割的我割了怕你事後懊悔起來要我償命到那時候口說無憑我不是上了你的當嗎和卿急得蹬着脚道好婆依你說怎樣呢王老娘道依我說必定要立下天明文書你劃個十字我才好動手和卿道怎麼叫做天明文書呢王老娘說就是死活文書假使死了各歸天命不干我事那些老話和卿道我字也識不多幾個叫我怎會得捏筆寫呢王老娘道你不會寫我家裏寫現成的有你向我媳婦取去取了來填上姓名劃個十字就算數的了和卿聽說連忙奔到隔壁王老娘家裏叫起她的孤孀媳婦來向她要一張寫現

成的天命文書媳婦走起床來往婆婆房裏找了好久一回找到一張花鼓柬寫的天命文書授給和卿說道她老人家只就在去年冬裏托人寫下一大疊天命文書到現在只用賸一張了你趕緊拿去吧你家嫂子年紀還不大用到天命文書凶多吉少了可惜可惜和卿接在手裏望了一眼只見寫着兩行半連真帶草的字也不懂說的甚麼話拿了便要想走王老娘的媳婦忽地拉住了和卿的手問道和卿你家婆死了還想討不想和卿道我這時候沒有心緒呢娶不娶要過後了再說王老娘媳婦將和卿的手緊緊捏了一把笑道明天我來望你我說話同你說咧和卿一撒手奔回自己家裏來見家小依然這樣不動不變連忙在屜子裏找到一枝破筆一段宿墨把破筆潤了些涎沫在宿墨上蘸了一蘸便抖抖的寫下一個姓名在文書上面劃上個十字交給王老娘王老娘摺疊着塞到袋子裏便吩咐和卿找一柄尖刀來和卿又走到自己肉店裏取了一柄雪白鋒利的尖刀授給王老娘王老娘接在手裏望了一眼又在鞋底上颼颼磨擦了一回然後默默地對產母祝告道張家好嫂子這是你丈夫的主意你死在陰間不好結怨我的啊……王好婆說到這里只見產母圓睜着雙眼對

自己望着登時嚇了一跳，便將尖刀授給和卿道：「你……你……你先下手在子宮口刺下一刀，我再來幫你動手，不是這樣，你家小死在陰司裏要討我老命的，和卿接刀在手，索索的抖顫，那里敢下手？」王老娘又催着道：「和卿要割就割，遲了小孩子要死在娘胎裏的，等到小孩子一死，割也沒用的了。」和卿聽說，咬緊牙關，走到床前，放出他殺豬的看家本領來，將手中尖刀，猛向家小子宮裏刺進，在四週捲了一捲，只聽家小慘叫一聲，喔唷！身子在床上掙扎不定。王老娘這時捧了一條棉被，罩在產婦上半身，吩咐和卿坐住胸口，別讓她掙扎和卿跳上床去，跨在家小身上一屁股坐住她的胸膛。王老娘捲起了袖子，奪過和卿手中的尖刀，沒命的在產婦下身亂割亂刺。登時血水像檐漏似的直淌，產母掙扎了一回，很淒厲的叫喚一聲道：「和卿！你好狠心！說着便直挺挺地死了過去。」王老娘割了一回，雙手伸進子宮裏，把胎胞捧了出來，說恭喜和卿還是個男寶，寶呢，和卿在旁看得清楚，見那孩子一哭不哭，氣息全無，知道已不濟事的了。登時氣得暈了過去，正是。

爲防濊雨傷雛鳳

無奈鋼刀斷藕絲

不知和卿怎樣。同王老娘交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寡婦見鰥夫推襟送抱 虔婆勾地痞定計拿奸

張和卿。暈過醒來時。只見死氣沉沉的房間裏。挺着慘白的一個女屍。女屍旁邊。外加緋紅的一個孩屍。王老娘早已逃走。和卿按定驚魂。想了一想到自己。有天命文書。在王老娘身邊。也奈何她不得。又想起自己家小這番難產的起。因實在爲了跌下一。交跌動了胎氣。否則決不致於送命。想到這裏。怒氣全移到了丁幼卿身上。只恨得丁幼卿。刺骨當下收拾收拾屍首。叫肉店裏一個夥計來看守了。自己便去找尋地保。金火向丁幼亭交涉。要了幼亭償命。誰知丁幼亭早已受傷身死。雙方可以算得如數合。訖和卿就此有氣沒出處。懊喪而罷。那鄉董秦炳剛。只憑兩片嘴唇皮。說得雙方都軟化了。非但不敢聲張。還拿出四十塊錢來打公醮。到了打公醮的一天。福熙鎮積善寺裏。又是十分熱鬧。大殿上設下醮壇。黃金燦爛的莊嚴。搭得天橋似的。正中懸挂三清神軸。兩旁懸挂四將神軸。遙望氣象森嚴。威靈顯赫。道士老的少的。有二十來個。穿着法衣。執着朝版禮懺的禮懺。敲鐃。鈸。吹簫。笛。弄樂器的。弄樂器。庭心裏看做法事的人。

擠得水洩不通。也有婦人抱着小孩一壁看一壁喂乳。也有頑皮小兒像獺獾一般蹲在鐵香爐上遙觀。一到晚上老法師做火司朝捏訣噴水步罡踏斗令牌碰得震天價響。法水噴得細雨濛濛十分認真做到半中法師道士手中各執了火把在天橋底下穿來穿去益發好看。究竟算甚麼一回事。除掉法師道士以外誰也莫明其妙。這時候鄉董鄉佐和市上一批稍有些身家的居民大家衣冠楚楚必恭必敬的走進醮壇跪在拜墩上輪流拜下四拜。磕個響頭然後退出醮壇。那庭心裏其他的閑人便沒有一拜的權利。要想效法時便給值壇的香火趕出壇去。說聲污穢莫入。要上千天怒的衆人就不敢強項。直到一深黃昏火司朝落壇。法師道士大家拱拱手說聲辛苦了。辛苦了。我們休息一下預備通疏頭大拜送散花解結……那時候看客依然不散。要聽道士通疏頭留心疏頭上可有自己名字。年紀月生可曾給道士寫錯假使寫錯了就要向道士爲難道士對於打公醮的一張疏頭萬分小心不敢有絲毫粗忽。其中有個老道士姓孫的年紀已六十來歲花白鬚子有四五寸長坐在一旁把一張禱黃紙寫的疏頭細細地在那里默誦一行一行的姓名年月甚麼陳小狗行年三十五歲四月十

八日丑時。建生張小貓行年五十二歲。六月十九日子時。建生默誦得舌敝唇焦。只不肯少休。這時候忽有個婦人闖進壇來。要找老道士說話。香火趕她出去。她只管吵鬧。老道士一眼瞥見。連忙打恭作揖的走到婦人面前。領婦人到庭心裏。向她謝罪。說王嫂嫂。你別動氣。醮壇裏不能胡鬧。是他們的規矩。你有甚麼話。明天同你講吧。今天我還要通疏頭。實在不能同你講話。那婦人面上現着不快活的神氣。冷冷的道。那麼明天我來看你。有事同你商量。老道士低下頭答應了。幾個是那婦人也就走出廟門去了。老道士回進醮壇。見大法師已登壇做法事了。做到半中。老法師伏在拜墩上一動不動。老道士捧着裱黃疏頭。走到大法師右首拜了一拜。便把疏頭從頭至尾的朗讀足足讀了一個鐘頭。讀得險些兒上氣不接下氣。幸虧得一個字沒有讀錯。庭心裏站着靜聽的人。總算沒有興問罪之師。老道士讀完疏頭。看客大家一闕而散。醮壇裏許多道士。見沒有看客了。也就沒精打采的。草草卒事。一壇太平公醮。就此結束。第二天早上。鄉董秦炳剛便把一張裱黃紙字的報銷單粘在丁全茶館裏。給衆人閱看。看的人可也不少。只沒有一個人教說不對的話。當下那姓孫的老道士也在丁全茶館裏。

呷茶正在一壁吸水烟一壁和人講話的當兒眼見昨天闖進醮壇的婦人又走到自己面前老道士陪笑道王嫂子昨天真對不起你那婦人扭着頸子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找老伯想替老伯討一筆借款這筆借款年數可也不少了還是我丈夫在日時候借給你的呢利金也一向沒有清過現在不瞞老伯說自從我丈夫過世之後婆婆在外邊收生也掙不到多少錢一家兩口度日很難所以這筆款子總得請老伯拔還才好……老道士聽說嚙了一口吐沫把水烟袋授給對面一人又捋了一捋鬚說道王嫂嫂這筆款子爲數算小不小算大不大可是往日承蒙嫂嫂一寬我就不知不覺的宕了下來現在嫂嫂一緊叫我那里拔得出來呢且等我舒服一點拔還嫂嫂這個要請嫂嫂原諒的了……那婦人聽說蹙着雙眉默然不響忽地有個小道士站在一旁無端撲哧笑了一聲這一笑不打緊登時引起了那婦人的疑猜立地放下孤孀臉伸手將道士的鬚子一把扯住了罵道你……你這麼大的年紀不該調戲我寡婦……老道士急辯道嫂嫂聽錯了話我何嘗調戲嫂嫂呢那婦人又伸出纖掌照準老道士臉上劈拍兩下打了個左右開弓說道你還說沒有調戲我咧你自己覺得自己

說的甚麼話有骨子沒骨子啊！你欠了我的錢多年不想還我向你討你還要閑話裏搭小銅錢尋我的開心天下世界那里來的這種情理……這時候闖茶館的人都圍攏來看熱鬧聽那婦人說出一番話大家一窠蜂的編派老道士不好老道士氣得鬚鬚直冲道青天在上面我何嘗調戲你孤孀我說的話實在出於無心這都是旁邊人不好有笑沒笑纏好纏歹人家規規矩矩的話給他一笑便纏到歪裏去了……這時候那小道士已不知去向了茶客見老道士年紀一把覺得可憐大家做好做歹把王寡婦勸出茶館那王寡婦一路笑着罵着走回家去原來這王寡婦就是收生的王老娘的媳婦尤氏在福熙鎮上算得一件尤物名氣早已壞了可是她還要裝出貞節的樣子來假意男人都都不瞧一眼其實她新近還勾搭上一個漢子就是我上回書裏說的張和卿張和卿自從家小死後墮下單身站在肉砧子上斬肉見了尤氏不免眉來眼去兩下調情尤氏上前買肉和卿格外便宜不計分量有時還送隻豬腳爪送副豬肚腸給尤氏尤氏非常感激晚上有空的當兒尤氏不時蹺到和卿家裏來說說講講安慰着和卿和卿眼見尤氏年紀只不過三十來歲雖屬田家出身皮膚却還生得

白淨不過一隻右眼皮稍微有點吊起粗看一時看不出來說話流利口齒清爽尤其是彷彿銅絲穿的一個頸子走路時候扭來扭去十分風騷……當時怨女曠夫敝在一起未免有情有一天尤氏吃飽飯盪到和卿家中來和卿悶悶不樂的坐在椅子裏打盹檯子上點一盞半明不滅的美孚油燈許多麥蛾繞着燈泡亂撲檯上已死了十來個麥蛾飛來飛去的還是不少尤氏輕着脚步走近和卿身畔和卿只管呼呼地打昏一隻臂膀撐在檯上口中的涎沫點點滴滴直流到袖子管裏尤氏見了格格格格笑了一陣往灶下找到一顆麥穗折一根麥穗上的長鬚尖着兩指偷偷地塞進和卿鼻子管中和卿在睡夢裏覺得微微酸癢連打了兩個噴嚏醒了轉來揉着睡眼對尤氏望了一眼道王嫂嫂你幾時來的呀尤氏抿着嘴笑了一陣道我才來這里你鼻子管裏覺得痛呢癢和卿才知道她在那里惡作劇打趣她道我也不覺得痛不覺得癢只好像酸溜溜溜地有甚麼東西鑽出來似的尤氏聽說橫着水汪汪的眼波對和卿一瞟道人家規矩矩同你說你總是纏好纏歹你再說看我不搯你的大腿和卿笑道嘴說說有甚麼要緊尤氏啐了一口道不容你瞎嚼白嚼引惑了我的心你當心一點

和卿道：「喔唷！喔唷！曉得你是個寡婦，引惑了你的心，大不了嫁個人罷了。寡婦嫁人，新法世界算得甚麼？一回事當今大總統死了，老婆也要嫁人。咧，尤氏走近和卿身，前伸手把和卿腿上擱了一把，接着嫣然一笑道：『你說寡婦嫁人平常的事，那麼我的身體交給你，有勞你替我嫁了誰吧？我也不想甚麼，只消有口薄粥呷呷，就是和卿拉住她的手，涎着臉道：『你……除掉我誰娶得起你？』尤氏伸隻食指刮着臉皮道：『你想，你又不是京城裏皇帝要娶誰？就是誰和卿不和，她多說輕輕地把她抱在自己膝蓋上，坐下擁着上半身，臉擦臉的說道：『好嫂子，你當真肯嫁我嗎？』你肯答應嫁我，我就用紅燈花轎娶你。』尤氏扭着頸子道：『像我這人，今生今世怕再沒有好日子過了。』你想，閻王般的婆，罩在我頭上，叫我怎樣開心得出呢？』說着微微歎了一口氣，和卿把她擁抱得緊緊地，連接了幾個吻，又把自己的膝蓋左右盤旋了一陣，眼見尤氏兩片面頰紅灼灼地，像石榴花一般，兩隻手臂抱住和卿，頸子不肯放鬆，身體像癱軟似的一動不動。這時候，那久曠的和卿也像乾柴遇了烈火，不能自持，兩下膩了一陣，和卿便老實不客氣，把尤氏輕輕地抱到床上，當晚不用說成其美事，自從一度春風之後，和

卿便同尤氏商量永久相敘之計。尤氏道：要我嫁你，是很難的事。閻王般的婆婆，總也不放我嫁人。咧！我看還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兩下裏聚聚的好。和卿也一時沒有法想，祇得順從了。尤氏日後只消王老娘出門收生去了。尤氏便來和卿家中，雖不能停眠整宿，偷偷摸摸倒也十分恩愛。過得一個多月，已是端陽佳節。張和卿也算愛屋及烏，討好王老娘送了一尾黃魚，一個豬蹄，到王家。王老娘是個積世虔婆，眼見張和卿無緣無故送來兩色禮物，其中必有蹊蹊。面子上陪着笑臉，眼睛合了縫，向和卿千謝萬謝。心中存了一個念頭，隨處留意。媳婦的舉動一到晚上，等媳婦睡了自己推說往西村收生，匆匆地出門，暗中摸索到和卿的門口，守着當真不多幾時，見自己媳婦尤氏身上蒙着一條青布單被，來敲和卿的門。和卿一聽得敲門聲響，即便開了門進去。王老娘暗暗咋舌，不聲不響的回到自己家中，推開虛掩的門，到媳婦房內，將媳婦床上的夾被單被連同幾件值錢的衣服一起捲到自己房間內，藏起在木箱裏。仍舊走到外邊守候着。媳婦等媳婦先回到家裏，然後自己再來敲門。媳婦不見了東西，雖然心中懊喪，欲絕口中又不能告訴婆婆。正是說不出苦處。當下開了婆婆進門，暗自哭了。

半。夜。好。在。天。氣。一。天。熱。一。天。夾。被。單。被。不。用。也。可。將。就。過。去。此。後。王。老。娘。知。道。了。媳。婦。
 同。和。卿。的。秘。密。格。外。謹。慎。防。備。晚。上。收。生。也。不。大。肯。出。門。無。如。張。和。卿。同。尤。氏。正。打。得。
 火。熱。怎。肯。就。此。罷。休。和。卿。守。下。好。幾。天。不。見。尤。氏。到。來。只。急。得。心。癢。難。搔。一。到。半。夜。自。
 上。尤。氏。大。門。輕。輕。地。敲。着。尤。氏。猜。到。是。和。卿。偷。摸。摸。的。開。了。門。接。進。和。卿。一。度。銷。魂。
 之。後。又。偷。偷。摸。摸。的。送。出。和。卿。裏。邊。睡。的。王。老。娘。雖。然。有。些。聲。響。聽。在。耳。中。一。時。不。敢。
 冒。險。捉。姦。日。後。先。行。試。驗。是。否。有。姦。夫。出。入。她。只。待。媳。婦。睡。熟。之。後。偷。偷。地。把。灶。肚。內。
 的。稻。柴。灰。舖。在。媳。婦。房。門。口。到。第。二。天。一。清。早。起。身。驗。看。稻。柴。灰。上。當。真。有。好。幾。隻。脚。
 印。男。男。女。女。都。有。心。中。便。明。白。了。大。半。過。得。幾。天。想。出。個。惡。計。來。往。外。邊。約。下。三。四。個。
 市。上。的。無。賴。囑。咐。他。們。晚。上。等。候。在。張。和。卿。門。口。察。看。他。的。舉。動。如。其。他。到。我。們。家。裏。
 來。你。們。儘。管。敲。門。捉。姦。自。有。我。照。顧。你。們。一。般。無。賴。都。是。朝。吃。太。陽。晚。吃。月。亮。的。朋。友。
 聽。得。王。老。娘。吩。咐。認。爲。多。少。有。點。好。處。當。晚。卽。行。依。計。辦。事。守。不。到。半。夜。果。然。見。和。卿。
 開。出。門。來。匆。匆。忙。忙。到。王。老。娘。家。去。無。賴。知。道。和。卿。家。中。沒。有。別。人。先。溜。進。和。卿。的。門。
 將。房。間。裏。細。軟。東。西。搬。一。個。光。然。後。再。敲。王。老。娘。的。大。門。王。老。娘。聽。得。卽。便。裏。應。外。合。

的叫喊起來。當下輕輕巧巧把一對野鴛鴦雙雙捉住。幾個無賴興高采烈，把他們赤條條的縛在一起，拋向庭心裏。直到天光明亮，引動不少街坊好事者走來觀看。也有老年，人指指戳戳的唾罵。也有年輕小夥子說着風涼話道：「這樣子縛在一起，才算恩相好。你看他們肉貼肉的，何等窩心。也有幸災樂禍的說成全了他們的恩情吧。快縛上一塊石子種他們的荷花等他們到水晶宮去成爲夫婦和卿同尤氏各閉着眼睛像睡熟的一般一睬不睬，儘讓旁人說笑。」王老娘端隻櫬子坐在庭心裏。青天好天的哭一陣罵一陣，有幾個無賴好生忍心用烟管火去燙男人的屁股，屁股受燙一聲尖叫向前直挺，引得看客笑作一團……不多幾時外邊又來了一個和卿的冤家。就是水果行小開丁福亭，福卿跂起脚跟望了一眼，拍手蹬足的道：「偷婆娘不消打得。只要禁止他下回，弗偷旁人問道：『福亭，你說用甚麼方法能夠使他下回弗偷呢？』」福亭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道：「要他下回弗偷，很易容的事，只消燒一大碗滾熱的米醋，給他呷下，他呷下一碗熱醋以後，每逢心中一着急，自會得喉嚨口咳嗽起來。他一咳嗽，那女人的公婆或者丈夫就好起來捉姦。他怕人捉姦，豈不是下回不敢再偷了嗎？」

衆人聽他說出這個辦法，大家贊成，都說很好很好。我們並不是真要給苦頭他們吃，只消警誡他，下回不闖事，就是說着當真有人去買了一大碗米醋，來到灶下燒得滾熱，然後注在一個洋瓶裏，送到張和卿面前，要張和卿自己呷。張和卿咬緊牙關，那里肯上口？三四個無賴見他不肯呷，走近他身旁，一人捧住他腦袋，一人撬開他牙關，一人把洋瓶口湊上他嘴唇，汨汨的頃入口中，不消片刻，涓滴無遺。和卿呷光一瓶熱醋，王老娘做好做歹的勸無賴鬆了綁，兩人穿上衣服，各自抱頭鼠竄的奔出門外。尤氏此後再沒有臉住在福熙鎮上，不久就逃到上海幫人家去，那張和卿呷下一瓶熱醋，元氣大傷，始初不覺得甚麼，過了三四天，百節百骨酥軟似的，睡在床上不能動彈，喉嚨裏當真咳嗽不止，請醫生吃下好幾帖藥，絲毫沒有效驗，不到一個多月，便嗚呼哀哉。那王老娘自從媳婦逃走之後，頸項裏無端生下一個大疽，潰爛了三個多月，潰爛得身首異處而死。此後福熙鎮上又少了三個男女……再說我書中的沈衣雲，住在澄涇，每天到鎮上呷呷茶，聽聽街談卷議，覺得隨處發生感觸，隨處足以悲歎。有一天正是初夏，衣雲穿着單長衫，坐下小船，阿福慢慢地搖着，在夕陽影裏，從福熙鎮回。

到澄涇經過當年陸湘林遊遊過的魚塘岸旁正在呆呆地出神忽聽得一縷悠悠的哭聲從魚塘岸上遠遠而來岸旁泊一艘篾篷小船舟子坐在後稍打盹一回兒哭聲越哭越近衣雲聽得好生納罕鑽出艙來站在船頭眺望瞥見一個二十來歲眉清目秀的婦人穿着渾身孝服同一個四十開外的老嫗一路走來背後還跟着兩個男子都是街上的無賴那婦人一路走一路啼哭哭得淒淒切切十分動人走到魚塘岸上泊的小船旁邊忽地要對水中跳下強着不肯上船後面兩個男子搶上一步把她強拉強扯扯到船上那婦人只哭得暈去醒來在船艙裏放聲號哭那時候一個老嫗同兩個男子大家鑽入艙中硬按着那婦人替她更換吉服換掉吉服兩個男子跳上岸頭舟子放了兩個爆仗即行開船衣雲在隔艙看得清楚不懂甚麼一回事當問舟子阿福道青天白日他們幹的甚麼事情你懂得不懂得阿福笑嘻嘻地回說道這樣事情我們鄉間常有的啊雲少爺可是沒有見過這就叫做小寡婦動身別名『糶米囤』衣雲始終莫明其妙又問道小寡婦動身到甚麼地方去呢阿福笑道雲少爺真是城外頭糶米外行了我們這里不論村上鎮上假使有窮苦的孤孀年紀不大稍微標

緻一點的那地方上的無賴就很留心的替那小寡婦找尋主顧。一旦找尋到了。不論這個小寡婦或是他的公婆願意不願意。便替他們講價錢。一百塊錢或是二百塊錢。講好了。價便硬把那個小寡婦嫁人。身價分文不給本人。幾個無賴串通了鄉董。鄉佐。按份均分。假使那個寡婦方面有人出來說話。經不起鄉董鄉佐一陣威嚇。便不敢聲張。這就叫做小寡婦動身。我們鄉間一個月裏總有一兩個動身不足爲奇的。衣雲聽說。好生納罕。說道。豈有此理。難道鄉間沒有法律的麼。阿福道。鄉下人不懂法律。不法律。只怕一個鄉董。鄉董說的話。誰敢強一強。衣雲嘆口氣道。那還了得。不知剛才那個寡婦是甚麼地方人。阿福道。好像就是我們村上捉魚阿三的妻子。衣雲道。我們村上的人爲甚麼要在這地方下船呢。阿福道。這裏面也有一個講究。一則避人耳目。少使一個人知道。好一個二則小寡婦動身。據說她陰間的丈夫釘在後面下船的。當要哭作一團。不論在那一家河埠下船。總是不吉利的。便是青草地上一經小寡婦下船。走過之後。明年要。不生青草。咧你道作怪不作怪。所以不能不在野田裏下船。衣雲聽說不勝悲嘆。又問道。捉魚的阿三死了幾時。咧他家小從那里娶來的。阿福道。講起阿三。

的家小做一世。人真是苦不勝言。阿三家裏只有五六十歲一個娘。阿三捉捉魚養活一個娘。已是很繁難的了。那里能夠養家。婆阿三只因爺在時候配下一頭親。就在安樂村上種田的王家。那王家只生一個女兒。娘也已死了。女孩子十七八歲。只跟着爺種田。阿三沒有餘錢做親。趁福熙上做戲的當兒。糾合了三四個帮手。在戲場裏把王家女兒搶回家裏。放兩個爆竹。點一對八堂（小蠟燭也）。就此草草成親。這事給王家丈人知道了。釘心一氣。就此嗚呼哀哉。那阿三呢。做親以後一天三餐茶飯。要向澄涇湖裏去找。尋一朝不下水。就是一朝沒飯吃。可憐那王家女兒嫁了阿三。半年多沒有吃過一餐飽飯。前年冬天。忍不住了。偷偷地逃到上海吃人家飯。阿三幾次三番到上海去找尋家小。雖然找到了家小。不肯回來。只給了阿三五六塊錢。阿三有了錢。用也就不再要家小。回家依然捉魚養娘。誰知不多幾時。阿三生下傷寒症。一命嗚呼。阿三的娘哭哭啼啼。差人到上海叫了媳婦回來。在村上東拚西湊。弄到十來塊錢。買口棺材。把阿三成殮了。擱在田角裏家中。賸下一老一少兩個孀婦。有了朝餐沒晚餐。真是眼淚滴血。出可憐。現在他家小又給家人賣掉。唉！真是一隻耕牛也。弗及如那

里好算做一世。人呢。衣雲聽到這里。心中忍不住。一陣悲酸。險些吊下淚來。虧得船已泊近岸頭。衣雲當即鑽出船艙。跳到岸頭上。瞥見自己孀母候在門首。見了衣雲。道：雲兒。你回來了。剛才蘇州航船上。阿火送來一封書信。我擱在廟房裏。佛堂頂上。你去看看。可是木瀆舅舅寄來的。衣雲聽說點了點頭。即忙走到廂房內。在佛堂頂上取了一封粉紅色的書信。仔細一看。見是蘇州市立女校張麗青表妹寄給自己的。衣雲自從看梅花那時。在木瀆舅家中別了麗青之後。時時緬想麗青。只是一向沒有寫信去通問。現在無意中。接到麗青親筆寫下的手書。心中自是非常愉快。輕輕把信封拆開一看。見一張潔白的洋信箋。上用鋼筆寫下紫羅蘭色的楷書字體。娟秀嫵媚。香艷撲人。函中大致說：『別後從梅花開起。現在又開到榴花了。可是沒有得到雲哥的片言隻字。日來校中放假。有四五十天。空閑很有意思。想到鄉間來。逛逛飽覽清幽的鄉村風景。疏散疏散。我沉悶的腦筋。雲哥。府上諒來多。好姨父姨母。一定身體康健。我這里陰歷五月二十。放暑假。雲哥有空。十八或是十九。到蘇州來。同妹一起下鄉。非常的感激。』衣雲讀了兩三遍。心中好生喜悅。當下告知孀母。孀母道：麗青是我堂妹。蓮姑的

女兒小時候。很會淘氣。後來他爺在浦東教書。女兒也跟爺到浦東。讀過幾年書。直到她爺死了。又進蘇州甚麼學堂讀書。她娘愛惜她。不過家裏一切事情。都不叫她做。她真是嬌養慣的一個女孩子。現在居然會得教書了。蓮姑不知要怎生快活。咧衣雲又告知嬸母。瓊秋替自己做媒的話。併說麗青不久要到鄉下來。小住嬸母道。麗青好是也好。不過她脾氣很高傲。往往不大理睬人。不知現在長成了。可好不好。衣雲說。她現在有了學問。變得再柔和。再客氣。沒有瓊秋表妹嫁時。嬸母不是見過的麼。嬸母道。不在心上了。雲兒。你要攀親。攀她先試試。她性格怎樣。將來合得來。合不來。做親一生一世的事。不比買件東西。拾在籃裏。就是菜……衣雲聽說微微點頭。嬸母又道。雲兒。我心中最歡喜的是瓊秋。瓊秋這個小孩子。心地爽直。性格柔和。再沒嫌比。可惜你當年錯過了。這頭親事。否則你娶下瓊秋。我同你叔父都安心樂意的了。咳！現在像稻田裏的水。已開放到下區。再沒有話說……衣雲聽得觸發悲懷。低下頭。默默地別了。嬸母踱出家門。沿着魚塘岸。一步捱步的走。一壁將歷歷的往事。溫上心頭。想到瓊秋以前待自己。一片深情。數載相依。宛然夫婦。不知不覺。眼眶子裏酸溜溜的。吊下淚來。一

雙腿子也有些懶洋洋地拖不大動。只見迎面有個牛車棚，衣雲當即鑽進牛車棚裏，坐在一個圓形的車輪上，心中越想越悲，哀抽抽咽咽的哭個不休。直到太陽落山，天光漸漸黝黑下來，衣雲纔始忍淚含酸的回去，正是。

沉芷湘蘭今不見 瓊愁瑤想正無邊

不知衣雲同麗青的婚事怎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遊名園秋娘回俊眼 避塵囂村舍駐傾城

到得五月十八那天，沈衣雲又興匆匆地換了一身新衣，辭別着叔父、嬸母，徑往福熙鎮。趁常熟來的小輪船到蘇州，到蘇州閭門登岸的時候，只不過十二點鐘，衣雲先往鐵路飯店開了一間沿花園的小房間，便在房間裏吃下一餐飯，然後走出飯店，僱輛街車趕到滄浪亭市立女校，自有門房裏校役招呼衣雲會客室裏請坐。衣雲給他一張名片，吩咐請教員朱先生談話。校役走進裏邊，將名片授給麗青。麗青到會客室裏見了衣雲，十分喜悅。那時校役又送上兩杯茶來，衣雲呷了一口茶，便道：「麗妹，一碰已四個月不見面了，時光真像白駒過隙，再快沒有麗青道是『啊，我們已四個月不見了』」

雲哥。府上。多好。衣雲。道。多好。麗妹。可曾。回府。過。沒有。麗青。道。我寫。信。給。你。時。剛。從。家。裏。到。校。也。曾。到。過。木。瀆。在。瓊。秋。姊。姊。府。上。住。下。一。宵。衣雲。道。瓊。秋。府。上。大。概。都。好。麗。青。說。姨。父。姨。母。都。好。只。就。瓊。秋。姊。姊。有。些。心。境。不。暢。衣雲。吃。驚。道。瓊。秋。一。向。很。快。樂。的。爲。何。近。來。心。境。不。暢。呢。麗。青。道。她。家。庭。間。發。生。了。小。小。意。見。也。許。是。暫。時。的。衣雲。默。然。不。聲。麗。青。呷。了。口。茶。道。雲。哥。今。天。預。備。住。在。城。內。呢。城。外。房。間。開。了。沒。有。衣雲。道。已。開。在。城。外。鐵。路。飯。店。麗。青。道。鐵。路。飯。店。聽。說。很。清。靜。的。那。再。好。沒。有。我。今。天。沒。有。課。程。陪。雲。哥。虎。丘。逛。逛。好。不。好。衣雲。道。天。氣。很。熱。虎。丘。來。往。很。遠。我。想。還。是。留。園。走。走。罷。麗。青。道。聽。說。留。園。有。新。到。的。兵。借。住。在。內。我。們。就。在。皇。廢。基。東。齋。呷。碗。茶。坐。坐。也。好。說。着。走。進。裏。面。換。了。一。套。較。新。的。衣。服。仍。到。會。客。室。來。衣雲。打。量。她。穿。的。白。洋。紗。短。衫。黑。紡。綢。裙。子。長。通。黑。色。麻。紗。襪。圓。頭。皮。鞋。十。分。樸。素。頭。髮。梳。得。很。光。滑。丰。姿。依。然。不。肥。不。瘦。曼。妙。娟。秀。流。露。出。一。片。自。然。的。美。態。手。中。提。一。隻。革。製。的。方。匣。還。挾。一。頂。竹。柄。白。油。紙。傘。當。下。引。衣雲。出。外。兩。人。出。得。校。門。麗。青。張。了。油。紙。傘。同。衣雲。緩。步。徐。行。經。過。一。條。很。幽。蔭。的。長。巷。這。長。巷。裏。面。石。子。鋪。着。街。道。兩。旁。都。是。花。圃。青。青。的。楊。柳。拂。到。牆。外。來。微。飄。輕。盪。

碧綠的梧桐葉子翻飛不定。還有薔薇和木香的枝幹都從牆內穿出牆外來。成雙捉對的粉蝶兒繞着枝葉飛個不息。衣雲見路上沒有行人時便僂僂着身子鑽在麗青張的傘底下一並走。麗青低下頭見地上兩個人影。衣雲竟比自己長出一個頭。光景……衣雲直到護龍街那里才始鑽出紙傘。落後幾步跟隨麗青一路前走不多時已到皇廢基過圖書館便是東齋吃茶地方。麗青引衣雲抄到後面沿荷池那里坐下一隻石檯旁邊兩把籐椅子裏等茶役走來吩咐他泡一壺淡茶。兩人呷着隨意閒譚。衣雲道我前天接到麗妹的信說要到我們鄉村地方來遊覽。真使我喜出望外。你想想我獨自在鄉間只有同田夫野老談談晴雨話話桑麻以外就只有悶坐書齋閱書自遣。現在麗妹肯做我村居的伴侶。是何等忻幸的事呵。麗青聽說臉上薄薄地飛上一片紅雲。說道我也一時興發覺得擔任了半年學校教科頭腦十分昏騰。想到田野之間換換空氣。疎疎散散。筋衣雲道那自很好。鄉村地方空氣新鮮。絕少塵囂。我住下好久。雖覺得有時候感受着枯寂。然而處處地方有天趣。可尋麗青笑了一笑。呷了口茶。又道雲哥尙還想到上海麼。衣雲道我村居慣了上海。這種塵沙撲面的地方再不

想去不知麗妹上海去過沒有麗青道五年以前曾經跟隨父親去過一次也嫌太熱鬧住居不慣衣雲道此番校中暑假麗妹有一個多月空閑可以常住在我們家裏天天在田野之間遊逛我已知照嬸母替麗妹收拾一間臥室麗妹可以不必客氣像自己家中一般自由麗青道只是很對不起姨母衣雲笑了一臉道麗妹說那裏話來……當時兩人隨意攀談了一回眼望那荷池裏的荷葉翠蓋似的碧綠可愛有幾瓣荷葉裏留着幾點露水瀉來瀉去像珠走玉盤似的流動不定沿荷池幾棵榆樹枝葉迎風擺動有一片兩片榆葉飄到荷蓋裏面從這瓣吹到那瓣裏又從那瓣翻到這瓣裏小鳥吱吱喳喳在榆樹上跳來跳去的叫着衣雲道麗妹你瞧這地方大有鄉村風味在這地方坐坐呷盃茶煩襟也能夠盡滌麗青微微點首衣雲呷了口茶見有叫賣糰子的走過便吩咐他剝兩客糰子那賣糰子的道火肉糰呢荳沙糰衣雲問麗青吃那一種麗青道甜的也好那賣糰子的當卽剝了四隻荳沙糰分兩盆裝着擱在兩人面前又分置兩雙竹筷各人面前一雙衣雲舉筷便吃見那糰子上面堆着少許白糖糰子裏面裹着荳沙既甜且糯入口卽溶不覺稱讚着道這裏的糰子委實可口麗青道蘇

州的點心本來很講究。尤其是茶館裏的糉子。聽說這里那賣糉子的已發了財。自己不再走茶館。喊賣了。只雇幾個夥計做生意。那夥計呢。有時候不免也要作弊。自己做了糉子。夾在老闆託賣的糉子裏。混售。誰知蘇州人的口比較。試金石。還利害。吃到那夥計自己做的糉子時。就覺得不配胃口。常同夥計交涉。這樣的事情。時時有得發見。我恐幾位同事到這里來。呷茶聽得人講。很以爲奇。問那賣糉子的也直認不諱。雲哥你道笑話不笑話。衣雲道。難不成那賣糉子老闆自有家傳之秘麼。否則同一糯米料作爲甚麼仿效不像呢。麗青說。大約各有各的手法不同吧。衣雲笑了一笑。會過鈔。又呷了一盃茶。問麗青道。麗妹校中還有課程。沒有明天能不能下鄉。麗青道。校中課程早就沒有。只不過要等學生到齊了。拍個紀念照。後天還須行個畢業禮。雲哥等不及我明天先跑也不妨事。我們就明天下鄉吧。衣雲心中喜不自勝。當下又隨意閒譚了。一回。會過茶資。兩人就在皇廢基那里荒場上。兜了幾個圈子。又往觀前大街走了一遭。直到垂晚上城中飯店。隨意吃過夜飯。衣雲約麗青出城走走。麗青說時光不早。城外不去了。明天再見。明天怎樣下鄉。衣雲道。明天下午兩點鐘。光景趁常熟晚班輪船。

下鄉。你道好不好。麗青說很好。明天一點鐘左右。我自到鐵路飯店來。同你就是。衣雲道。那麼我守在房間裏。等你來了。一同上輪船。說着彼此雇了街車。回去一宿無話。第二天衣雲直睡到十點鐘。才始起身。守到十二點鐘。吃過飯。算清賬。專等麗青。誰知直等到兩點鐘。敲過。只不見到來。衣雲好生納悶。又等下一回。依然人迹杳如。衣雲正心慌。慮亂的當兒。忽見茶房來。喚說有電話。衣雲去聽時。正是麗青打來說對不起。今天校中拍照來不及走了。請多等一天。趁明天的早班輪船吧。衣雲說也好。明天早班九點鐘。便要開的。那麼明天九點鐘以前。我在輪船埠頭等你。請你徑到輪船埠頭。再勿失約。麗青答應了一聲。有數衣雲。便將電話筒掛上。回到房間裏。很覺寂寞。當即吩咐茶房。依舊留好了房間。獨往留園那里散步。走到留園門首。當真見有三四個穿灰色制服的兵士。守着園門。不許閑人入內。衣雲又走到西園。先上大雄寶殿參拜。一下再往羅漢堂內觀光。一回然後往隔壁放生池那里。化六個銅子買票入內。走進裏邊。在九曲橋上眺望。水中放生的黿。只因天氣酷暑。夕陽返照到池子裏。那池子裏當真有一兩隻癩頭黿。透出水面來。噓氣大的身子有脚盆那麼大的。也同面盆口一般大。

小衣雲化兩個銅子買兩塊麵餅拋到水面那兩隻鼃迎上前來一口一個吃得非常爽快衣雲好奇心發又買了三四塊麵餅一齊拋到水面那兩隻鼃一時還沒有瞧見先給幾尾二三尺長的青魚搶着你咬一口他咬一口正在搶食的當兒忽地下面泛起一個圓圓的水花接着鑽出一個很大的鼃頭張開血盆似的口把三四塊麵餅活活命命的吞下肚去一羣青魚也眼望着各自掉動尾巴游開去了衣雲很覺有趣再要買麵餅時回轉頭來忽覺得一陣粉香吹進鼻管當下留心向四面察看只見那有江漢朝宗四個字的一隻龍王亭子旁邊轉出一位烟視媚行的婦人來那婦人的年齡可也不小衣服穿得非常入時臉子塗得紅紅地眉毛畫得細細地風吹着鬢髮絲絲飄拂香氣向人直撲一手提着一個線袋一手扶個小婢盈盈欲笑的走來衣雲對她打量一回只不認識胡亂跟在她後面一路在九曲橋上抄來抄去最後抄到一處沿池子的小軒裏面坐下衣雲也坐在她一旁那婦人對衣雲瞧了一眼低下頭只望着池子裏游來游去的魚這時候那賣麵餅的又來婦人面前兜售婦人買了五六塊麵餅慢慢地一塊半塊拋到水面給一般的魚嚼吃那剛才的鼃已沉下水底衣雲坐

看了一回覺得比剛才自己玩着有趣。直看到那婦人走出軒子自己也跟出軒子來。衣雲雖不認識那婦人可是那婦人伴了衣雲半天當下走出放生池大門那婦人有包車等候着跳上包車如飛而去衣雲目送她到看不見時才始收轉眼光獨自緩步徐行從歸鴉晚噪聲中回到鐵路飯店在裏面小園裏喝了兩瓶汽水吃下一客公司大菜然後回進房間安睡一宿。易過第二天衣雲出得旅館到輪船埠頭時只有八點鐘麗青已經先到了衣雲不用說十分喜悅當即購了兩張房艙票一同登艙守至敲過九點鐘一聲汽笛直向陸墓蠡口進發不消兩個鐘頭已到福熙鎮衣雲同麗青鑽出船艙走到船唇甲板上等候一艘擺渡船傍上輪船時衣雲先跳上擺渡船然後扶着麗青也跳過船來那一艘擺渡船身本來很小在塘河裏給輪船鼓動着的浪花激盪起來登時澗澗不定麗青胆子很小雙手捏住衣雲的小臂不放直到擺渡船搖近岸邊衣雲攙了麗青跳上岸頭麗青拍着胸口道這麼小的船我出了娘胎從未趁過想是很危險的衣雲道擺渡船還不算小鄉間有一種放鵝鴨的船才算得一葉扁舟再小沒有的了麗青道危險雖則危險有趣却很有趣衣雲笑了一臉引着麗青

徑向大路上走到澄涇。麗青雖然家裏也在香山，究竟離開蘇州不遠，帶些城市氣派，不比澄涇地方完全鄉村風景。當在黃霉時節，鄉人田事很忙，踏車的踏車、耕田的耕田、婦女布穀、丈夫插秧、小孩子牽牛送飯、成羣結隊的在田畝間工作，衣雲同麗青一路走一路閑看，覺得比較城市別饒風趣。塵襟登時一清，兩人走不多三四里路，已到澄涇。衣雲引進自己家門時，衣雲的嬸母陳氏已迎了出來，見了麗青，堆下笑臉，叫聲好甥女。一手搭在麗青肩上一手替麗青掠髮，接着說道：好甥女，你母親可好？爲何不一同來玩玩？麗青很親熱地叫聲姨母，接着說母親託福很好，她老人家一時不能分身，多謝姨母。望愜她姨夫呢？我要見見咧。陳氏便引進內房，麗青見了禎祥，見禎祥已瘋癱在床上，不能動彈，免不得安慰了幾句。禎祥吩咐麗青多住幾天，一切不要客氣。姨夫家裏像你自己家裏一般客氣了，要不親熱的麗青點了點頭，走出房來，到衣雲書齋小坐。這時已敲十二點鐘，衣雲便陪同麗青在書齋裏吃中飯。吃過中飯，麗青在衣雲書案上將衣雲的近代小品文字、短篇小說、詩歌之類翻閱一過。衣雲也隨意和麗青討論討論文學。麗青的父親本來是個老貢生，變法以後也曾受過高等教育。

新舊學問都很好的。那麼麗青受她父親的栽培，家學淵源，當然也很有根柢。衣雲和她談談，覺得十分投契。當下兩人直談到垂晚，衣雲便引麗青往外邊魚塘岸上散步。衣雲先跑，麗青跟在後面，一路閑觀。那魚塘岸一面是澄涇湖，一面是養魚的魚塘。中間一條廣堤，有三里路長，直達福熙鎮中間。除魚塘以外，也有田畝，也有菱塘，也有菱田。沿湖的堤畔，都種着楊柳，那柳條垂垂，凝碧地一條一條，一絲絲都倒挂到水面。隨着晚風，在碧澄澄的波面輕拂，也有啾啾啁啁的小鳥，在柳枝裏穿來穿去，也有從隔湖蘆灘上飛過來的翠鳥。那湖上呢，水光接天，微波盪漾，斜陽照着波紋，映出萬片銀鱗，閃爍不定。沿着堤岸，有幾艘漁舟，都在那里把曲曲的篾簍，引着長長的草繩，一路拋在水灘。也有在那里把篾簍一個個收起來，收取簍子裏鑽入的魚蝦。衣雲同麗青一路走過去，只聽得一片噪聒的蛙聲，震得入耳鼓，欲聾。原來魚塘已過，一片都是秧田。碧綠的秧針，透出水面，有四五寸高，絕無長短，彷彿一片碧波。晚風吹到秧尖上，起着浪花似的，非常好看。衣雲道：「麗妹，我們從小堤上走走，看看這里一區秧田，和那邊一區菱田，都很有趣。」麗青道：「也好。」兩人說着，便抄向小堤上一路前進。那小堤上都是草徑。

草裏時時有蝦蟆跳到秧田裏還有小青蛇游過草徑麗青走得很慢望見秧田裏秧尖上有跳來跳去的小蚱蜢青青的身子很覺好玩便蹲下身軀捉了兩三隻一路玩着走過兩條小堤已到菱田菱田裏水多泥少種着菱白綠葉扶蘇的隨風飄拂麗青望着微笑道這里真好玩極了衣雲指着菱田中一羣白鷺道麗妹你看這一羣鳥多麼幽靜便是仙家的白鶴也不過如此麗青望了一眼道的確像白鶴衣雲走近那邊一羣白鷺都鑽向菱葉叢中去了衣雲這時興高采烈挽着麗青手腕慢慢抄到菱葉深處的田岸上望見一隻很大的水鳥高脚長喙紅冠翠羽十分的文彩正在那里剔剔羽毛衣雲道麗妹你看一這隻鴛鴦多麼美麗正說着菱葉裏又鑽出一隻來一對兒站在並肩好像鴛鴦似的交着頸子麗青看得呆了拍着纖掌道那鳥真可愛極了雲哥你捉得住牠的麼衣雲道捉住了便沒有甚麼好玩要知這許多飛鳥全靠著大自然的田野草木做着背景才能夠顯出真美來假使置在囿中籠中那就索然無生趣了麗青道雲哥的話一點不錯我因為愛牠不過才發這種違心之論衣雲笑了一臉又同麗青一路前走見有一區水田裏一隻黃牛拖着犁把在那里耕田一個農夫

一手執着犁柄。一手用鞭子在牛背上抽打。口中噓噓作聲。田裏的泥塊。隨着犁頭。兩邊分開來。那沿河的田岸上。裝着一架水車。有兩男一女。吊在一根橫木上。戽水。河水湯湯地從車斗裏吊到上面來。瀉入田中。戽水的人。赤着腳。盤起了髮辮。用力踏着軸輪口中。還不住的唱着田歌。衣雲同麗青走近那邊。他們戽水的人都扭轉頭來。一眼不煞的望着麗青。覺得有些害羞。低下了頭。走過那里。衣雲一路抄到大堤上。又握住了麗青的小臂。說道。麗妹。你看太陽沒了。湖上已籠罩着白霧。我們慢慢地踱回去罷。麗青點了點頭。兩人並肩徐步。慢慢地踱回家裏。其時天光已漸漸黑暗下來。衣雲便同麗青在書齋裏坐地隨意攀談。一陣女僕已搬進夜飯。兩人對面坐着吃夜飯。吃罷夜飯。衣雲的媼母走來。同麗青談家常。談了一回。又領麗青到裏面房間安宿。麗青宿的房間。便是禎祥住的外套房。收拾得很清潔。兩面開着窗子。空氣也很流通。衣雲獨自看了一回書。也就在書齋裏安宿。從此以後。衣雲總算得了一個村居的伴侶。每晚往田野遊逛。不到日落。西山不肯回家。興致再高。沒有過得陰歷五月。天氣漸漸炎熱。麗青因爲衣服沒有多帶。要想回家。衣雲那里肯放。自到福熙鎮上買了一疋江西。

萬載的白夏布又剪了二丈白洋紗交給裁縫替麗青做了三身短衫袴兩件外衣麗青見了笑道雲哥你這樣子待我算甚麼呢衣雲涎着臉道你說甚麼就甚麼早晚我總要替你做的何必客氣呢麗青緋紅了臉默默地不響但是第二天早上衣雲做的衣服已穿到麗青身上了衣雲一交夏令不穿長衫只穿着夏布短衫袴取其涼爽兩人只待太陽落山各執着蒲葵扇到魚塘岸上散步附近的農夫都認識了兩人也有歡喜嘮叨的老嫗見了兩人總是說你們一對小夫妻福氣真好可是前世修來的衣雲同麗青各低着頭只不開口時光迅速已到六月中旬有一天日間氣候非常酷熱一到晚上村中男男女女都到外邊來乘涼那時候水銀似的月光鋪滿着長堤從堤上行走望得見湖中的波紋數得清田間的青苗衣雲同麗青手攬手兒從長堤上走了有一里多路走到一處瓜田所在見田岸旁邊搭着一間小小的草棚走近那草棚旁邊聽得齣齣的鼾聲從棚內發出知道有人在裏面看瓜防人偷竊衣雲笑道我們趁他渴睡的當兒偷他一個瓜吧麗青笑了一笑說怕他醒來捉住了要當竊賊的呢衣雲道不妨事這裡種瓜人都認識我的明天給他們幾個錢就是麗青道錢我身邊

有。不。如。先。給。了。他。們。然。後。採。去。衣。雲。道。麗。妹。真。算。得。忠。實。君。子。你。預。備。着。錢。等。他。醒。來。時。給。他。也。使。得。麗。青。不。再。多。說。兩。人。輕。輕。地。走。下。瓜。田。衣。雲。說。道。西。瓜。要。揀。青。紋。明。潔。收。花。的。瓜。蒂。小。來。得。甜。爽。麗。青。揀。選。了。好。多。時。揀。選。到。一。個。球。形。西。瓜。皮。帶。淡。綠。色。青。紋。明。潔。的。採。下。籐。來。捧。到。田。岸。旁。邊。兩。人。坐。在。草。地。上。衣。雲。將。指。頭。在。瓜。上。彈。了。一。下。說。道。這。個。西。瓜。一。定。紅。瓤。我。可。以。包。拍。麗。青。在。月。光。下。微。微。地。笑。了。一。臉。衣。雲。便。用。力。將。西。瓜。一。剖。兩。片。當。真。是。紅。瓤。黑。子。兩。人。分。食。了。一。個。光。麗。青。摸。出。一。塊。帕。子。各。人。揩。乾。了。手。又。摸。出。十。來。個。銅。元。擲。在。西。瓜。皮。裏。把。西。瓜。皮。合。着。送。到。那。看。瓜。人。的。草。棚。門。口。放。在。地。上。衣。雲。見。着。笑。道。麗。妹。再。至。誠。沒。有。的。了。麗。青。走。到。田。岸。上。來。挽。着。衣。雲。的。手。道。人。家。辛。辛。苦。苦。種。下。的。瓜。我。們。怎。好。白。吃。人。家。呢。衣。雲。對。她。笑。了。一。臉。一。路。走。回。來。走。到。魚。塘。岸。上。只。見。柳。陰。下。泊。着。一。艘。柳。葉。般。的。小。艇。衣。雲。認。得。是。村。上。趙。老。頭。兒。賣。黃。瓜。的。小。艇。黃。瓜。賣。完。了。泊。在。這。里。一。枝。薄。薄。的。小。槳。擱。在。船。頭。上。一。根。棕。纜。繫。住。了。柳。條。衣。雲。好。奇。心。發。扶。着。麗。青。跳。到。船。裏。麗。青。胆子。很。小。擁。抱。住。衣。雲。不。敢。動。彈。衣。雲。扶。傍。她。坐。下。然。後。解。了。纜。繩。同。麗。青。面。對。面。坐。地。當。把。一。枝。小。槳。在。波。面。輕。輕。地。划。

動一艘小艇便從柳陰裏穿梭似的來去垂下一絲絲一條條的柳枝都從兩人面上拂過天上的月光也從疏疏朗朗的柳枝中間透進細細碎碎地照在兩人臉上臂上衣雲划了一回停下槳道這一種境界清麗極了麗妹覺得有趣麼麗青伸手拉住了。一條柳枝說道委實有趣正說時只見那柳條上有一個流螢一閃一閃的撲到麗青香肩上來衣雲放下槳來捉那流螢時已鑽入麗青頸子裏去了麗青把頸子扭了一扭說雲哥快替我捉呢衣雲伸手到頸子裏捉時那流螢已孤軍深入的鑽進胸前麗青急急地解開頸子裏的鈕扣衣雲伸手到胸前無意中觸着了一片肌肉麗青又覺得肉癢起來將身體一扭道待我自家來捉罷說時自己伸進手去在奶膀子旁邊摸出一個流螢來拋到水面那流螢一路帶水沾泥的飛去了這時候的衣雲給那輕風送進鼻管來的濃香無端引起了性的衝動在銀色的月光裏望着麗青粉靨雖不見得緋紅然而她的含羞脈脈嬌艷欲滴芳心也正在那里蠢蠢發活衣雲禁不住心旌搖蕩伸手過去拉住了麗青柔荑似的小臂見到她手背上深深地印着四顆旋渦覺得這是女性肌肉上特有的美點當即徐徐地拉近唇邊吻了一吻說道麗妹我們難

得這麼快樂的呵。麗青低下螭蟻似的頸子。羞答答地。眼波一抬也不抬。衣雲又捋起她的衣袖。將她雪藕似的小臂輕輕地撫摩。撫摩了一回。又道：麗妹，我們倆相敘在一起。忽忽將近匝月。這麼快樂的日子。真好過極了。不知麗妹心中覺得怎樣。麗青幽幽地說道：我也覺得很快樂。說時一陣口脂香。又給輕風送進衣雲鼻管。衣雲身子挨近一點。膝蓋同膝蓋只距離到七八寸。遠麗青低下頭。好像在那里尋思甚麼心事。衣雲舉起兩臂。輕輕擱到麗青肩上。悄悄問道：麗妹，那麼我們來組織一個快樂的家庭。你的意思以為怎樣。贊成不贊成。麗青沉默了好久。一回才爽直地回答。衣雲道：雲哥說怎樣。我總依從雲哥的。衣雲聽說覺得要領已獲。心中歡喜不盡。前身湊上一點。鼻子和鼻子只距離到二三寸。遠含笑說道：我摯愛的麗妹，你既然答應了。我在這麼風清月朗之間。我要求你給我一個熱烈的……麗青登時低下頸子。閉上眼皮。一語不發。衣雲覺得她這時候的處女美。完全呈露出來了。這樣矜持的態度。這樣羞澀的神情。完全是處女特有之點。多麼溫存。多麼動情。當下禁不住將自己的嘴唇。湊上麗青的嘴唇。在剎那之間。兩下裏的舌尖上都受着一種粘液性的膩滑的感觸。彷彿嘗到一

個新剝的鮮荔支甜蜜的快感非可言喻。同時兩個人的肉體都熱得像火灸一般。好久一回兩人的嘴唇才分離開來。這當兒麗青已陷于沉醉狀態中。圈着手臂伏到衣雲懷裏來。衣雲又捧住她的臉子在額上頰上像雨點一般的吻着。這時候的麗青好像失了知覺。整個兒的性靈完完全全是衣雲所有的了。隨後衣雲又把她輕輕地擁抱着。胸貼着胸。臉貼着臉。互相通着電流。都像沉醉的一般。好久好久才始釋手。當兩人恢復原狀的時候。衣雲向四野裏一望。只駭得汗流浹背。喊聲哎喲！正是

纖腰抱月春初逗 寶靨霞骨盡銷

不知衣雲爲甚麼吃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天水蒼茫憑肩傳密語 風雲幻變比翼遇狂瀾

衣雲只見一艘小艇已飄流到了澄湖中心。四面白茫茫地無依無傍。遙望剛纔的柳岸已模糊莫辨。祇有銀鱗似的波面上現出一閃一閃的繁星更有出沒不定的閒鷗和飛鳴而過的鴝鵒。那時候月輪已推到中天。四無片雲。只就淡淡銀河橫亘在東南。天半星斗像美人眸似的晶瑩透澈。閃爍放光。湖面輕風習習。小艇隨着輕風流盪不

定衣雲本來不善盪槳。到這時候。心急慌忙。把一面薄槳。掠着水面。緊緊地划動。誰知這艘小艇。已像溜韁野馬。不聽衣雲使命。只在湖心轉着圈子。麗青見了。心慌着道。雲哥。這樣空闊的湖面。你怎能夠划到岸頭呢。衣雲默然。只顧使勁的划。盪波面起了一個個螺旋似的水花。那艘小艇。只在水花裏流轉。麗青坐在舟中。只望不見剛才的柳岸。見衣雲划得手酸臂痛。額汗盈盈。心中好生不忍。當即奪下衣雲手中的薄槳。也一陣的划盪。那小艇忽前忽後。忽左忽右。依然流轉不定。衣雲遙遙望着。剛纔碧粼粼的柳枝。好像離開得愈其遠了。便道。麗妹。這時候好在風平浪靜。我們安着心。一任牠飄流。罷。麗青聽說當真放下槳。不再划盪。衣雲輕着脚步。坐向麗青。一並悄悄問道。麗妹。心中覺得恐怖。沒有麗青微微搖首。衣雲伸手按在麗青胸口。覺得心脈正突突的跳動。便說。麗妹。不用恐怖。湖上水波不興。毫無危險。你放心好了。麗青默然不聲。一回兒。麗青也將手心。按向衣雲胸口。說道。雲哥。也在恐怖。呵。衣雲說。我不恐怖。麗青道。不恐怖。爲何也。心跳呢。衣雲說。我的心一些兒不跳。怕是你手心裏的脈搏跳動。說時拉着麗青的手。握得緊緊地。說道。麗妹。今宵我們這樣子。一葉扁舟。放乎中流。也好算得婚。

姻史上。一個紀念吧。麗青微微含笑。衣雲又擁抱着麗青。說道：「我們今宵也好算得歷一回險。但是我想人生涉世何獨不然。偶不小心。淪入飄泊的境界。也像孤舟失了櫓。槳作用。隨波流盪。沒有定涘。但是我們即使到了這種境界。祇須兩心團結。鎮靜不慌。無論怎樣。沒有甚麼危險的了。麗妹。你道對麼。麗青微微點首。衣雲又將自己的臉頰。貼在麗青的臉頰上。各仰着頭。指點着道：「麗妹。你瞧今宵的天容。多麼明淨。今宵的月兒。多麼皎潔。今宵的星斗。多麼燦爛。今宵的銀河。多麼綺麗。足以代表我們倆今宵訂婚的心地。是光明的。是純潔的。將來不受社會上虛榮的誘惑和勢力的摧殘。麗妹。你道對不對。麗青只是微笑。那時候。清露零零。衣雲覺得麗青肩背上。有些潤濕。驚問道：「麗妹。你覺得冷麼。麗青搖頭說不冷。衣雲又覺得涼風習習。把麗青的鬢髮。一絲絲飄拂到自己面頰上來。當即輕輕地替麗青掠着。這時候。船舫傍邊。潑刺一聲。忽有一尾很大的魚。跳到有三四尺高。把兩人都嚇了一跳。麗青又聽得隔岸送過一聲兩聲。咻溜！咻溜！的夜鷗聲。接着又咯咯咯。像搖鼓似的。叫了一陣。四望流螢點點。水光接天。不禁有些心驚胆顫。伏在衣雲懷裏。幽幽地說道：「雲哥。我們難道就在湖上過。」

夜。麼。家。裏。姨。父。姨。母。不。知。要。怎。生。發。急。咧。衣。雲。道。家。裏。發。急。祇。好。不。管。了。我。們。能。夠。回。去。再。好。沒。有。現。在。事。實。上。不。能。回。去。也。無。可。勉。強。的。祇。能。在。湖。中。過。一。宵。待。明。天。太。陽。出。了。辨。得。路。徑。再。設。法。划。回。家。裏。麗。青。聽。說。默。然。不。聲。四。肢。索。索。地。有。些。兒。抖。動。衣。雲。又。用。溫。言。安。慰。她。道。麗。妹。你。瞧。這。樣。子。波。平。如。鏡。的。湖。上。彷彿。住。在。家。裏。一。樣。況。且。有。我。伴。着。你。請。你。放。心。好。了。便。是。今。宵。住。在。湖。上。也。很。有。趣。味。的。一。回。事。麗。青。默。然。只。是。半。掩。星。眸。不。敢。向。四。野。眺。望。衣。雲。摟。住。麗。青。的。上。半。身。默。默。地。有。到。一。刻。多。鐘。抬。頭。望。時。見。西。北。角。上。推。起。幾。朵。淡。墨。色。的。浮。雲。推。得。很。快。一。霎。時。已。到。半。天。接。着。聽。得。一。陣。蕭。蕭。瑟。瑟。蘆。葦。聲。響。覺。得。一。艘。小。艇。子。已。接。近。蘆。葦。灘。邊。迎。風。飄。拂。的。蘆。葦。已。隱。約。可。辨。衣。雲。知。道。這。蘆。灘。和。岸。頭。相。接。離。岸。不。遠。了。到。了。蘆。灘。那。里。可。以。穿。進。蘆。灘。泊。到。岸。頭。便。放。下。了。一。半。驚。心。誰。知。黑。雲。推。到。中。天。時。湖。上。的。風。越。吹。越。緊。起。來。波。浪。汨。汨。地。汹。湧。一。艘。小。艇。隨。着。浪。花。起。伏。不。定。衣。雲。麗。青。顛。簸。得。坐。立。不。穩。麗。青。急。得。全。身。顛。抖。着。道。雲。哥。天。變。了。怕。要。起。風。陣。你。瞧。那。邊。的。烏。雲。越。推。越。近。起。來。了。我。們。在。這。麼。小。的。舟。中。一。無。遮。蓋。怎。生。弄。法。呢。衣。雲。這。時。也。心。無。主。宰。緊。緊。擁。抱。着。麗。青。坐。在。艇。子。的。中。

心。只。道。不。要。害。怕。我。們。總。須。鎮。靜。着。正。說。時。半。天。閃。閃。起。了。電。光。月。亮。早。給。烏。雲。遮。蓋。住。了。湖。上。只。有。滾。滾。的。浪。花。浪。花。湧。到。艇。傍。把。湖。水。直。濺。到。艇。中。兩。人。的。臉。上。都。有。湖。水。濺。到。麗。青。急。得。淚。珠。直。流。說。道。天。哪！叫。我。們。怎。麼。樣。呢。衣。雲。默。然。再。說。不。出。話。不。多。幾。時。艇。子。裏。已。薄。薄。的。鋪。了。一。層。水。兩。人。的。衣。服。下。半。身。都。沾。濕。了。那。船。身。呢。忽。向。前。湧。忽。向。後。落。隨。波。起。伏。中。天。的。閃。電。驟。明。驟。滅。照。見。麗。青。慘。白。的。臉。子。和。滾。滾。的。淚。珠。衣。雲。驚。慌。得。心。胆。俱。裂。只。有。緊。緊。地。擁。抱。着。麗。青。麗。青。忽。又。聽。得。一。陣。隆。隆。的。雷。聲。急。忙。按。着。耳。朵。叫。道。雲。哥。我。生。平。最。怕。的。是。雷。聲。你。快。些。兒。想。法。救。我。呢。衣。雲。竟。一。無。法。想。只。道。麗。妹。我。們。聽。天。由。命。到。那。里。是。那。里。你。慌。急。也。沒。用。的。麗。青。似。乎。解。得。衣。雲。的。意。思。稍。稍。鎮。靜。了。一。點。無。如。湖。上。的。風。益。發。狂。吹。起。來。把。一。艘。竹。葉。似。的。小。艇。吹。得。要。豎。立。起。來。一。般。麗。青。抱。住。了。衣。雲。叫。聲。哎。喲！我。們。怎。麼。了。得。呢。衣。雲。也。急。得。顫。抖。不。定。口。中。還。是。說。麗。妹。別。慌。麗。妹。別。慌。霎。時。間。一。陣。狂。風。把。一。艘。小。艇。箭。也。似。的。直。吹。送。到。蘆。葦。叢。中。驚。起。了。一。羣。宿。鳥。飛。鳴。而。去。麗。青。只。嚇。得。扶。頭。慘。叫。天。哪。天。哪。衣。雲。這。時。覺。得。從。此。船。身。不。再。顛。簸。波。浪。好。像。已。平。了。似。的。探。首。一。望。四。圍。都。是。蕭。蕭。的。蘆。葦。

當即放下心中一塊石，安慰着麗青道：「麗妹，這里已是蘆灘湖底，不深並且離岸不遠。我們大事無妨，你放心好了。」麗青也稍稍鎮靜了一點，衣雲放下麗青，找到一面薄槳，慢慢地從蘆葦叢中穿進，泊在蘆葦深處，守候風陣過去……這一晚，天網恢恢，總算沒有下陣雨，只吹了一回子狂風，過得夜半，烏雲漸次推到東南角上去了，狂風也就隨着烏雲吹去，中天依然露出一片星光月色，那水銀似的微芒，細細碎碎從蘆葦叢中穿進，照見衣雲麗青的臉色都慘白如紙，衣雲一見了月光，漏入舟中，又恢復了心中的愉快，執着麗青的手道：「麗妹，危險已過，你瞧天上已同剛才一樣了。」麗青側着頭，從蘆葦枝葉裏望到天上，當真星月交輝，四無片雲，纔始放下驚心衣雲，又從月光裏見到麗青的袴管都貼在肉上，大半夜已濕透了，便道：「麗妹，你覺得寒冷麼？」袴管和鞋子都浸在水中，一定寒冷的了。麗青經衣雲一提，才覺得有些寒冷，但見衣雲也同自己一樣，便道：「雲哥，你自己也覺得冷麼？」衣雲道：「我還不覺得冷，說時又擁抱着麗青，悄悄說道：『麗妹，我們今宵總算徼天之倖，死裏逃生，兩條性命已拾來的了。』」麗青微微嘆着氣道：「可不是呵！今宵假使船在湖心，不吹送到蘆叢中來，或者落下一陣大雨，那麼……」

便是船不翻身也要給陣雨落沉的了。我們兩人那里還有命活呢。衣雲道：這也是靠麗妹的福分。我們值得紀念的。怕將來永遠不能忘掉的吧。麗青很愉快的笑了一臉。衣雲又同麗青臉貼臉的從蘆葦叢中望到天上望了一回。衣雲指着西斜的月亮道：麗妹，你瞧那月兒呢。已到了這地方。大概半夜早過東方放光時。我想那月兒還不消落到樹巔呢。麗青道：不消得吧。再等一回兒。怕東方就要放光了。但是我們總得想法登岸。決非縮在這里做蘆中人的事。呵衣雲笑道：我們做一回伍子胥也很有趣。你聽那蕭蕭瑟瑟的蘆荻。這時盛夏也含着秋意。還有那細碎的月光照在我們船上何等幽靜。這一種境界。真是人生不易得到的。呵麗青道：有趣。當真有趣極了。但是常言說的天有不測風雲。假使起了還覆陣陣雨驟下時。怎生一個辦法呢。衣雲聽說很以為然。當即放了手。找到划槳。披拂着蘆荻一路划出蘆灘。直攔到岸頭上。衣雲再仔細一望。沿岸都是淺灘。泥溜難行。於是又把槳撐開。小艇沿着淺灘徐徐划盪。只見淺灘上的流螢惹草沾泥。明滅不定。青蛙閣閣之聲絮聒不休。蝦蟆直跳到艇子裏來。小蛇在淺水裏游來游去。螻蛄的聲浪若斷若續。草蟲要要地叫着。岸頭偶然有一兩顆小樹。

隨風搖盪。裝出若迎若拒的樣子來。天際羣星漸次稀少。流星下墜時現出一條銀痕。映在湖上。燦耀耀目。衣雲划盪到五六丈路。望見前面有一艘網船泊着。快活着道。麗妹。我們的新大陸已得再不怕甚麼了。麗青也放下了心。說道。雲哥。你划近那網船旁邊泊着吧。衣雲划近網船時。只見船中絕無燈火。祇聞嗚嗚地小孩啼哭的聲音。衣雲徐徐划了數槳。一艘小艇子。傍上網船的外舷。這當兒。那網船上。霍地有人推開蘆蓬。探出頭來。聲色俱厲的問道。你們做甚麼。偷東西嗎。衣雲同麗青都笑了起來。那網船上人再仔細對衣雲等望了一眼。見不是偷兒模樣。便改口說道。這時候一清早。你們究竟做些甚麼事情啊。衣雲笑定了道。我們不瞞你說自己。也不知幹些甚麼事情。在這里湖上已遊逛到一夜了。那人詫異着道。湖上有甚麼好玩。值得一夜遊逛。衣雲道。實不相瞞。我們都不善划槳。從對過魚塘岸上飄流過來的。那人道。好險啊。這里離開魚塘岸有兩三里路。這裏已是澄湖西口。你們怎會得飄流到這裏來的呢。說着。鑽出艙來。站在船頭上。衣雲乘月色打量那人。三十多歲。一個中年男子。面色黝黑。赤着膊。只穿一條藍青布袴子。髮辮盤在頭頂。月光照見他的肌肉十分精壯。兩只臂膀。栗子。

肉起彷彿田鷄的腿子當問衣雲住那里姓甚麼衣雲一一告知他那人肅然起敬似的說道澄涇沈家是我們老主便常年的魚蝦都是我們供給的衣雲問他在這里捕魚怎樣一個捕法那人說我們是扳江罾船用江罾來捕魚的衣雲道可是就在這地方扳罾麼那人道是的就在這里湖口衣雲道甚麼魚來得多那人說也不一定夏天柳條魚多些衣雲道你往那里賣去的呢那人說福熙鎮上……正說時東方已漸漸發白參橫斗轉月亮已落到西半天那捉魚人鑽進艙裏叫起他的伴侶來走到岸上裝置扳罾的架子好久一回裝妥貼了便把水底沉下一條江罾上的繩子牽引到軸轆上慢慢地盤動那湖底沉下的一口大罾便透露到湖面來衣雲見那江罾一端的繩子繫在對岸一端用軸轆盤轉當江罾顯出水面時罾裏面的魚迎着月光跳躍起來跳躍到有三四尺高那捉魚的人不慌不忙用一根長竿上裝着網兜向罾內兜取活潑潑地的魚魚一入他的網兜便不能動彈那人即將網兜內的魚不論大小放在一隻很大的魚簍子裏衣雲同麗青將小艇泊在淺灘上從網船舷上抄到岸頭看他們扳罾見那漁人將罾內的魚取完了再將軸轆放鬆使那江罾沉下水底約停十分

鐘再將軸轆盤動。江醫又漸漸地露出水面。醫裏面的魚鱗映着月光閃閃爍爍發出萬點銀光。很像天上的繁星。一般麗青看得出神。衣雲問那扳醫的婦人道：「你們一天工夫能夠得到多少魚賣多少錢收入。可是不小的吧？」那婦人道：「也不一定。有的日子多有的日子少。大概弄到十多斤魚三四千文總賣得到。但是我們的開支可也不省。一夫一妻外有四個孩子要吃要喝米糧價錢又是大油鹹醬醋都省不掉一天至少要二千文。他還得上街喝酒更須積蓄幾百文留作買豬血拷網醫買桐魚修船。隻網醫不拷就要破船隻不修就要漏少爺。你想那裏能夠掙錢。」衣雲點了點頭。又見那男子收起網兜來。網兜裏的魚大小都有。大的白柳條有一二斤重。以外鯽魚鰱魚都有。那男子一箇腦兒傾在魚簍裏。衣雲同麗青看得呆了。衣雲對麗青說道：「這種扳醫捕魚的方法却也由來已久。漢書上不是有的麼？」陳勝吳廣起兵。陳勝寫着『大楚興陳勝王』的字句。置人所罾魚腹中。借此宣傳。蠱惑人心。當時的所謂醫大概就是這樣的吧。麗青說：「也許就是這樣的。」我想當時人民的迷信神權也已很深的了。否則陳勝起兵大澤中時也想不到利用這方法來宣傳。衣雲說：「不錯。神權是上古時代唯一。」

的使命……正說時覺得東方放了光之後忽又暗將下去月亮澹澹的落到樹巔明星三三兩兩甚爲寥落蛙聲依然噪聒不停麗青向衣雲道雲哥怎麼天光又暗起來了衣雲說我也不懂那扳唇的婦人接口道少爺可是不明白了這就叫『偷牛暗』呀衣雲道甚麼叫做偷牛暗呢那婦人道是有出典的啊當初朱太祖沒有做皇帝時在一家種田人家當看牛男有一天晚上牽了牛在山間迷了路不能回家半夜裏又碰見了山間的強盜將他的牛剝掉皮烹來吃了朱太祖慌急得沒法可想望望東天正在放光恐怕天光一亮東家要來責罰他就求天慢慢兒亮等自己想出補救法子再亮天因爲他是將來的正命天子正命天子生着金口說甚麼是甚麼不得不應他金口當真又暗了下去那朱太祖一時情急便將一個牛頭裝在山洞前口一條牛尾裝在山洞後面裝妥貼了又叮囑着道牛啊牛啊停回有人喚你你高叫三聲還得搖搖頭擺擺尾牛聽他金口吩咐應了一聲知道朱太祖又叫天光亮了趕回家中報知東家說昨天一頭牛鑽進山洞去了我趕了一夜趕不出來東家那裏肯信朱太祖領了東家到山洞口指給他看說你如不信喚牠一聲牠就會得搖頭擺尾起來東家

當真喚了一聲牛啊。那牛便呼呼地叫了三聲。接着擺擺尾巴搖搖頭。東家才始相信。不責罰朱太祖。此後天公就做了個老例。每天東方發白的時候。必定要暗了一回。然後再亮。後人就叫牠偷牛暗……衣雲同麗青聽說都笑了一陣。衣雲道：此真所謂齊東野人之談。麗青說：這就是一種民間傳說。這種傳說雖屬荒誕。不經聽聽。却也有趣。究屬不知創自何人。衣雲道：不可夷考了……正說時。東天又漸漸放光。有幾處吱吱喳喳的鳥聲。從樹葉裏漏將出來。沿岸蘆荻尖上的清露點點滴滴。像珍珠一般。拋到水面。水面起了湖烟。迷漫着全湖。十步以外。不辨人影。當下麗青說道：天明亮了。我們打算回去吧。昨宵家裏不知怎生慌急。咧衣雲道：你瞧湖上白霧迷漫。我們怎能回去呢。麗青默然片晌。又過了約莫兩刻鐘。東方起了一片紅霞。曙光照耀着大地。原野間一草一木。已都瞧得見。湖上起了琤琮的水聲。和款乃的櫓聲。有船隻往來了。衣雲便向那扳鬚的婦人說道：我們來得去不得了。可好請你們相送一程。待我買你們幾尾魚。請你們一同送去。那扳鬚的婦人道：可以的。待我叫起船上睡熟的小兒來。送你們回府。說着。高叫了三聲。小三子網船艙裏鑽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來。赤着膊。篷着。

髮只穿一條藍夏布袴，一手叉着腰，一手揉着睡眼，慢慢地走到岸上。那婦人吩咐他道：「小三子，你洗洗臉，划着小艇送少爺小姐到澄經沈府上送了去。走回來就是那小孩答應一聲，走近水灘邊，蹲下身，子捧些冷水洗了洗臉，然後跳到小艇上，舉槳待發。衣雲這時在魚簍子裏揀了兩尾柳條魚，授給那男子，用根稻草穿在魚鰓子裏，輕輕提了提，說：「少爺要不必秤得算四百文吧。」衣雲也不計較，說：「我給你兒子帶回來，便是。」那男子笑了一臉，說：「聲多謝，便扶了衣雲，麗青送到小艇上，兩尾魚放在船中心，衣雲同麗青相並坐下一頭，那小孩即便撐開小艇，徐徐划動向湖心盪去……這時候湖上白霧尚未消散，小艇在白霧裏行動，好像騰雲駕霧，原野之間什麼都瞧不見。仰望蔚藍色的天穹，十分明淨，東方紅霞若帶，流盪不定，流盪了一回，下面又透出一大片紅雲，雲底一部分隱在白霧裏，一部分向初醒的湖面上射出血紅的光來，緩緩地裂開光亮的雲彩，穿過樹木曠野，全地平綫那一輪偉大的火焰的球，便顯現了。衣雲同麗青見到像生命似的歡迎着，張着兩臂，痴想要同旭日擁抱一回。其時小艇已划到湖心，衣雲又聽得一片清脆的歌聲，只在湖上，但給那白霧迷漫着，只聞其聲，瞧不

見唱歌的人衣雲好生驚疑。直到兩艇相接才見一個田夫也在盪槳唱歌。唱的歌雖不辨字句聲調却很宛轉動聽……一回兒陽光已徧照湖上小艇也已划近柳岸衣雲見那碧粼粼的柳條依然拂着水面便向麗青說道麗妹這里可就是我們的出發點麼麗青道大約是的衣雲道昨宵趙老頭兒失掉這艘小艇也得在那里發急咧我們真荒唐麗青笑了一笑不多時小艇已泊到岸頭衣雲扶着麗青登岸走回自己家裏家人見了衣雲麗青大家嚷着道好了好了少爺小姐都回來了衣雲的嬌母從裏面走出見了兩人驚着問道你們那里去的呢害我們找尋了一夜一夜沒有安心睡覺此刻阿福還在湖上找尋咧衣雲當將歷險的事說了一遍家人都嘖嘖嘆着衣雲的嬌母道你們好險啊這麼大的湖面半夜裏又遇到這麼大的風陣今天安然回來的真是全靠着祖宗的保佑了現今小船在那裏快叫趙老頭兒來划去正說時那相送的小三子提了兩尾柳條魚進來衣雲便吩咐給他四百文魚價另外給他一百文酒資家人如命給了小三子小三子稱謝而去不多一回阿福也回來了衣雲吩咐阿福將小艇划還給趙老頭兒然後同麗青走進裏面各自換去了濕衣覺得一宵未睡十

分委頓。兩人各進各的房。問橫身便睡。直睡到下午四五點鐘。才醒。衣雲當先起床。起了床。去喚醒了麗青。同在書房內吃過一餐點心。衣雲說道：「麗妹，昨宵的事險也。真險。然而有趣。也有趣極了。麗青這時覺得非常羞澀。低下螭螭一聲不響。衣雲又道：「趙老頭兒，昨宵失掉小艇，一定很着急。我們今天也得去安慰他一番。才合道理。說着，又引麗青出門，沿着魚塘走去。這時夕陽已西斜。塘岸上田夫反負着手，巡視青苗的，可也不少。更有許多田家小孩子，精赤着身體，在魚塘裏，恣河浴，爭摸水底小蚌、螺螄，也有在沿塘岸用蚯蚓繫在線頭釣大蝦、衣雲見那恣浴的小孩子，僅不過八九歲，已服水性，非徒會得泅水，並能夠屏着鼻息，鑽向水底，經過十多分鐘的潛伏，才透出水面來。也有站在魚塘岸的高處，奮身跳到魚塘裏，接着泅過一條很闊的魚塘，一些兒不氣喘，更有幾個小孩，將頭顱伏在水面，效法蝦蟇式的泅水。泅過塘面，絕無聲響。衣雲同麗青，看得出神，嘖嘖嘆賞了一回。再徐徐踱過去，踱到昨晚出發的柳岸，那里遙望對湖蘆葦，隱約莫辨。衣雲道：「麗妹，你瞧這般空闊的湖面，我們昨晚竟在無意中飄流了。過去危險不危險？」麗青微微笑着，衣雲徘徊了一回，又抄到一村人家裏，找到趙老頭。

兒家中只見雙扉緊閉鐵鎖把門衣雲同麗青祇得仍回到塘岸上再經過柳岸時忽見湖上一葉扁舟飛划而來正是趙老頭兒賣完了黃瓜回轉衣雲守在岸頭一棵楊柳底下不多時見小艇泊近岸邊衣雲向趙老頭兒謝了昨宵的冒昧趙老頭兒說昨晚我吃醉了酒一些沒有覺得直至今天早上你家阿福來送還我時我才酒醉醒來衣雲笑道你也算得糊塗極了昨晚假使給人偷了去你便如何趙老頭兒笑道這裏湖上是安樂地方沒有偷兒的所以我放心得下說着哈哈笑了一陣卽忙跳到岸上衣雲見他身子搖搖不定便道老頭兒今晚你可是又喝醉了不成趙老頭兒含糊着道今天沒有喝醉只喝得四兩高粱那里會醉今天回來得早太陽還沒有落山我還得釣幾尾魚作下飯菜咧衣雲問他往那里釣去趙老頭兒正待回答向湖邊一望驚着道哎喲那怎樣玩法呢正是

人歸柳岸斜陽外

船在蘆花淺水邊

不知趙老頭兒爲甚麼吃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紅袖青衫菱塘垂釣 同心一意月夜定情

原來趙老頭兒那一艘小艇因爲沒有繫住纜繩又盪開去了當下趙老頭兒一時沒有法想衣雲幫同他趕到魚塘岸上叫了兩個忽河浴的小兒來吩咐他們泅水泅上去將小艇划回來小兒卽忙跳入湖中泅近船舷拉住了纜繩又泅到沿岸趙老頭兒接了纜繩繫在柳樹上向小兒謝了一聲那小兒跳躍似的又到魚塘裏摸小蚌去了趙老頭兒趕回家中取了一根釣竿一罐釣餌來邀請衣雲麗青一同登舟釣魚衣雲好奇心發當同麗青跳入小艇坐在一並趙老頭兒解了纜繩徐徐打槳划到一處菱塘中間垂釣衣雲見那浮在波面的菱葉一顆顆青葱悅目也有小小的菱花像水仙花一般透出波面趙老頭兒用划槳掠開菱葉小艇穿梭似的穿進中間起了一陣蘇蘇之聲那菱葉上面有小青蛙跳來跳去這一種小青蛙翡翠似的背心羊脂白玉似的肚子是菱塘裏的特產大小僅像金錢一般鳴聲閣閣非常清脆因爲牠很馴善鄉人都叫牠燒香田鷄衣雲捉住了一隻授給麗青麗青一鬆手那青蛙便跳向菱塘中去了當下趙老頭兒放下槳把罐子裏的釣餌裝上釣鈎釣餌是半隻死蝦釣鈎很尖銳鈎鈎上面繫一塊銅牌閃閃發光是引起魚兒注目的意思趙老頭兒裝好釣餌便

將釣綸垂到菱葉叢中去不多一回兒覺得釣竿梢上灣了一灣趙老頭兒連忙向上。一掠有六七寸長一尾鯽魚挂在釣鉤上趙老頭兒喜逐顏開的將釣綸提到舟中取下魚來放在魚簍子裏衣雲見那鯽魚在魚簍子裏活潑潑地的跳躍趙老頭兒重又裝了釣餌垂釣一壁說道這裏的鯽魚不比尋常江擘上絲網上捉到的一般尋常的鯽魚鱗片一色銀光似的這裏釣起來的鯽魚鱗片分作兩色腹上淡青色背上烏雲兒似的所以叫做烏背鯽魚烏背鯽魚生長在清水裏面沒有嘗過泥滋味土氣息魚肉因此格外來得鮮美肥嫩……正說時手中釣竿覺得向下一沉趙老頭兒連忙向上一掠應手而起又是一尾烏背鯽魚登時酡顏上露出一片笑容將鯽魚取下釣鉤放在魚簍子裏衣雲同麗青見着也覺很有趣……那時候西天一顆血盆似的火焰球滾滾下墜天半祇餘流動不定的晚霞掩映在波面好似鋪着一疋雲錦在雲錦似的波面上有一羣白羽紅冠的乳鵝紆徐游行游向菱塘右面的柳岸一邊去一帶凝碧的柳絲疎疎朗朗垂到波面拂水輕颺彷彿羣鵝的錦幕又似簾櫳羣鵝中也有攙着頸項也有互剔羽毛也有嘴兒相接像密語像接吻都在一片大自然的風光裏

面發揮牠們的情愛岸頭柳枝上呢一聲聲的知了和着嘶嘶的蟬聲很清脆很宛轉音樂一般奏着衣雲同麗青沉醉在這樣甜美的風光之間心中煩慮全消麗青向四下眺望了一回幽幽地向衣雲說道雲哥我們隨處領略這樣甜美的風光心中多麼愉快呵我想那世間一般的人奔走於名場利藪鎮日價心煩慮亂那里夢想得到這樣甜美的風光和清麗的境界衣雲道可不是啊我們過慣了這樣的生活不論到那裏都覺得身心上不舒服的了所以我只願同麗妹終生徜徉在這座小澄湖上麗青含羞脈脈低下螭螬手弄着一瓣青綠可愛的萍葉那趙老頭兒一手持釣竿一手用螭貝掠着水波慢慢地釣過去接連釣到好幾尾烏背鯽魚他一壁垂釣一壁講他的捕魚經道這里湖上捕魚約分兩種一種用網的一種用釣的用網有扳江罨張絲網用釣有放麥釣釣縵鱖其他放鵝鵝的又在兩種之外我們這里只是不多講到像我這樣菱塘垂釣不能算得認真捕魚簡直是玩玩罷了若說魚的鮮美可口却要讓還我釣子上的了江罨上和絲網上的都不甚鮮美尤其是鵝鵝口裏吐出來的魚上口就覺得有一陣羶臭中人欲嘔衣雲道你的話不錯鵝鵝口裏的魚我絕對不喜歡

吃更有一種小港裏的藥魚。咧吃了立地要生病。最最有礙衛生。趙老頭兒道。藥魚本來官廳禁賣的。你道他們怎樣一個藥法的。只用藥材裏的巴豆。煮成了汁。傾在河港裏。那河港裏的魚蝦。不論大小。嘗到這種巴豆的滋味。立地翻白了身子。浮到水面來。假使將這一種藥死的魚。烹食了。豈不是要使人腹瀉的麼。非但腹瀉。還得發痧。咧所以千萬不可貪便宜。害自己的身體。衣雲很以爲是當下。趙老頭兒釣魚。直釣到湖烟四起。歸鴉晚噪。纔始慢慢地划出菱塘。泊到柳岸。衣雲又問趙老頭兒。買了兩尾鱖魚。給麗青用帕子包了回去。養在臉盆裏。依舊活潑潑地。兩人玩了一回。一同晚餐。當晚兩人在燈下閒談。麗青發起說。我們明天各人親自動手烹兩色看菜。誰烹得有味。誰有本領。衣雲拍手贊成道。那很有玩味。我烹的菜。包你要讚不絕口。咧麗青道。事前不必誇張。等明天烹調好了。請姨母來做評判員。誰有味兒。等姨母發表。衣雲聽說興高采烈的道。好好明天我烹調給你。看就是麗青道也。得有個條件。彷彿考試文章一般。第一不許倩人捉刀。油鹽醬醋多少分量。各自全權支配。第二主要的物質。魚肉……等項。也得自己採辦。獨出新裁。烹調併且兩人煮的看菜。事前不許宣佈。事後不得雷。

同雷同者處罰。衣雲點了點頭，說道：「一切有數了。」麗青又道：「那麼我們確定各煮一暈。」一素下午一句鐘以前，交菜。衣雲說：「理會得那兩尾烏背鯽魚，我自願奉讓給麗妹。」麗青笑了一臉，說：「那麼你煮甚麼？今宵也得準備準備。」咧衣雲忖了忖，道：「我不須準備，得包你明天勝過你烹調的菜。」麗青又笑了一陣，衣雲又道：「明天可是大小暈不拘的吧？」麗青道：「當然不拘，隨你殺一條牛也好，煮一個蛋也好。」衣雲聽說也笑了起來，道：「今晚又使我想起一件舊事來了。四年前我在上海一所學校裏代課，校中有四五位同事組織一個聚餐會，第一個方法很平常，彼此只輪流會宴，後來覺得少興味。大家主張改換方法，於是公同議決，各人出不平均的代價，上不同樣的館子，怎樣不平均的代價呢？就是襲用一種撇蘭的方法，使各人指認若干金錢，這種撇蘭方法却也由來已久。假使六個人先由甲用白紙撇成六瓣，蘭葉長短歪斜不等，然後在密室裏面把金錢相差的數目註明在蘭葉的根上，譬如總數七元，每瓣蘭葉上有寫三元，有寫二元，有寫一元，有寫五角，有寫三角，有寫二角，任意註明白了，然後由甲掩沒了蘭葉的根，和註明的數目，露出葉子，使五人隨意指認，留下一瓣歸甲自己受領，出錢多的當然

晦氣出錢少的自是便宜彼此湊集了錢然後定吃的地點假如第一次上京館第二次上徽館第三次上粵館每次不得相同隨後幾處館子都吃遍了輪到我沒有法想我便引他們上南市一處和尚庵裏去吃素齋誰知那香積廚裏的菜要算最最有味彼此吃得十分歡心日後又嫌沒興味大家公議出一個方法須由各人在家裏親自動手烹一色菜不論暈素祇須烹調得入味准時准刻攜到宴會的席上大家公吃如有實質相同烹法類似的下次罰其多備一菜自從這個議案議決之後各人大上心事星期舉行他們星期六的晚上就在家裏打腹稿一到時刻彼此像上海那批繅胡絲阿姐似的各自提了一隻小飯籃到校裏來可是怪狀百出有的炒一盆蛋有的燉一尾鹹鯊魚有的只拌一盆豇腐干絲大家說他們太取巧了其中有兩個人同樣烹一大碗紅汁甲魚于是公議取罰誰知其中一人很工心計他說你們仔細看看我烹的這一碗何嘗是甲魚明明是烏龜肉你們難道沒有吃過不成衆人聽說是烏龜肉一闕的不顧而唾說道虧你有本領連烏龜肉都烹了出來這種骯髒東西好上桌面的麼那人道藥料裏的龜版膠不是很名貴的你們也許有人嘗過不是同樣烏龜煮

成的麼。烏龜十分補陰。我生小有個陰虧毛病。所以最歡喜吃烏龜肉。衆人一眼也不
睜。那人便獨自吃着。其實何嘗是烏龜肉。他說說吧了……麗青聽得笑了一陣。衣雲
又道。其實烏龜肉同甲魚肉滋味相差不多。烹調得入味。一時竟辨別不出。我有一回
在朋友家裏吃飯。無意中吃了好幾塊。始初只當牠甲魚肉。直到吃過飯。那朋友才始
告訴我。說是烏龜肉。害我不舒服了半天……麗青道。我們那裏網船上烏龜肉。有得
出賣。價錢比較甲魚貴。我還親眼見他們殺烏龜。咧只用快刀把烏龜一劈。兩爿然後
割下四隻腿子來。他們說烏龜的壳子千萬不能掉在河中。偶然掉在河中。便要合着
許多網船的力。設法摸起來。否則說要變做怪物。害一地方的生命。這種話。古老相傳
都這樣說。不知甚麼意思。衣雲道。也許一種鄉人的迷信。記得我小時。光在庭心裏捉
住了一隻大烏龜。玩弄我的父親。連忙搶了去。投在湖中。說人家最忌養烏龜。叫牠通
陰溝。陰溝裏不免有污泥。磚石等情。假使烏龜鑽進鑽出一不小心。身子給磚石軋住。
了。牠就成年累月的用四隻腳爪扒動。不消經過幾年。便要脫壳而出。變成一種鐵線
蛇。這種鐵線蛇害人。不淺。牠簡直能夠在空氣裏面飛行。專喜啄食小兒的眼睛。最最

可怕的了。這種說數。我也不知有什麼出典。大概也是一種傳說罷了。麗青道也許有這種事情。我們香山鎮上有一家裕源染坊。裏去年發生一件怪事。他們店裏的染司務。無端一個個身上生着毒瘡。臂膀都爛掉。醫生也不懂叫什麼瘡。無論怎樣醫治。不愈。那染坊店裏呢。歇了一批司務。又聘一批司務。誰知不到十天。手臂上起了同樣的瘡。于是大起恐慌。相戒不敢再進那家染坊工作。那家染坊老闆弄得莫明其妙。在染坊裏四處找尋。也找尋不出甚麼毒物。有一天上午。老闆在店裏吃飯。飯外邊來了個乞丐。唧唧不休的討飯。夥計們不肯捨他。老闆狠慈善。吩咐捨他一碗白飯。那乞丐就坐在染坊門口吃飯。吃完一碗飯。依舊不肯走路。染坊老闆免不得攆開他。不許坐在門口。那乞丐笑嘻嘻的向老闆說道。你別攆開我。改天請都請我。不到咧。老闆驚異着道。我有甚麼事情要請你呢。那乞丐道。將來自有用我之處。老實說。我爲了你們有急難才走來的。我住在那邊觀音堂裏。你有急難時來同我商量。就是說罷。揚長自去。那老闆好生疑慮。要待去叫轉。那乞丐時店中夥計都說。這個乞丐是個瘋子。瘋瘋癩癩的。話那里好作準。老闆因此也就不放在心上。誰知過得一個多月。非但染司務生瘡。連

店中的夥計一個個都生病起來了。惟有老闆另有住宅不宿在店中，所以沒有疾病。當下那老闆想起乞丐的話，不爲無因，他便親自去尋訪那乞丐，找到觀音堂裏一問。香伙說：「乞丐晚上住在這裡，日間在街上討飯，這裡不來的。」老闆找到街坊在一條小橋堍下找到了見他，坐在地上，向過路人索取頭髮數根，涎沫一口，並不索取錢米。老闆十分驚異，邀他到店中告知詳情，求他援救。乞丐笑道：「可是你用得着我了，明告你罷。你這裡產生了毒蛇，將要成形，一成了形，非但你家受害，一地方都要受害。咧！我因此特地來除害的。」老闆聽說又驚又喜，那乞丐回到觀音堂，取了幾件傢伙來，一鉢子唾涎，一簍子頭髮，一隻鐵籠，一柄釣鈎。老闆問他唾涎頭髮有何用處。乞丐說：「捉毒蛇必須用牠，我已費了半月工夫，向街坊上人討到這些東西，說時便將頭髮緊緊繞在腕間，使脈息和血絡上下不相流通，然後在唾涎鉢子裏浸着一壁，吩咐老闆往那裏取一隻燻雞來，老闆去取燻雞時，乞丐又在染坊作場裏四下巡察，不久找到染缸底下一個洞子，毒蛇就匿在這裡。等到老闆取到燻雞，乞丐撕一隻雞腿裝在鈎上，直向穴中伸進不多幾時，見那乞丐咬緊牙關，用力猛回穴外，一拖拖出一條二尺來長。

的。四。脚。蛇。來。當。即。投。在。鐵。籠。裏。用。鐵。絲。扣。住。牠。的。頸。子。不。許。牠。動。彈。老。闆。見。那。蛇。背。綠。質。白。章。蛇。腹。灰。褐。色。有。三。條。紅。紋。頭。大。尾。長。形。像。穿。山。甲。目。光。炯。炯。鼻。孔。噴。出。白。烟。縷。縷。不。息。當。下。向。那。乞。丐。謝。了。又。謝。乞。丐。這。時。的。手。掌。腫。漲。得。草。鞋。似。的。乞。丐。浸。在。唾。涎。中。約。有。半。句。鐘。光。景。腫。才。消。散。便。向。老。闆。說。道。這。一。條。蛇。當。初。是。烏。龜。變。化。的。名。叫。琵琶。蛇。尚。還。沒。有。成。形。了。形。同。樂。器。中。琵琶。一。般。腹。上。會。生。弦。索。風。清。月。朗。時。候。能。夠。在。空。中。發。出。音。樂。使。人。聽。了。暈。眩。這。是。毒。氣。蘊。結。成。就。的。年。代。已。久。非。一。朝。一。夕。牠。如。今。雖。不。能。發。音。樂。鼻。孔。中。已。能。噴。出。烟。霧。這。種。烟。霧。就。名。瘴。氣。中。人。即。生。疾。病。最。最。害。怕。老。闆。聽。說。道。不。錯。我。店。中。八。個。夥。計。已。陸。續。病。倒。了。六。個。還。得。求。你。救。治。咧。乞。丐。探。懷。取。出。一。瓶。丸。藥。說。內。服。外。敷。都。好。老。闆。感。謝。不。盡。送。乞。丐。錢。米。乞。丐。不。受。提。了。鐵。籠。便。走。一。時。鬩。動。了。衆。人。當。乞。丐。神。仙。一。般。不。久。乞。丐。就。遠。地。方。去。了。……這。件。事。據。眼。見。的。人。說。千。真。萬。確。我。始。終。懷。疑。着。雲。哥。你。道。奇。怪。不。奇。怪。衣。雲。說。骯。髒。地。方。產。生。毒。蛇。也。許。有。的。說。那。毒。蛇。腹。上。會。生。弦。索。夜。間。能。發。音。樂。未。免。不。經。麗。靑。道。是。啊。我。也。以。爲。他。們。故。神。其。說。我。往。常。聽。得。人。講。毒。蛇。變。鱉。魚。確。有。其。事。那。烏。龜。會。得。變。毒。蛇。却。未。

之前聞衣雲道蛇跌鰲鄉間時有得見往往有緋紅的赤練蛇盤在水次楊柳上跌到岸頭立變了鰲魚這也不可思議麗青道所以買鰲魚要看肚子烏黑的可以吃得緋紅的就是蛇跌鰲含有多量毒質吃了難免生癰疽發背衣雲道不錯我就不論烏肚紅肚絕對不吃麗青又道便是較大的鰲魚也不宜食我小時光曾經見過一件怪事有一天在水灘邊捉蝦望見對岸泥漿內有一條小蛇盤在一尾很大的鰲魚身上盤得緊騰騰地鰲魚一動也不動直等那蛇想要咬死鰲魚時牠纔用力將背上的芒刺撑起那蛇腹立時破裂鰲魚便將死蛇拖入水中慢慢嚼吃我見了這種情形不敢再食鰲魚……正說時窗外的月亮已穿進書齋照耀得一室通明衣雲道麗妹我們這樣子牛鬼蛇神的閑談不知不覺已黃昏將盡了你瞧今天的夜色多麼好說時把窗子推開了麗青望見庭心裏木香棚上的枝葉挂將下來影子映在粉牆上微飄輕拂彷彿蛇影蜿蜒不定又見那倒挂在檐下的黑蝙蝠啾啾唧唧的叫着便道雲哥時光不早我們睡罷衣雲道這麼好的夜色虛度過去未免可惜我們往外邊走一遭乘乘涼好不好麗青說也好衣雲當找了兩柄蒲葵扇授一柄給麗青一同走出書房見嬌

母已睡一個老娘守着大門。即便開門走出。走到岸頭。見舟子阿福坐在船頭上。乘涼唱歌。那湖上漁父在月光裏捕魚的也還不少。塘岸上踏月乘涼的人往來不絕。衣雲向麗青說道。麗妹。你瞧外邊。還是這樣熱鬧。我們默默地縮在裏面。那里知道麗青笑了一臉衣雲。又想起明天要烹調兩色肴菜。當即高叫着。船頭上乘涼的阿福道。阿福。你上岸來。我有事託你。阿福休止了口中唱的山歌。從跳板上走到岸頭來。問道。少爺有甚麼事吩咐。衣雲道。明天一早。你替我買一斤大蝦。兩塊嫩豆腐。再往那邊蒿田裏拔些嫩蒿頭。交給我。就是阿福道。少爺要吃蝦。何必向人買去。這里塘岸上沿水灘。每朝晨有蝦埠頭。只消用魚籠子捉些好了。衣雲道。怎麼叫做蝦埠頭呢。阿福道。少爺可是不懂了。這樣悶熱的天氣。湖底裏的大蝦。一到清晨。都要游到水灘邊來。透空氣。往往一羣羣聚在一塊兒。好像我們上街市一般。擠軋不開。我們只消預備一隻魚籠。那魚籠有彈簧的篾片。魚蝦只能進不復出。魚籠裏放些有香味的麩皮之類。用繩子繫了。魚籠拋在水灘。第二天早上收起。魚籠來。莫說一二斤三四斤也。容易捉到。衣雲聽說快活着道。那麼我託你去捉罷。明天不論多少。一定要的。阿福道。包我身上好。

在魚籠麩皮我們都有你放心好了。說時仍走回船頭上去唱歌。衣雲同麗青在塘岸上踱了一回。重能折到人家村裏走去。只見一家家的磚場上或是草場上都有人在那里乘涼閑話。也有農夫赤膊露脛的躺在竹榻上打盹。也有田婦拉出了奶子在月下哺乳。玉雪似的小孩只穿一塊紅肚兜。也有十八九歲很天真的姑娘們穿着白地青花的夏布褲子。白萬載夏布的馬甲。伸出雪藕一般兩隻玉臂。借着月光梳頭。烏雲兒似的頭髮披在面前。遮蓋着她害羞的臉子。更有成羣結伴的孩子們。手挽手兒唱着『月亮亮家家小兒出來白相相』的童歌。當下衣雲同麗青一路走過去。都覺得非常有趣。走到一片較大的磚場上面。迎上兩隻唁唁不休的狗子。麗青嚇得拉住了衣雲的手臂。不穿衣雲說不用怕。得你走上前去。牠就不咬了。麗青只不敢走上。虧得來了一羣小孩子。把兩頭狗趕走了。麗青拍着胸口道。我最怕的是狗咬衣雲道。鄉村地方本來有三種討人厭的東西。就是野狗毒蛇蚊蟲。尤其是野狗。隨處都有。見了生人奔上奔落的。唁唁不休。麗青道。我聽說鄉間還有一種痴狗。咧咬了人人肚子裏就要生小狗。沒有藥醫的。你道可怕不可怕。衣雲道。痴狗難得有見。我們村上有了痴狗。

便替牠頸子裏繫一個木墩頭使牠趕不上人……正說時見一羣小孩子團團圍着手挽手兒『摸黑魚』正中一個小孩用帕子掩沒了眼睛站着不動以外六七個小孩轉着圓圈子轉了一陣各自踏下一響不響那站着的小孩伸手摸那踏下的小孩摸了一回叫出名字來叫得不錯這個小孩便代替他掩目不對時再轉再猜三次猜不准扯四方打手心衣雲同麗青看得興發許多小孩摸了一回黑魚大家說我們來『踢踢脚背』吧于是各人放了手一字兒排列着另外一人對着他們伸出一隻指頭以一個字點一隻脚口中唱着道『踢踢脚背跳過南山南山扳到水龍甩甩新官上任舊官請出木瀆湯罐弗知爛脫落裏一隻小彌脚節頭』點到那個『頭』字剛逢一個梳雙小辮子的女小因大家一闋的公認她爛去小彌脚節頭的人攆開她那女小因鼓着小頰走到牆腳邊嗚嗚地哭起來了其中另有一個男小孩阿二不忍心她哭走到她面前替她揩拭眼淚安慰她不要哭這時候忽又引起許多小孩的不平一闋的來取笑她道『哭死贏賣家精』那女小因只顧哭替她揩拭眼淚的阿二不服氣罵一個叫阿六的道『阿六阿六馬桶蓋上切肉夜壺裏爇肉爇得弗熟敲殺阿

六。阿六火發起來伸出小拳頭要打阿二。虧得那哭泣的女小因將小身體當住了。阿六阿二伸來伸去打不着。阿二只伸着一隻食指刮自己的臉頰。說道：「老面皮阿二，又不是你的小官人，要你幫忙那女小因，羞得閉上眼皮，拉了阿二一邊走邊說：『我們回去吧。』」別同他們要好。阿六又趕將上來，蹬腳拍手的說道：「老面皮……男軋男淘女軋女淘，蘿蔔弗軋菜淘……」正說時，嚷道：「只聽得場角上一聲咳嗽，大家着先生來了。先生來了。」阿六兩脚奔走口中還在那里叫着……先生先屁股尖騎拉馬浪顛來顛……衣雲同麗青聽得好笑。麗青說：「這樣活潑潑地的小孩好玩極了。他們不識憂不識愁，過他們的黃金時代再寫意，沒有衣雲道我們的黃金時代可惜都已過去。現在再不能縮回過他們這樣的光陰。」說着微微嘆息。麗青拉住衣雲的手臂，又一路向前走。去不知不覺已走出人家村，接着一條廣堤。堤畔都是圃畦。圃畦裏面種着茄子、落蘇，更有隨風擺盪的甜蘆粟、向日葵，又有用細竹桿撐着的豆棚、瓜架。架上的嫩葉、青蔥、悅目、架底的缸豆、一條一條流蘇似的下垂。那廣堤上呢？野花遍地，花蕊飛絮似的迎風飄揚。在月光下散佈種子，更有紅色的梔梔、丹丸似的沿堤雜生。鳳尾草、蟋蟀草。

隨處都有一種野田清幽的境界。雖極化工之筆也。一時難以描寫。當下衣雲同麗青走上廣堤時。忽又縮住了脚。衣雲說道：那邊青草裏倘有毒蛇。我們總得十分小心。麗青道：你往豆棚上去抽根竹桿。隨跑隨趕。那就沒有危險了。衣雲很以爲然。當在豆棚上抽了兩根竹桿。授一根給麗青。執在手中。像司的克一般。一路前走走。到一處牛車屎水的草棚裏。面相並坐下。車輪上月光水銀似的照進車棚。瞧得見地上鋪着鬆鬆的黃土。大概便于牛脚的行走。衣雲執住了麗青的手指。着圍畦裏道：麗妹。你瞧。這里不是有個老翁麼。麗青遙遙望着。當真有個老翁。披簑帶笠的站在一旁。手中執着一根長竿。竿頭上繫柄破扇。輕風吹着。微微飄拂。不覺呆住了。道：這老翁是誰呀。衣雲笑道：這是在看瓜豆的稻草人。因爲這里接近村莊。村莊裏有雞鴨。到這里來啄食瓜豆。所以教這個稻草人看守瓜豆的。麗青方才明白。笑了。笑道：遙望再像一個老翁沒有的了。正說時。那毛豆棵裏的促織。孃一聲聲有節奏的叫。將起來。衣雲覺得這時候的境界清幽極了。胸中再沒有甚麼俗念存在。祇有同麗青的情愛。又在心底蠢蠢發活。當下。一手攬住麗青纖腰。很熱烈的接了個吻。說道：麗妹。你瞧。今天的夜景。和前天在湖

上又是不同湖上清麗已極。這里恬靜無比。我都覺得十分可愛。麗青笑了一臉。衣雲又道：「麗妹前天在湖上蒙你允許我做我終身的伴侶，使我非常愉快。但是可要循着俗例行盤送聘的麼？」麗青幽幽的道：「那你同我母親商量去。我不懂的了。」衣雲道：「那麼你心中對於這件事究竟滿意不滿意？請你再重言聲明一句。我便同你母親說去……」衣雲說時，乘着月光，察看麗青的臉色。麗青低下螭螭含羞脈脈一聲不響，只把手中一根竹桿在泥地上劃圈子。衣雲不免接問一句道：「麗妹，你心中可有甚麼意見發表？」對於我……衣雲正說到這里，只見麗青把竹桿在泥地上畫着兩個連環的鷄心作心形，又在雞心裏面寫着「你」「我」兩字。衣雲便覺要領已得，知道她是說「你我同心」的意思。當即摟住她頸子，嘴唇貼嘴，唇唇久久不釋。正是

低照雲鬟聞暗麝 半含雀舌嚙靈犀

不知兩人親嘴親到甚麼時候，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訂婚客邸演說滔滔 送別河梁餘情嫋嫋

第二天麗青親手煮了一色素麵筋兩尾鯽魚，衣雲也親自煮了一色炒蝦仁一盆蝦。

子豆腐當請媼母陳氏來評判誰煮得有味陳氏笑道哎喲你們還不知道我吃雷齋素咧麗青道媼母我煮的麵筋是淨素中間的餛用香菌屑毛豆子豆腐乾等拌的請媼母嘗嘗滋味好不好陳氏吃了一個贊不絕口道滋味好極了不鹹不淡皮子又薄餛也很鮮好姨甥女煮菜的手法比我高得多麗青謙遜着說我煮的菜怕不配姨母胃口要請姨母指教咧衣雲在旁冷笑道麗妹不必客氣吧將來常常要你煮給媼母吃咧只不要厭煩就是麗青面上紅了一陣衣雲等媼母吃飯走開去了從容伸手握住麗青的小臂幽幽地說道啊！麗妹「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今天竟實現了麗青羞得閉上眼皮嬌嗔似的道甚麼三日不三日我不懂你的話衣雲道你不懂也罷了我覺得我們倆從那晚在湖上定情到今天剛剛三日那麼你今天理應煮幾色菜給媼母嘗嘗啊麗青低下了頭只不開口衣雲又涎着臉兒說笑了一回直到媼姨進來收拾碗盞纔始住口這一天垂晚氣候十分酷暑各人洗過浴又同往塘岸上乘涼只見樹蔭下三三兩兩的小孩子都在那兒遊逛也有用一頂破箬笠繫根繩子懸在桿頭沿着塘岸一路在草地上罩蜻蜓也有將長竹桿捲着蛛網向柳枝上粘知

了。衣雲同麗青在柳蔭下看得出神不提防一陣輕風挾着幾瓣柳葉撲到麗青懷裏。麗青也不在其意一路迎風走去走過塘岸從小堤上抄到一處荒墳上那荒墳面積很廣徧地都生着芊芊的青草一並有三個土阜在土阜的坳裏生出拔地參天一棵大銀杏樹衣雲同麗青兩個人牽着手還抱不盡這棵樹身望着上面枝桿槎枒綠葉娑娑在那枝葉深密之處有一個斗大的鴉巢當夕陽初下時一羣歸鴉正在樹巔噪聒衣雲同麗青站在正中的土阜上面望得見湖上帆影波光和那沿湖的竹籬茅舍又見左右兩個土阜頂上有一頭母羊不住的在那里嚙草根腹下有兩三頭乳羊雪白的毛片嗚嗚地跪着前足吃乳汁衣雲望了一回挽着麗青走下土阜抄到銀杏樹底下見有兩隻石馬一個翁仲臥在青草裏那石馬是青石琢成的背上光滑得像鏡片一般照得見人影衣雲同麗青各跨在馬背上覺得涼沁心脾徧體鬆爽衣雲道麗妹你瞧這里的風景又是不同這里真好算得清涼世界了麗青道這個墳墓不知那一家。的衣雲道不可考了據人傳說是沈石田的墳墓又說是沈閣老的墳墓沈石田是個很清高的藝術家我想決不會這樣補張揚厲建築這麼大的墳墓若說沈閣老

這地方明季沒有姓沈的大臣。清朝也沒有姓沈的巨宦。究不知是誰人的埋骨所。又有人說這個墳墓當初象着蟹形。建築成功的。誰知不久給仇人將對面一條小浜填沒了。就變做一隻死蟹子孫。就此衰敗無遺。到到無人收管。這個墳墓假使不填沒。這條浜定然要出個霸主像項王一般的人。這些話算得齊東野語。無從稽考的了。麗青聽說笑了一臉。衣雲跨下石馬。又扶了麗青下馬。一並坐在一個橫倒在草裏的翁仲身上。麗青這時覺得手臂上又痛又癢。十分難熬。搔了一回。皮膚上登時墳起三四個大塊。驚着道。這是甚麼咬的呀。衣雲托着麗青的玉臂。摹撫了一回道。這是剛才在柳岸上吹着的毛蟲刺。這一種毛蟲。柳樹上的特產。徧體生着黃毛。頭角上有兩團黑毛。那黑毛吹進了皮膚孔。就使人痛得難熬。停回我替你用麥草挑一挑。把毛刺挑去了。就不會痛的。麗青繃着眉頭。忍了一回。忽聽得樹間簌簌風響。登時吹得滿身都是銀杏葉子。衣雲道。麗妹你瞧。天上的烏雲推得這般快。怕要起風陣了。我們慢慢地踱回去罷。說着。一同站起身。起來手挽手兒。從土阜坳裏走出。走到小堤上。望見兩旁田畝裏的青苗。給風陣吹得像波浪似的起伏不定。兩人走到柳岸時。天空已佈滿黑雲。風陣

越吹越緊沿湖的漁船泊了不少都在那里繫纜的繫纜疊網的疊網一帶垂楊的葉子都吹得翻了轉來變成雪片似的潔白可愛嘶嘶的蟬聲斷斷續續地叫着天空紅蜻蜓黃蜻蜓成千成百的飛翔鄉人牽着羊負着耒在柳岸一路走一路說道天起龍陣了你瞧那些龍甲裏蜻蜓飛得這麼起勁衣雲同麗青只管走路走到自己草場上時瞥見叙着一大堆人都仰起頸子在那裏眺望口中不住的驚呼道喏！喏！又是一條小青龍喏！喏！一起九條龍了衣雲隨着他們的目光望去只見中天都滿佈着黑雲四圍依然魚肚白的晴空在黑雲的雲脚下蜿蜿蜒蜒吊下八九條龍一般的雲氣遙望着粗的有車軸那麼粗細的僅竹竿一般細原來是旋風在海洋裏吸收海水經不起無科學知識的一般鄉人互相附會說誰是龍尾誰是龍爪誰是龍鬚誰是龍頭又說那一條是青龍那一條是黃龍那一條是小龍那一條是老龍說得活龍活現鑿鑿有據衣雲麗青也只當龍看待胡他假的調不去把科學知識糾正他們鄉人看得出神有蹬脚的有拍手的更有許多小孩子對着雲端裏的龍指指戳戳便給旁觀的呵叱着道看龍不能用手指指戳戳的一經指戳龍就要發怒龍發怒起來陣

雨不停要害得合天下人都淹在水裏。那是了當不得。小孩聽說就此不敢再指一回。兒陣雨驟下。雨點竟像爛桃子一般大小。落在背上冰冷澈骨。鄉人四散回去。也有人一路走一路說奇怪。奇怪怎麼這里落雨湖上不落雨呢。衣雲聽說對湖上望去當真一個水花也沒有。很覺詫異。當時搖船的阿福說道這就叫做「夏雨隔區田烏牛濕半肩」。夏天的雨本來是這樣的。衣雲好笑着引了麗青走進家門。便在書房裏坐地。麗青坐定了。又覺得手臂上給毛蟲刺的幾個塊發痛起來。衣雲便將一根麥草管用剪子剪作斜形。然後拉着麗青的玉臂。將很鋒利的草尖挑取汗毛孔裏刺入的蟲毛。好久一回。從每一個墳起的塊裏挑出一根蟲毛來。像短髮一般。纖細粗看竟看不大見。挑去了衣雲。又將舌尖在塊上舐了一舐。說不要緊了。麗青當真覺得不再疼痛。這時候衣雲的嬸母走進書房來。將一封書信授給麗青。說剛纔蘇州航船上送來的。麗青拆開看時。是自己母親在香山寄的內容。無非埋怨自己。要自己即日回家。麗青見了。不覺也動了思家之念。當給衣雲看了一遍。衣雲勸麗青多住幾天。麗青沒有答應。只道我們將來敘的日子正多着呢。現在她埋怨我。我不得不趕緊回去。安慰安慰她。

老人家衣雲見不可強黯然神傷不能自己這一晚兩人說說談談直過半夜纔各安寢第二天清晨麗青整理整理衣服別了姨父姨母一路出門衣雲直送她到福熙鎮上只覺得戀戀不捨麗青也有些不忍決別衣雲便道麗妹好在我沒有甚麼事情今天送你到蘇州可好麗青道那再好沒有衣雲便寄了個口信回家只等常熟早班輪船過引麗青一同登輪不消半天已到了蘇州那時正敲過一句鐘衣雲陪麗青在小館子上吃了一餐飯又送她到胥門送上香山航船直到航船開遠了才惘惘地回到閨門這一晚衣雲睡在鐵路飯店思念麗青終宵沒有合眼第二天忽又連帶念及瓊秋當趁木瀆早班輪船趕到木瀆先往舅父獻齋家裏見了舅父舅母談了一回家務吃過飯舅母便托人去叫瓊秋回來瓊秋見了衣雲轉覺淒然的道雲哥難得你這樣熱的天氣到我們家裏來衣雲訕訕的說不出話只道特來望望表妹呀瓊秋道怕不是望我望另一表妹衣雲笑着道不論那個表妹我都惦望着都要望望的瓊秋笑了一臉只道雲哥她前月來望過你沒有衣雲假作不知道她是誰呀可是雪聰兄瓊秋向衣雲瞅了一眼道別替我裝假痴了你心裏的她是誰不用我說了衣雲道可是麗

青表妹她沒有來呀。瓊秋對衣雲臉上望了一眼，默然不聲。衣雲問瓊秋道：「麗青表妹，這裏來過沒有？她可曾向你說甚麼話？」瓊秋只是微微搖首。衣雲笑起來道：「可是我不向你說實話，你也不肯告訴我麼？」瓊秋只微微地笑着。衣雲引瓊秋坐到庭心裏杏子樹下，當把麗青來澄涇的事詳細說一遍。說到湖上定婚的話，衣雲喜形于色，非常得意。瓊秋道：「現在好了，可不用我做媒了。」衣雲道：「你怎麼好不替我做媒？她母親面前非得表妹說去不成。」瓊秋笑了，笑道：「你可是還用得着我呢？」衣雲涎着臉兒謝了個罪。當問雪聰兄可在府上，瓊秋道：「她出門多時了。」衣雲想起麗青的話，當問瓊秋道：「前此表妹可是同雪聰兄爭吵過的麼？不知爲着甚事？」瓊秋微微嘆了口氣，只不回答……當下兩人相對坐着，默默地一語不發。有到十來分鐘，衣雲見瓊秋面上的神情比往昔不同，雙眉緊鎖，秋波半掩，容顏也憔悴得多。好生替她悲傷，只不知她究竟爲着何事。當時不敢動問，坐了一回兒。殷家有個姑娘來叫瓊秋回家，瓊秋當即別了衣雲，隨着姑娘自回家去。衣雲獨自在書房裏靜坐，覺得好生寂寞。坐了一回兒，舅母來請衣雲吃夜飯。衣雲吃過夜飯，和舅母坐在內廳隨意閒談。舅母詢問麗青的事，衣雲當把詳

情說了一遍。舅母道：「這事虧得我女兒瓊秋一力玉成。前月二十邊麗青到這里來，望瓊秋。瓊秋勸她到澄涇來，望你並且囑付她多住幾天。又逼她在這里預先寫信給你。可是你都沒有知道。現在她自己答應了，你再好沒有她娘沒主見的，只聽着女的話。改天我往香山替你說親，以便早日結了婚，一件傳宗接代的大事，就好拋開了。你道對不對？」衣雲說：「舅母的話不錯。一切費舅母的心，便是舅母又道：『衣雲，你叔父嬸母的意見怎樣？』」衣雲道：「他們對於麗青極端贊成。他們都說：『托舅母做媒最好。』」舅母笑了一笑。衣雲又問舅母道：「表妹近來同雪聰的感情可好？」舅母愀然說道：「他們小夫妻倆近來不大和睦呀。」衣雲驚問道：「爲的甚麼呢？」舅母道：「這事不是我衛護女兒，簡直要怪雪聰不好。雪聰近來有了外遇，不常回家裏。一切事情他都不管，賬難免我女兒要和他爭吵。衣雲道：『不知雪聰相與的甚麼一流女人？』舅母道：『若說那個女人，真一錢不值的東西。』」初當那個女人死了，娘沒有錢殮葬，托我一個堂房的妹子孫太太向瓊秋借一百塊錢。瓊秋一片好心，自挖腰包借了她。後來她母親過世了，沒處存身，又托孫太太荐到瓊秋那裏相幫。相幫瓊秋見她孤苦收留下來，誰知養虎傷身，不久和雪聰勾

搭上了說也可笑。一兩個月後，便有了身孕。雪聰串通着一個醫生推說那女人生下肺癆病，送她進醫院去治療。我女兒心地坦直，絲毫不疑心她有甚麼。誰知雪聰暗暗同她租了房屋在蘇州城裏住下。這個消息一面瞞着我女兒，直到五月裏才有人來報告。瓊秋可是女人的氣量，總是狹窄的。瓊秋聽得這個消息，不免要同雪聰爭吵了。衣雲道：「現在怎樣呢？」舅母道：「現在雪聰仍舊同那女人住在蘇州家裏，不常回來。我女兒的性恪，你也知道，很慈祥的一時也奈何他們不得。只有打落門牙肚裏嚥沒處訴苦。衣雲嘆息着道：「雪聰這樣不自愛，太對不起瓊秋妹妹了。」舅母道：「我也算得勸解女兒。女兒只是氣苦你見她時再勸勸她吧。」衣雲很替瓊秋扼腕，當下唏噓了一陣，自回書房睡去。第二天衣雲吃過早飯之後，一心想去探望瓊秋，獨自慢慢地走去。走到一頂木橋面上，遠遠望見瓊秋正在田岸上走來。衣雲便站定在橋面上等候。瓊秋不一回，瓊秋走上橋來，見了衣雲，彼此招呼着一同走回家裏，便在庭心裏一棵杏樹下坐地。衣雲對瓊秋臉上望了一眼，見她雙蛾微蹙，知道她心中蓄有隱憂，深恐觸發悲懷，不敢動問家事。只道瓊秋我與麗青的事，請你一力玉成了罷。瓊秋道：「你們自己早已

說。妥。決。沒。有。甚。麼。變。端。的。了。過。得。一。二。天。我。請。母。親。說。去。總。須。循。着。俗。例。行。個。盤。擇。定。吉。日。結。婚。到。那。時。候。吃。你。喜。酒。我。也。快。活。的。了。衣。雲。很。感。激。瓊。秋。只。道。那。麼。我。在。家。裏。專。聽。好。消。息。你。去。說。定。了。那。天。行。盤。我。自。來。請。你。吃。喜。酒。瓊。秋。見。他。露。出。急。不。及。待。的。神。情。來。望。着。他。臉。上。笑。了。一。笑。衣。雲。又。同。瓊。秋。講。了。半。天。家。常。的。話。當。日。吃。過。飯。衣。雲。便。辭。了。舅。父。舅。母。及。瓊。秋。表。妹。趁。輪。船。到。蘇。州。住。了。一。夜。第。二。日。回。轉。澄。涇。過。得。十。來。天。接。到。瓊。秋。的。信。說。據。麗。青。的。意。見。不。須。循。着。俗。例。行。盤。送。聘。只。消。行。個。訂。婚。儀。式。在。蘇。州。甚。麼。公。共。地。方。請。幾。桌。酒。開。個。談。話。會。互。換。一。件。信。物。然。後。約。定。日。子。結。婚。就。算。數。的。了。至。于。茶。禮。聘。金。她。都。主。張。不。要。她。的。意。思。以。爲。彼。此。完。全。精。神。戀。愛。精。神。上。的。結。合。不。應。有。絲。毫。金。錢。觀。念。夾。雜。其。間。這。也。是。一。種。純。潔。的。思。想。取。你。同。意。你。同。意。了。揀。個。日。子。雙。方。約。了。家。長。和。朋。友。就。在。蘇。州。舉。行。……衣。雲。讀。了。這。封。信。喜。不。自。勝。當。下。同。叔。父。嬸。母。商。量。了。一。下。便。揀。定。中。秋。節。雙。方。在。蘇。州。鐵。路。飯。店。禮。堂。訂。婚。衣。雲。商。量。妥。貼。了。回。信。給。瓊。秋。瓊。秋。告。知。麗。青。麗。青。也。很。同。意。衣。雲。到。得。八。月。初。上。先。往。蘇。州。鐵。路。飯。店。定。下。禮。堂。及。酒。菜。然。後。再。到。上。海。請。璧。如。空。冀。等。幾。位。老。友。吃。訂。婚。酒。到。得。

海上自有一翻。應那時中國的政局已經大變。馬路上各商家都懸挂着青天白日旗。革命軍早到了上海。國民政府定都在南京。上海昔日盤據的軍閥都逃得一乾二淨。衣雲驚嘆着道。我縮在鄉村陋巷之間。真像桃源洞裏一般。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番重來海上。不勝今昔之感。尤壁如笑道。桃源洞裏的清福。就只有老兄消受。我們便像劉子驥一般。無福問津咧……當晚馬空冀約衣雲在大西洋菜館吃夜飯。座中汪綺雲見了衣雲。不勝唏噓。說道。鄉村地方。你以爲是桃花源。我却不敢贊成。我覺得正不可一日安居。你知道上回土匪的騷擾。麼。我岳家就此破產。岳父也。死。于是役想起了。真危險。不過咧。衣雲道。這也是意外的事。令岳趙肖虎。算得財多爲累。象齒焚身。像我們沒有資產。躬耕而食也。無足爲慮的。空冀等很以爲然。壁如道。自衣雲鄉居以後。我等在上海。很感着寂寞。此回訂婚以後。可同夫人常來海上。逛逛。衣雲道。這也是我的願望。我在鄉間。未始不。聖念幾位老友。只因叔父患病在床。不能動彈。一切家務。蝟集我身。不能要來。就來。他年叔父過世之後。也許要常住在上海。同老友時相。敍首。空冀道。那就最好。沒有當下吃罷飯。空冀等引衣雲往一家新開的跳舞場裏。參觀衣雲見

了那些裸體赤膊的舞女。嘖嘖驚嘆。空冀道。可是你回去了。一年多。海上的風氣大變了。衣雲道。這許多舞女。都是些甚麼。路道空冀說。人類不齊。甚麼都有。比較妓院裏。妓女相差不多。而且結交來得便利。化四毛小洋。便好捧着屁股跳。一回跳得合意。用帕子包五六塊錢。塞在她旗袍袋裏。停回。自會跟你去開房間。你道便利。不便利。衣雲道。那真是一般急色兒的方便之門。正說時。忽見場中電燈熄了。三分之二。二台上樂聲大作。好像是打牙牌的調子。賓客絡絡續續。走到一邊。去捧着舞女跳舞。衣雲只見成羣捉對。時你推我。我搽你。劈劈拍拍。一陣亂跳。不懂她們算甚麼。一回事。譬如冷笑道。衣雲。你此番到上海來。覺得上海的地皮低了一些。沒有衣雲呆了。呆道。我沒有覺得。譬如道。你瞧他們。這樣的雙腳狂跳。地皮怎麼不要低。將下去呢。衣雲才笑了一笑。又見電燈亮了。樂聲止了。有兩三個舞女。仿效着四馬路青蓮閣女同志的舉動。把兩個穿短衣服的舞客。拉拉扯扯。拉到一隻小圓桌上。硬要他開香檳。那舞客還沒有答應。西崽已送上一隻木桶來。桶內放着一瓶香檳。西崽開了瓶塞。一杯一杯的斟將上去……衣雲詫怪着道。怎麼香檳酒裝在木桶裏的呢。旁邊尤璧如說。這隻木桶就是代表一輩

子舞客的舞女要舞客開香檳差不多當舞客冤桶看待（冤桶兩字在北方的意義彷彿是說瘟生）那麼這一隻木桶便好說他是冤桶也就是舞客的代表衣雲聽說笑了一陣只見場中音樂又作一對對舞侶狂跑亂跳簡直不成甚麼樣子也有穿長衫的也有穿短衣的其中有個老學究似的跳了幾跳足上的襪管褪了下去他急急蹲下身子拉將起來誰知不久又褪了下去跳不滿三分鐘他的身子灣了十多灣襪管褪了十多次衣雲見着好笑便道我們不會跳舞的在這裏坐着很覺乏味我們還是往那裏開個房間坐談一回兒吧空冀贊成同往大西旅館開了個三百十號房間一衆友朋團坐談笑空冀說此番革命軍到了上海我們以前一批老朋友都顯貴了鈕鐵漢不用說是功績炳麟身居要津以次趙鳳梧鄧堅葉一士包人傑都在那里幹着革命工作最奇怪孫青嵐柳一佛兩位老先生也一時興發各做了一任縣長尤其是老和尚康西山也居然學着小尼姑姍姍下山做了一任教育委員……衣雲聽說嘖嘖嘆賞空冀又道惟有我無用之才依然做着吳下阿蒙所能夠自誇的非徒足不入公門並且隻字不與顯貴凡屬顯貴來書不管新友舊交一概置之不覆這不是我

敢於高蹈矯揉造作想博得個清流之名實在再不願捲入漩渦耗我腦汁廢我職業。你道對不對衣雲很以爲然座中尤璧如道便是我們要想附他們的驥尾也才力有所不迨我們食古不化譬如『百姓』兩字我們叫慣了就不會改稱『民衆』做事情只能說『做事情』不會改稱『工作』男朋友女朋友只說『男友』『女友』不會改稱『男同志』『女同志』一切都覺得舌子上拌不轉來那就成了個廢物廢物那裏配做簇新的事業呢……衣雲道對啊我們非但不配執政令簡直夠不上充一個青天白日旗下的所謂民衆我只願往深山窮谷中去終身徜徉說着唏噓不已……這一天衣雲同幾位老友抵足宵談直到半夜纔睡第二天早上衣雲覺得身子困乏腦筋暈亂便不別而行獨自雇車往火車站乘早車到蘇州再從蘇州搭小輪回澄涇過不多幾天已是中秋佳節衣雲便在叔父嬸母面前請了命自往蘇州鐵路飯店與姨表妹朱麗青女士訂婚其時月老陳瓊秋女士已早伴着麗青到場以外有麗青幾位親友衣雲幾位老友都是特地到來觀光的衣雲免不得一一招呼他們吃飯吃過一餐飯纔吩咐西崽在大菜間裏陳列着禮堂……衣雲此番訂婚的儀節却

也十分簡單。只同雙方親友圍坐着。開個茶話會。算是公佈着。兩人從友誼達于夫婦的意思。以外新郎新娘交換一隻戒指。算是此後的愛情。雙方有了歸宿的意思。當時照例行過儀節。就算禮成。無如許多來賓不肯放他們。就此過去。定要他們宣佈一番浪漫史。衣雲免不得把經過情形如何認識如何訂婚說了一遍。說到月夜舟中放乎中流的情景。大家拍手說。這樣的風情真甜美極了。也有一輩子不深信的人說。怕他在那裏講小說故事。未見得敢這樣冒險的吧……衣雲講完了一番經歷。賓客還不甘心。定要新娘子麗青演說。麗青羞得不敢抬頭。瓊秋替她代表說了幾句抱歉的話。賓客都說不能代表。非得要她自己發表不行。麗青免不得站起身來。羞人答答的說道：『我要說的話都給他說在面前了。他所經歷的事就是我所經歷的事。那麼也不用我再說了。請諸君原諒。』說罷赧然坐下。賓客大家拍手。璧如學着麗青的嬌聲道……他……他……何等親切有味啊。衆賓聽說都笑了一陣……當晚禮成之後。衣雲便在鐵路飯店定下二十客大菜。請一衆賓客入座。不分男女。坐在一起。座中尤璧如馬空冀等。吃到半酣。免不得站起身來演說一番莊諧雜出。十分熱鬧。直至黃昏始

散。賓。客。中。近。的。自。回。家。去。遠。的。便。宿。在。鐵。路。飯。店。晚。上。尤。璧。如。悄。問。衣。雲。何。日。結。婚。衣。雲。道。大。概。冬。天。日。子。還。沒。一。定。璧。如。道。我。勸。老。弟。趕。早。一。點。爲。妙。遲。則。生。變。你。前。車。可。鑑。呵。衣。雲。笑。了。一。臉。第。二。天。空。冀。璧。如。等。卽。趁。早。車。自。回。上。海。衣。雲。同。麗。青。瓊。秋。吃。過。中。飯。往。潘。樹。巷。獅。子。林。游。逛。這。獅。子。林。也。算。吳。中。勝。景。可。惜。爲。某。姓。富。翁。所。占。有。內。部。修。葺。得。俗。不。堪。耐。只。有。原。來。的。假。山。石。尙。還。可。以。一。觀。三。人。進。得。園。門。找。到。一。座。假。山。便。從。一。頂。小。橋。那。裏。鑽。進。山。洞。覺。得。裏。面。十。分。幽。勝。千。迴。百。折。欲。窮。未。盡。麗。青。說。牠。很。像。孔。明。八。陣。圖。衣。雲。道。我。只。當。牠。盤。谷。韓。文。公。所。謂。『。潦。而。曲。如。往。而。復。』。彷彿似之。三。人。一。路。說。一。路。走。穿。來。穿。去。只。走。不。盡。瓊。秋。走。得。喘。着。氣。說。走。不。動。了。衣。雲。便。引。她。拾。級。走。上。假。山。在。一。處。高。墩。上。幾。本。綠。玉。蔭。下。小。坐。那。綠。玉。的。葉。子。大。得。像。宮。扇。一。般。斜。陽。照。在。葉。子。的。正。面。光。線。從。反。面。映。上。麗。青。粉。頰。衣。雲。望。着。彷彿南海普陀紫竹庵裏一尊碧玉琢成的觀音。正是嬌嫩明豔。水都捏得出來。越看越不忍捨。旁邊坐的瓊秋。見衣雲對着麗青這樣子發怔。覺得不好意思。站起身來。匿在綠玉叢中。手弄着捲得緊騰騰的蕉心。把玩又眼望着幾瓣破碎的綠葉。出神一回。子不知怎樣觸動了心。

境。竟。然。洒。下。幾。點。冷。淚。滴。在。破。碎。的。綠。葉。上。面。像。珍。珠。似。的。瀉。將。下。去。直。拋。到。麗。青。鬢。角。上。麗。青。正。同。衣。雲。在。那。裏。情。話。纏。綿。忽。然。覺。得。鬢。角。上。吊。下。水。來。驚。着。道。天。下。雨。了。我。們。回。去。罷。衣。雲。回。頭。一。望。不。見。了。瓊。秋。便。高。叫。着。道。瓊。妹。那。裏。去。了。瓊。秋。揉。着。眼。眶。從。綠。玉。叢。中。鑽。出。笑。道。你。們。儘。管。多。講。一。回。喚。我。則。甚。麗。青。道。我。們。來。了。不。少。時。間。還。是。早。些。兒。回。去。罷。說。着。三。人。曲。曲。折。折。從。假。山。洞。中。穿。出。衣。雲。正。走。出。洞。口。忽。然。迎。面。走。來。一。個。女。子。眉。目。秀。麗。丰。度。妖。冶。衣。服。穿。得。十。分。入。時。走。近。衣。雲。面。前。向。衣。雲。嬌。然。一。笑。衣。雲。呆。住。了。不。敢。向。那。女。子。還。笑。那。女。子。便。從。衣。雲。擦。肩。走。過。衣。雲。回。頭。望。時。又。見。後。面。有。個。婦。人。忽。然。高。聲。叫。道。湘。林。你。慢。些。兒。走。呢。說。着。只。管。趕。上。那。女。子。……這。時。瓊。秋。同。麗。青。聽。得。有。人。叫。那。女。子。湘。林。彼。此。都。大。吃。一。驚。兩。人。四。隻。眼。睛。都。釘。住。那。女。子。的。背。影。直。送。到。那。女。子。鑽。進。假。山。洞。才。始。收。回。視。線。……當。下。一。路。上。行。走。也。不。問。衣。雲。甚。麼。話。直。到。旅。館。裏。彼。此。吃。過。夜。飯。覺。得。天。氣。悶。熱。一。起。在。花。園。裏。散。步。瓊。秋。忍。不。住。向。衣。雲。數。說。道。衣。雲。你。說。的。話。到。了。今。天。才。知。道。靠。不。住。全。是。欺。人。之。談。哄。哄。我。們。婦。人。女。子。吧。了。唉！衣。雲。你。太。不。作。興。這。樣。子。非。但。我。要。不。承。認。你。表。兄。麗。青。妹。

妹都要不承認你未婚夫了你自己問心想想平白的哄騙我們算甚麼一回事……
瓊秋說到這里麗青在旁低下螭螭竟致於淒然泣下眼淚如明珠百緋簌簌落落挂
到胸前……衣雲驚駭得莫可名狀只道瓊妹！甚麼……甚麼……瓊秋冷笑道衣
雲你不用假惺惺作態了你的秘密今天早給我們撞破你已到了圖窮七見的一日
了……衣雲始終莫明其妙急得蹬着足道瓊妹你說的話我簡直不懂我自問心地
光明沒有甚麼隱隱你說我欺騙請你明白宣佈……瓊秋拉着麗青的手掌倚靠在一
一帶朱漆欄干上幽幽的說道衣雲你還記得起以前一番書麼當年你住在我們家
裏我很體貼服伺你隨後我父親要我嫁你我心中正一百分的願意誰知訂婚的當
兒平空接到你戀人湘林的一封信說得情詞悱惻愷切動人那時我不忍奪人所
愛毅然決然不嫁給你往後又怕你不肯絕念我便艸艸嫁了個姓殷的到了現在這
樣結局不能說不是你的賞賜那里知道事後你又告訴我從前的戀人湘林不永
其年等不到同你結婚已一暝不視了我深信你的話很替你扼腕平時只想替你做
個媒安慰你人生的枯寂誰知我一片好心替你介紹了這樣一個幽嫻貞靜的麗青

你却依然有個戀人。湘林在旁邊這使我那里對得住麗青呢……衣雲聽說恍然大悟。白笑了起來道：好妹妹，你錯怪我了。剛才獅子林遇見的湘林，那里是我從前相與的。湘林從前那個湘林，白骨早已朽矣。這個湘林，又叫老七，是此間一個妓女。始初在民慶里，應徵芳標，不叫湘林，叫做素蘭，生得長長的面盤，裊裊的身材，丰姿却也不惡。當初我在澄涇，因為相與的陸湘林死了，十分哀感，隨後經不起尤壁如引導，我到這里，雇了小雙珠家一艘花舫，又替我叫了個素蘭老七的堂唱。一清早開到黃天蕩，看荷花，那素蘭老七生性却很柔和，很會得敷衍客人。日間陪了我一天，晚上又陪我在這里談了半夜。我當時却也無動於中。往後我重到海上，有人告訴我，說蘇州素蘭老七移植到海上來了。就在小花園，應徵我聽說也不在其意。一天晚上有個宴會，席間主人硬要我徵花。我一時無花可徵，免不得寫了個小花園素蘭，誰知到來一看，不是吳中相識的老七。我問她房間裏可有老七，她說只有老五、老六，沒有老七。我也不介意。第二天走過小花園沿馬路，偶然望見一塊花標，叫做湘林。我以為奇，晚間又在友人席上將湘林叫了來一瞧，不是別人，正就是吳中相識的素蘭老七。當下益

發奇異問她詳細才知道小花園另有一家叫做素蘭她到上海來時已易幟湘林和她的姐姐愛情老六在一起她的妝閣就是富春樓老六的舊巢我才始恍然明白隨後我想起故歡湘林時便徵她來侑酒借此解我悲懷不知不覺沉溺其中像買寶玉失了通靈似的迷惘到有半年之久這半年裏面正是銷魂欲絕往後她因爲淫業不振輟徵回蘇我也就息了此念現在聽說已嫁給蘇州地方一個體面商人住在水關橋頭安分守己不作他想不意今天無端邂逅引起你們的疑心認做她是以前的湘林那真笑話了……瓊秋同麗青聽說將信將疑衣雲又斬釘截鐵的說道這是我忠實的報告一句沒有虛言你們如其不信可往澄涇打聽陸湘林是不是早過世了再不妨往水關橋頭探問湘林老七是不是早嫁人了……如有虛話願甘受罰瓊秋聽說才笑了起來道據你報告這湘林另一湘林並且早已嫁人那我當真錯怪你了請你不用生氣衣雲接着也笑了一陣……那時候正秋高氣爽天上一輪明月剛從一塊棉絮似的白雲裏面吐出皎潔的月光照上麗青面頰時照見面頰上的淚痕已乾透了愁容也消釋盡了衣雲執着麗青的手笑道麗妹我們以後再莫提起湘林兩字

湘林兩字好算得不祥的名詞當初斷送了我瓊妹的婚姻今天又險些兒發生障礙那真无妄之災……麗青盈盈地向衣雲笑了一臉當同衣雲各回房間睡去第二天清晨衣雲算清一切賬目便同瓊秋麗青走出鐵路飯店兩人便要回木瀆去衣雲對着麗青戀戀不舍當下一路送到胥門輪埠在輪船沒有開行的時候衣雲陪着兩人站在船頭上閑觀那時正有一個買水果的孩子走過衣雲買了三隻龍華蟠桃各人一隻分食瓊秋把那隻蟠桃剖開時却是蟲蛀的內部包着豆沙似的東西不能上口當即拋向水中面上於邑不樂衣雲認做她想起了心事便悄悄地安慰瓊秋道瓊妹你近來的景况我都知道了願你放寬胸懷不用煩悶瓊秋道我近來景况尙好胸中也沒有甚麼煩悶你說的話從何而來衣雲反而期期艾艾說不下去只道雪聰兄近來待你不知可好瓊秋道他待我還好便是不好也沒有話說的了人生運命本來捉摸不定的好比我們吃蟠桃各人一隻認定之後我吃的便是蟲蛀得不能上口請問向誰人說去呢唉！我只希望你們吃的蟠桃不生蛀蟲就是的了……衣雲同麗青聽說都默默地發怔衣雲正想把好言慰藉瓊秋時輪船上的汽管播播地叫將起

來水手便說客人上岸的上岸登艙的登艙我們開船了衣雲免不得跳到岸上向瓊秋麗青珍重而別……作者寫到這裏便想作一結束有人說衣雲同麗青沒有團圓似乎不能就此結束如不知作者正要留一縷有餘不盡之情給閱者尋味閱者誰都知道結婚是愛情的墳墓那麼作者與衣雲夫婦無仇無怨何忍把他們一片真摯純潔的愛情葬送在我這部人心大變裏面呢所以只好對不起諸君他們倆的一盃喜酒不請諸君吃喝的了閑言少叙待我寫出三首小詩就算一個煞尾詩曰

勝地當年幾劫灰尊前難免一腸迴釵光恍惚衣香亂我亦無端入夢來
紫薇落盡野棠開春色闌珊夢未還回首陸沈成一嘆多情畢竟誤儒冠
不知哀樂不成癡悵悵河陽一鏡絲誰怨誰恩忘不得此情却被落花知

十七年二月十日始寫——同年五月二十七日說訖。

網誌

人心大變圓滿

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社會
小說
人心大變

全書四冊
定價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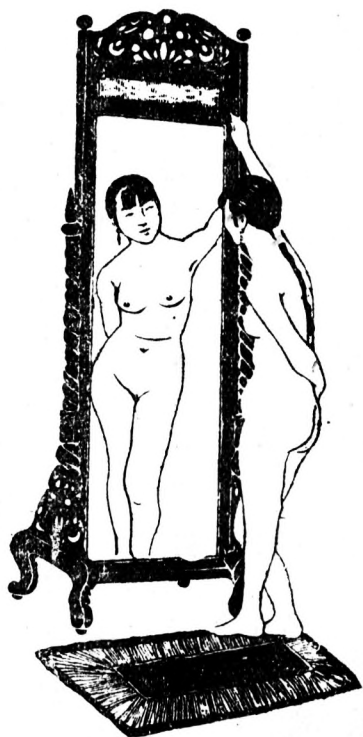
著者 網 蛛 生

校者 王 景 山

印者 中 央 書 店

上海麥家圈慶雲里

發行所 中 央 書 店



軍工商學

各界要

節省
平等
自由
衛生

請購

一九二八年

最新式
同昌飛馬
腳踏車

註冊商標



同昌飛馬牌
腳踏車

一九二八年



全國行風



足跡遍天下



軍警採用
格外優待

其餘什牌
種類繁多

贈券

憑券不需郵票奉贈
精美樣本及分期付款
章程各一份
姓名
住址
現用車名

同昌車行

上海南京路

● 變大心人 ●

天下馳名

哈蘭士
服六零六藥聖

治花柳梅毒內蘊瘋痛外發潰爛瘰癧
癰疽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半

哈蘭士
外搽六零六藥膏

治梅毒腐爛濕癬癢疥癩爛脚一切
皮膚破爛聖品 每盒一元樣盒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
太和藥房總發行
全國分店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袁製骨痛精

韓國鈞題

主治
骨節痠痛 四肢痲癱
肩背腰痛 寒濕凝筋
腿膝疼痛 半身不遂
瘋濕骨痛 渾身痠楚
邪瘋感冒

每瓶一元 請認明雞牌商標

上海西新橋北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分售

止咳大王

呼吸香膠

每盒二元

補肺化痰 除癆順氣
新久服之 咳嗽立效

每打廿元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部說大篇長會社部一第近晚

潮海人

赤裸裸地描寫上海社會真相；

將近十年內一百件大秘密，

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彙為一編，公開宣佈；

又詭異，又細膩，又風趣，又香豔。

寫名士美人……自有個儻婉戀的天真

寫妖姬蕩婦……自有放浪狎褻的姿態

寫市儈文妖……自有狡獪刁狠的神氣

哀豔處……淒馨動人……令人淚下

深刻處……入木三分……感喟無窮

仔細玩索，如啖青果，

處處有回味可尋；

為小說界生面別開特創一格之佳構！

洵乎百讀不厭之好小說。

(價目)

全書五十萬言五
大厚冊定價五元

特價祇收二元

精裝二冊
祇收五元

上海 麥家 雲里 中央 書店 發行 全國各省世界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向 閱 者 介 紹

— 辛 漢 —

人海潮五卷，網蛛生自寫身世之感。中間夾敘家庭的隱痛，社會的險惡，人心的刁狠，風俗的淫靡，情來興到，濡墨伸紙，不知避諱，不假雕琢，歷歷寫來，表現出人海中無數驚濤駭浪相激衝而成的一個個銀痕。使讀者性靈隨之震盪，哭的見了笑，笑的見了哭。字裏行間，暗暗把快樂和悲哀排列作一比較的影子。讀者苟細心玩索，便覺得諧笑裏面有淚痕，雪涕之後得愉快。作者極描寫社會發抒性情的天才。

描寫社會片段情景不難要把十年中間的經歷——遭際——開見——隱痛；排比次序，編列統系，信筆寫出，不露一點兒斧鑿痕，為難能可貴。作者竟在最短時間內，一氣呵成，寫十年塵影，一吐胸中塊磊，寫浪漫生活，寫失戀慘痛，寫文人疾苦，寫妖姬放蕩，寫市僧狡獪，寫小人反覆，哀豔處，嗚馨動人，深刻處，感喟無窮，祇覺一片真性情，躍然紙上。這項工作，委實不易。

作者把上海社會來做背景，竟能避免浮褻，寫來絃外有音，極匣劍帷燈之妙。細玩索，如嚼青果，隨處有回味可尋；這一點兒，不可幾及。

近世出色當行的長篇小說，不多見，吳趸人著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以詭異勝，娑婆生著人間地獄，以綺膩勝，這部人海潮小說，詭異和綺膩兼而有之。愛讀小說者，自能辨別，並不是在下當作溢美的說法，在下絕不肯作無為的溢美；這部小說，自有把玩的價值，爰為讀者介紹。

一九二六，一 一七，廣州大本營。



描寫入於骨髓的社會小說！

——透人皮膚——
——穿人肝腸——

妖魔鬼怪——立現原形。

看了………

笑死！ 氣死！

快活死！

這是江都李涵秋

最後的遺著。

最深刻的作品！

中央書店出售



版社書村新海五

江都 李涵秋先生最後遺著

社會長篇
巨箸小說

愛克司光錄

這部小說：比較——赤裸裸地描寫更進一層！用深刻的筆法，寫入骨髓裏。寫進心坎中。無一句不是雕肝刻肺得來的妙語！快語！豪俠語！尖刻語！

李涵秋先生三十年描摹社會，刻劃入微，盡態極研。廣陵潮一書，已深入人心，此書尤為先生最經意之作。前年曾刊上海品報，小說界公認此作有超人思想。深刻細膩，勝過廣陵潮，奴視其他一切長篇小說。價值可知，現由本局印行，公諸同好。凡看涵秋小說而未讀此愛克司光錄一書者。猶登泰山未上日觀峯。不足以見先生之才大心細也。此書一准八月底出版發行，全稿首尾完全，三十二回。五十萬言，分訂四冊，裝一錦匣，十分美觀。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二元四角▽

上海 慶雲里 麥家圈 中央書店總發行

俠義名作

平江

不肖
姓著

玉玦金鐸錄



看武俠小說：

如觀虎鬪，一撲一剪一掀，

使人捉摸不定！

武俠小說：

不肖生此著，寫來虎虎有生氣！

惟不肖生寫來得神！

不比尋常武俠小說，

凡看過……

如貓兒相打一般。

諸君快看！

江湖奇俠傳。

俠義英雄傳。

都知道不肖生

一枝筆有拔山扛鼎之力！



五海中央書店發售



◀ 說 小 篇 長 俠 武 ▶

錄 環 金 玦 玉

◀ 作 傑 生 肖 不 江 平 ▶

不肖生：仗一枝生龍活虎的毛錐子。

寫出——一個個飛簷走壁的好漢來。

令人驚絕！令人奇極！令人喜極！

結果——如百鳥朝鳳，萬流歸源，令人拍案叫絕！

此書爲不肖生最得意之傑作，結構，佈局，筆法，章法，生動奇崛，處處捉摸不定，處處出人意外，能使閱者忽驚忽喜，色舞眉飛，拍案叫絕。全稿五十萬言，曾刊去年新聞報快活林，衆口同稱爲不肖生第一傑作，凡看過江湖奇俠傳，俠義英雄傳二書者，不可不看此書，此書有超過以上兩書之種種妙點。全書分訂四大厚冊，裝一錦匣，非常美觀。

定價大洋四元——特價二元四角

上海 慶雲里 麥家圈 中央書店總發行

